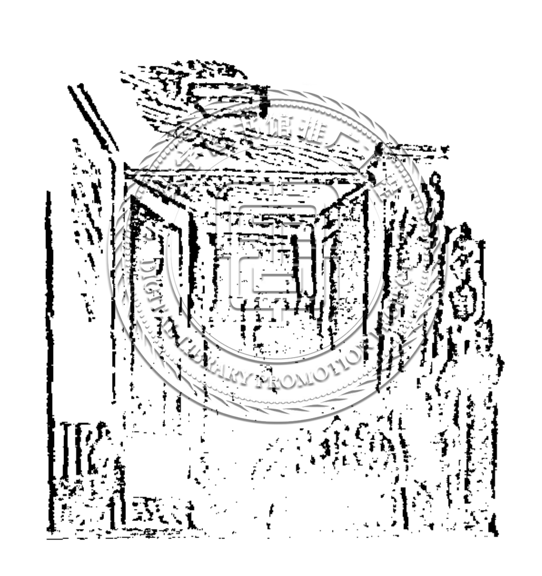
近代戲劇選

歐陽予倩編



上海一流書店印行

近代戲劇選

歐陽予倩著





上海一流書店刊行



序

這些年來盛行於全國各地的舞台話劇，如果一問它的發展史，實在是「戲劇運動」所引起來的。當時，以竭力提倡「易卜生主義」的劇本在國內受着盛大的歡迎於是社會問題劇乃跟着「新潮」而先流行於一時。

跟着時代的進展，漸漸覺得這種專事扮演社會問題的戲劇，太淺薄了，太沒有文藝的價値和趣味了。於是爲藝術的戲劇乃應時而起。這時候的許多戲劇團體，可以說全是爲純粹的藝術而努力的。

最近幾年來，民族命運受到了高壓，把我們從象牙之塔趕到十字街頭，從前迷戀於藝術的王宮的戲劇家，這時都如大夢初醒，都覺得無家可歸。於

是，我們劇壇的作風乃又一變。很明顯的：由頹廢變爲激昂，由少數人的觀念變爲大衆的意識，由虛幻的天堂走到實際的人生來了。

以上是略談現代劇壇的傾向及變遷，下面我們來介紹幾位重要的劇作家及其作品。由漢，爲現代中國劇壇最露光芒的人物。他對戲劇的努力，始終不懈。南國社的倡設與經營，完全是田氏一人之力在撐持着。他的思想，最初是偏於唯美主義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即一變而爲新寫實主義的作家。熊佛西，如其說田漢是南方劇壇的權威，則熊氏便是北方劇壇的泰斗了。他對於戲劇的研究很深，著有佛西論劇。他主張劇本必須合乎「可讀可演」的兩個條件。洪深，他是一位劇作家導演兼演員。他對於戲劇與電影都有研究。在南國社，復旦劇社，他都是重要的一員。最初以導演

他自己所編譯的名劇少奶奶的扇子所得名的。丁西林丁氏原是一位科學家，不是以戲劇爲專業的。然而，他實在是一位天才的劇作家。文字流暢而有風趣，對話巧妙而尖新，全局的結構異常緊凑，不僅適宜於讀，也適宜於演。此外歐陽予倩郭沫若顧一樵鄭伯奇四位，也是有名的中國第一流戲劇作家文學家。

本集所選，雖只八篇，却都是精選出來的珍貴之作，可作劇本讀，亦可作文藝讀。附錄二篇，提示對於演劇及作劇的重要意見，對於初步研究戲劇的讀者，是很有益處的。

編者，（序於上海）

一個沒有登記的

李健吾

人物

黃天利——在偵緝隊服務

向慧女士——從事祕密工作。

歐明——從事祕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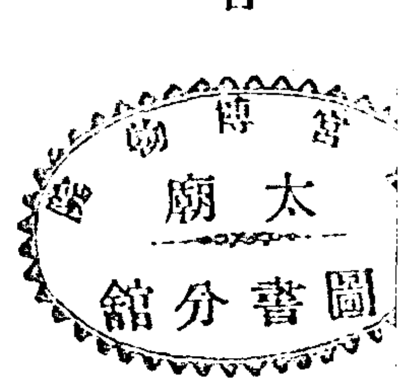
地點——北平。

時代——若干年前。

佈景

一間平平常常的屋子。從右牆到後牆擺着一排黑漆的書架，有五六個之多，人一樣高上面的書籍和雜誌並不多，擱得却非常凌亂。報紙到處都是。後牆書架的盡頭，是一張長方書桌。桌燈以及一切文具，應有盡有。書桌背面向外的斜角。對着一張沙發





椅子另外一張沙發椅子，在右牆末一個書架（上面放着一座無線電）前面，旁邊有一張小儿。放着茶具烟具。書桌正面對着一張轉椅。在後牆和左牆之間，是一個字紙簏。靠着左牆是一張長方小桌，上面也是文具紙張，還有一架桌機。小桌過去：有一個衣帽架，掛着一件夾女大衣。往前是門。春天一個下午，五點鐘左右。

向慧女士坐在轉椅上，低頭寫着什麼東西。桌機忽然響了起來。她扔下鋼筆，跑到小桌前面，拿起耳機。

向　喂喂！（鈴總在響）喂喂！（鈴不響了）你是誰？什麼！不好啦？趕快逃？什麼？（急）什麼？說呀！沒有聲音了！（搖動耳機）一點也不響了！多怪事！

（她站着發楞。）

（她奔到書桌前面打開抽屜，預備翻揀重要的文件。）

（有人叩門。）

（她把文件重新塞進抽屜，急忙跑來拿起大衣。然後，定了定神，她一壁穿大衣，一壁

退向右牆末一個書架。忽然她瞥見書桌上面方才寫的東西，跑過去抄在手心塞進大衣口袋她重新跑向右牆末一個書架。）

（但是門推開，有人進來了。這是黃天利。）

黃　（站在門口鞠躬。）對不住，向小姐。我以為裏頭沒有人，所以就斗胆進來了。（觀察）你預備出門？

向　（遲疑）是的。

黃　（向前）你一定要原諒我向小姐，我打攪了你。讓我來幫你把大衣穿上。

向　謝謝你。我會穿。

黃　那就好了。我是看見你對着我出神，忘了穿大衣，所以才敢說那句話的。向小姐住在這兒嗎？（不見回答）不會的。這不像一間繡房——女人的臥室。怎麼——你才接電話來的？（走近小桌）可不是，真對不住你，向小姐。（鞠躬）我打攪了你接電話。你接好了，我在一旁沒有關係的。

向　謝謝你，我用不着接，

黃　（拿起扔在桌上的耳機）怎麼！壞了！

向　壞了。

黃　有人剪斷了電話線！

向　（向前）你怎麼知道？

黃　（指着耳機）這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跟一個死東西一樣。奇怪！剪線做什麼呢？

向　我也正在納悶。

黃　那麼，你方才接電話來的？（不見答理）說着話綫忽然斷了，是不是？

向　我奇怪你是什麼人，這樣來來回回地問我。

黃　（賠罪）你得原諒我，向｜小姐。我不過隨便問問，一點沒有要你回答的意思。回答不回答，完全在你。

向　你先生貴姓？找誰來的？

黃　這半天我就沒有想到通名報姓，實在是糊塗。你得原諒我，向小姐。我姓黃，叫做天利。

向　（毫無印象）噢！黃先生找誰嗎？

黃　我來看看這兒的主人，看樣子，他不在家。向小姐也是看他來的，是不是？

向　（點頭）是的。

黃　你跟他是老朋友，我想。你方才要脫大衣等他來的，不是嗎？你一定曉得他馬上就要回來。要是可以的話，我陪你一同等他回來。

向　我不曉得他回不回來。我方才是穿大衣，不是脫大衣，你弄錯了。

黃　這麼說來，你早就在這兒等了半天了。我們一同坐下來等等，怎麼樣？（信步踱到書桌前面）就算你陪我，可不可以？（拿起鋼筆）你方才寫字來的。鋼筆尖兒上的墨水還沒有全乾掉，（尋覓）奇怪！

向　（手放在大衣口袋上面）你找什麼？

黃　我找你寫的那張紙。墨水瓶子還沒有蓋，鋼筆尖兒也沒有乾，單單就是寫的那張紙

不見了。（回身看見字紙簏）也許你扔到這裏頭了。是的，我就常常有這種情形。（走出來）等朋友老等不來，不耐煩了，一看時候不早了，於是寫兩句話留給他，打算走了。不過，人就是這樣子。話寫好了，那口怨氣消了，覺得又有時候等下去了。於是團了寫好的紙條子，決定等下去了。可是——就是有一點說不過去，你怎麼又要穿大衣走呢？

向　（不耐煩起來）那是我的事，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黃　你得原諒我，向——小姐。我就喜歡說東道西地聊天兒。（坐向書桌旁邊的沙發）椅子還算舒服。你不坐下來嗎，向——小姐？

向　不了，謝謝你。（走向門口。忽然。）你怎麼曉得我姓向？

黃　你不是向慧——向小姐？

向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我不記得告訴過你，也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黃　我這人有點兒怪氣，你得承認。

向　不單只怪氣——

黃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有心說我討厭。其實，我曉得你叫什麼，還有比這簡單的嗎？你跟屋子主人是朋友，我跟屋子主人也是朋友：自然我就知道你了。

向　歐先生沒有你這樣的朋友。我沒有聽他說起過。

黃　我們是今天下午才相識的。

向　歐先生沒有理由把我告訴你的。

黃　（微笑）你就那麼信得過他？

向　是的，絕不會。

黃　可是。你在這兒，明明是他告訴我的。

向　（追問）他告訴你我在這兒的？這麼說來，你不是找他，是特意找我來的？

黃　（啞口無言）呵！

向　要是你來看我的話，黃——你姓黃，不對嗎？黃先生，請你把來意說明白，只要我能夠

幫你忙，我一定幫你忙。

黃　自然，你得幫我忙。

向　請說好了。

黃　（站起來，趨前。）我方才說從歐先生那兒知道你的，其實一點也不對。讓我告訴你實話能，前天晚晌，北京飯店舉行化裝跳舞會，你也參加來的，是不是？

向　（詫異）是的。難道你也參加來的？

黃　（點頭）我也參加來的。你進門的時候，還有兩三位朋友，裏面也有歐先生，你們說說笑笑，沒有看見我，其實我那時就在大廳右手一根柱子旁邊坐着。看見你，我覺得面熟，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却又想不起來。等你們把大衣和帽子交給茶房，走開了以後，我就過去問那個茶房，曉不曉得你的姓名。他說你常來這兒跳舞。有五個月了，每逢星期六，你一定帶着一兩個朋友來，不過，停不上一兩個鐘頭，你就走了。人家把你稱做向小姐。

向　這茶房可眞不得了簡直跟在堂上招口供一樣，把我的底全抖出來了。

黃　（搖頭）一點也不精明。晉方說，你的來歷他就不淸楚。你的名字還是我另外打聽出來的。

向　什麽地方打聽出來的？

黃　這太容易了。（走向門那邊）一個人只要留心一個人，過不了幾天工夫，就會連他身上有幾顆肉痣子都數得淸淸楚楚的。——（回過身子）對不住，我這句話太粗了。我是說，你不關心我，所以你覺得我曉得你的名姓是樁怪事。其實在我這方面，再自然沒有。晉方說，你走出北京飯店的時候，我不會老遠跟着你跟到你住家的門口嗎？你常常坐的那輛洋車，只要我跟他搭上一兩句閒話，不就多曉得你一點行動嗎？晉方說，記住了你住家的那條胡同跟門牌，第二天早晨等你出去了，我就過去敲門，敲出看門的老頭子，拿我一張片子問他：「這兒可住着一個姓向的」他當然說：「是的，有姓向的。你找那一個？」我就隨便說一個名字，晉方說，「向淑蘭，有沒有」

他一定回說：「沒有這個人。」我就假裝納悶的神氣，說：「這可怪了，怎麼會沒有呢？她明明告訴我住在這兒來的」老頭子看我發愁，一定會問我：「你找的是男人，是女人？」我心想有門路了，趕緊說：「是個女的，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自然啦，我就拿你的身臉給他仔細描說一遍。聽完我的形容，不用說，門房老頭子就該叫喚了，「呵！你說了半天原來是說向慧呀！」（停住）怎麼樣？不挺自自然然的嗎？

向　（怪有興趣的）聽到我的名字，你又怎麼辦呢？

黃　這分兩層看。（倚住書桌旁的沙發扶手）一面是我願意你知道我拜訪你，一個是我不願意你知道。（站起）譬方說願意你知道，我就接下去對那老頭子講：「對了！對了！向淑蘭就是向慧。她在家嗎？」當然你不會在家的。我還不就揚長走了。譬方說，不願意你知道，我就搖搖頭，接着他的話講：「不對！不是一個人！向淑蘭就是向淑蘭。我不認識你們小姐，對不起。」（停住）你看，不挺在情在理嗎？

向　你這個人可怕得很！（忽然）對不起，我走了。（走向門口）

黃 你不等他了？

向 等誰？

黃 等歐｜先生。你不是在這兒等着他來嗎？

向 我不等了。他老不來，我還有別的事要做。

黃 可是，向｜小姐，你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嗎？

向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你不是認識歐｜先生嗎？你跟他是朋友，我跟他也不過是朋友，我能夠一個人等，自然你也可以一個人等。

黃 你得原諒我，向｜小姐。你們是老交情。

向 （擺脫自己）我跟他也不過是汎汎的朋友，跳舞場相識的，有什麼交情！他約我到他這兒玩玩。我總不肯來。你曉得，一個女孩子多喜歡玩，也不肯一個人到一個單身的男子那兒去的。

黃 爲什麼你一個人到他這兒來呢？

向　這就是我要說的呀！像我今天跑到他這兒來，也就是一陣子好奇，偶而路過他家門口，心一動，說不上什麼道理。我們女孩子做事向來沒有準頭兒的。其實他真要在家的話，我倒覺得沒有意思，有些窘了。（摸摸那個大衣口袋）對不起，我走了。看見他，你就說我來過了。（走向門口）還有，請你轉告他，說是電話自己壞了，不是我弄壞的。

黃　（微笑）向小姐，你有心想到這上頭，我就是不佩服你也得佩服你。你真要走嗎？

向　真是要走了。（一隻手插在大衣口袋，一隻手伸上來揚揚。）再見，黃先生。

黃　（站着不動）向小姐，不要走，我有一句話問你。

向　（轉回身子）什麼話？快說罷，天快黑了，我得回去了？

黃　你走過來些。這時也就是五點鐘光景，要黑還得一個多鐘頭。

向　我站在這兒，你有話請說罷。

黃　不肯過來坐坐嗎？像兩個老朋友，談談心，不挺好嗎？自然啦，我們是頭回上話，可是，我

們有一點相同，就是，你不是有意到歐—先生這兒來的，我哪，你知道，也不是有意來看他的。兩個無意的人，無意中碰在一起，你不覺得有趣嗎？來這兒有兩張沙發椅子，舊是舊了些，不過坐坐也還將就，說實話，這位歐—先生可眞不會布置屋子。兩張沙發離得這麼遠，倒像預備人來生氣的。你看，這些書架子，不說上面的東西亂，就是擺得也不三不四的。（走向書架）譬方說，把那面的書架跟這面的擺在一起，一條線，不好看些嗎？（手扶住右牆末一個書架）顏色改改也好。

向　（叫喚）嗐！（向前）放下手！

黃　（詫異）你叫喚什麼？

向　（找尋藉口）這……這……你看，那座無線電險點兒叫你搖幌下來。

黃　眞的，我就沒有想到我的手會碰到牠。（走過來）向—小姐，我有一句話問你。

向　我等你問等了好半天了！

黃　你得原諒我，向—小姐。我頭一回到這兒來，難免有些失態的地方。坐下來談，不好嗎？

向　你這人眞囉嗦，我偏不喜歡坐。

黃　好，我們就站着。（端詳着她）你眞就姓向嗎？

向　（用力保持鎭靜）你這人瘋了，我不姓向姓什麼？

黃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話？你不姓向姓什麼？

向　你這人的確瘋了！看這樣子，我還是走罷。

黃　告訴我你的眞名實姓。

向　你自己打聽我叫做向慧的。

黃　你還有一個眞的。

向　你這人實在麻煩。對不起，我走了。

黃　（搶到她的前面）你不能夠走。

向　（倒退下來）你是什麼意思？（一隻手按着大衣口袋）你說！

黃　你先得說你的名姓。

向　（大發脾氣）我沒有見過一個男人這樣對付一個女孩子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姓什麼，明明知道我姓向，叫做向慧，到北京飯店打聽，到我住的地方打聽，跟洋車夫打聽，跟看門的老頭子打聽，打聽出來我姓向，還要無緣無故問我姓什麼，有這樣胡鬧的嗎？你是我的爹媽，給我另起下名姓來的？還是我什麼時候過繼給人家，頂了一個姓來的？你這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一死跟我瞎搗亂！

黃　（注意到她的手，因爲她雖說指手畫脚在鬧，手總不免按一下她的大衣口袋。）你一定不姓向。

向　（看出他的視線，越發不安自己也不免瞥一眼她的大衣口袋。）我愛姓什麼姓什麼，你管不着。

黃　（往前攏近）你不說？

向　用不着說！

黃　你眞不說？（忽然抽出一把手槍，瞄準了她。）把那個口袋裏面的東西給我。

向　嚇得往後一跳）什麼你！是強盜！

黃　（瞥一眼書桌，肯定地。）把你方才寫的東西給我。

向　我寫的東西？

黃　對了，你方才在書桌子上寫的東西。要不也是什麼重要文件。你能夠說我猜的不對嗎？（微笑）你當我那麼傻，真就把你看做一個喜歡跳舞的時髦小姐嗎？你把我當做什麼人，把我們當做什麼人？你以爲你每星期六到跳舞場走走，就可以矇蔽我們的耳目了嗎？告訴你罷，你前六個月從南邊來的，對不對？你住在一個朋友家，裝做到北邊來玩玩的，對不對？你就把人都當做傻子，任你到處走動，私下圖謀不軌嗎？我跟你整整跟了四個月，你可曾知道？看不出你一個女孩子，倒包着一顆比天還大的胆子！現在你明白我是什麼人了罷。

向　你是密探！

黃　不用廢話了，把你口袋裏面的文件給我，要不然，我親自動手搜了。

向　的確是文件。不過，（陪笑）對付我一個女孩子，何必動手槍呢？你還怕我不給你看嗎？

黃　量你也不敢不。（放下手槍）把裏面的文件給我。

向　（手伸進大衣口袋）這是一捆頂重要的文件，上面是我們同志的姓名住址。（走到他面前）我拿這給你，你放我走，好不好？

黃　等我看過了再說。

向　（抽出一把手槍，瞄準了他。）放不放，你說？

（她拿掉他身上的手槍。）

向　（兩管手槍對準他）走開些！我把你當做傻子，沒有看錯了，對不對？放不放，現在，你喜歡這張沙發，好！給我坐進去。動一動，我就打死你！

黃　（由她擺佈）現在輪着你得意了！

向　少廢話！（退到書桌前面，打開一個抽屜，拿起一捲文件，擺進大衣口袋。）動，我就打

死你！你這種沒有知識，專門給人做狗的東西，打死了也嫌骯髒！連狗還不如！你跟了我四個月為誰？為一個出賣國家人民幸福的強盜！得到什麼好處？也不過是一兩千塊賞錢！可是落了個什麼名聲？成千成萬人的咒罵！祖宗咒罵你。子孫咒罵你。狗也不如的東西！（離開書桌，退向門口。）我倒想一槍打死你，免得留下你害人。

黃　（微笑）打好了！

向　你笑什麼？笑我不敢打死你嗎？我不是不打你，我走比你死要緊得多。你知道我這條性命的價錢嗎

黃　我勸你還是打得好。

向　為什麼？

黃　因為你一走出去，你就要叫人捉住的。

向　你說什麼？

黃　我說你到了逃不掉的。你想想看，我們辦案子的人就那麼傻，一個副手不帶，獨自出

來送死嗎？不瞞你說。前門有人守着，就是後門也有人守着。除非你長了翅膀飛上天去，就是飛上天去，我們也要一槍把你打下來。

向　你的話當眞？

黃　你看我像說謊的人？

向　你說得對，還是打死你上算？我就是失敗，也換了你一條狗命，將來少叫幾個同志受你喑算。

黃　你打罷。你一放槍，他們就進來，這是我們約好的記號。

向　爲什麼不全一直進來呢？

黃　是我要他們這樣做。

向　我明白了，你想一個人邀功。

黃　隨你說好了。

向　是你割斷電話線的。

黃　一點不錯。

向　你明明曉得屋子裏面就是我一個人，不馬上把我拿住，故意跟我搗半天亂，欺侮我是一個女孩子。

黃　你說錯了。

向　我說錯了，嗯？（往前走進一步）說，還有同志叫你們捉住的嗎？

黃　（點頭）有一個。

向　誰？

黃　你用不着知道。

向　告訴我，我饒你一死。

黃　用不着我說。你知道是誰。

向　誰？（臉色泛白）不是歐！——

黃　是的，歐明。

向　（腿軟了，槍口向下，靠在書桌。）啊！（神散）什麼時候？

黃　方才不久，就在這兒大門口。

向　就在這兒大門口！

黃　如今綁在外面，等你一同走。

向　等我一同走！

黃　一同走怎麼，你不願意嗎？

向　（重複着）我不願意嗎？我不願意嗎？（看着他）你的話當眞？

黃　你要我形容一下他的面貌嗎？

向　（搖頭）用不着。（决然）起來！給你手槍。我們一道走。

黃　（莫明其妙）給我手槍？（站起來）你是說——

向　拿過去，手槍。

黃　（接過手槍）兩管？

向　是的，都給我我拿着沒有用。

黃　你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孩子。（收起兩管手槍）我們這就走？

向　（苦笑）走好了

黃　（看着她）你愛他，你？

向　誰？

黃　歐明。

向　（啼笑皆非）我——我愛他？我愛——愛他？

黃　你怎麽啦？

向　我從來沒有對他講過。

黃　你心裏愛他是眞的。你願意跟他一塊兒死，是不是？

向　（走向書桌，跌進轉椅。）你活像一個螞蟻，石頭也叫你拱出縫來！

黃　對不起，向小姐。我沒有意思要揭露你的秘密。這是你的事。我過問不着。我只關心你

一樁事就是你究竟姓不姓向。

向　怎麽你還是這句話？

黃　我好像見過你。

向　我不信。

黃　請你仔細看看我的臉，再記記有不有點兒影子。

向　（眞就注意起來）噯，噯，是的，好像見過，好像在什麽地方……

黃　讓我提醒你一聲，譬方說，十年以前……

向　十年以前，……怕還要早……

黃　是的，還要早。譬方說，十一年以前，十二年以前，十三年以前……就在北京……在賈家胡同……怎麽樣？

向　你不姓黃

黃　（轉開身子）我姓黃，不過是五年來的事。

向　你……你……姓吳！

黃　（苦笑）你到記起來了。

向　（笑）我記起來了你是吳家的哥哥！

黃　還是我沒有說錯，你不姓向？

向　（跳起來）沒有錯，沒有錯。這有十三年了，足足十三年了，正好是我現在歲數的一半多遠！多有趣！多想不到！

黃　（回應）多想不到！（感慨起來）多不幸！我們應當拉拉手。（一壁握手，一壁端詳着她。）像一場夢，你說不是嗎？過了十三年，如今我來捉你！

（他鬆開她的手，退來坐在沙發裏面，陷進一種無能爲力的憂鬱。）

向　（看着他，有點兒莫明其妙，退來坐在轉椅裏面。）你說你跟了我四個月……

黃　（提起精神）這四個月來，關乎你一舉一動，我都有詳細的記錄。自然不是我一個人在暗裏釘你的梢，不過跟你跟得時候最久，跟得次數頂多的，就是我一個人。（從

大衣口袋摸出一本手册）警方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你冒着大風到西山去。你住在香雲旅社，兩點鐘以後你就辭退了房間，一個人折回頤和園，逛到下午四點鐘，直到現在我們弄不清楚你那次出城的目的。

向　我就沒有看見有人跟着我！

黃　又警方，一月十二日，星期日你跟一位女朋友在北海溜冰，臨到十點一刻，你一個人離開冰場，走出北海後門；臨到十點三刻，有人在中央公園後河的冰場看見你，這時在一起的是一個男朋友……

向　你們可眞了不得。

黃　還有，警方說二月四日，星期六，夜裏十點半鐘，你跟歐明在北京飯店跳舞，但是臨到十一點鐘，正在人多的時候，你們不見了。

向　沒有比這要緊的了嗎？

黃　有。警方說二月十六日，你一個人到李守常教授那邊，坐了約模兩點鐘光景，你跟歐

明一同說說笑笑出來……

向　可是你們爲什麼要這樣跟着我呢？

黃　（圍住手册）當然是有人要我們跟你。你是一個危險人物。你回頭到廳裏就會明白的。我們有的是證據。

向　所以你們暗地裏跟着我……這樣看起來，你始終把我當做向慧看待。從什麼時候起，你才疑心我呢？

黃　頭一次我在跳舞場碰見你的時候。我覺得你模樣兒熟，不過也就是模樣兒熟罷了，我一時想不起你是誰來。你好像勾起了我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我可說不上來。我想不到你會是小環，那個活潑靈利的小姑娘。我們那時是街坊，下了學，總在一起玩，你記得嗎？（看着她點頭，滿意了，接着說下去。）我比你大四歲。有一次你追我，在臺階上摔了一跤，額頭摔破了，後來結了一個小疤……那在右面……現在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向　（微笑）還在。（掠起右額的頭髮）你看。

黃　（充滿了眼淚）那……那……很好。

向　（感動）你一直沒有忘記我。

黃　我那時是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我開頭想到……想到……奇怪這多年我就沒有、忘掉你！足足十三年長遠的歲月，沒有能夠讓我忘掉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

向　你成親了，不是？

黃　沒有。

向　我不信。像你這樣的人……

黃　像我這樣的人，早就應該成家立業了，你說不是嗎？（站起來）我掙來的錢大半花在窰子裏頭。（徘徊）很有幾個姑娘惹我愛了一陣子來的，譬方說，有的姑娘，我玩三個月，有的姑娘，我包半年。（神祕地看着她）你從前說要嫁我來的。

向　（想不到）我？

黃　有一天，你也許忘記了，我給你講鳳凰兩個字，你說這是一個東西，我說鳳是鳳，凰是凰……你說你大了嫁給我，沒有嗎？

向　我簡直記不得有這回事。一個十三歲小女孩子，想起什麼，說什麼，說完了，也就忘掉了。你沒有拿我的小孩子話當眞，我想？

黃　沒……有。（苦笑）我怎麼會那麼傻？傻那太可笑了。可笑透了！

向　你從什麼時候起覺得小環就是我呢？

黃　讓我看。（翻檢手册）二月十九日，上午十點鐘，你一個人坐洋車到陶然亭，玩到下午一點鐘才回來。回前的時候，你吩咐洋車夫經過賈家胡同，洋車夫拉到賈家胡同的時候，你一點事也沒有。拉出賈家胡同，洋車夫仰起頭，問你要到那一家去，你搖搖頭，沒有說什麼，就回到住所了。

向　你是說——

黃　從前我們住在賈家胡同，你們的門牌是十一號，我們是九號。

向　那一天我在洋車上望了望，房子跟號頭全不對了。

黃　看見你從賈家胡同過，馬上我心裏一亮，斷定那位眼熟的向小姐就是小環。（收起手册）你看，我猜得一點也不錯。（斜跨着沙發扶手）不過，我不敢招呼你。你姓向，而且，我們不是一個社會的人。還要糟糕，你是我職業上的仇敵。我成天在搜集你擾亂治安的證據。證據越多，我越不相信你就是小環。我越不相信你，我越想弄明白你到底是誰。我覺得抓住你，審問你．拷打你，拿你開心，然後聽你招供你不姓向，你姓姚，你叫做小環，我才痛快。於是我跟上司討了令，把你的朋友抓住，把這所房子前前後後圍住……可是我沒有叫手下人一直進來……我跟他們約好了放手槍做記號……我要一個人先問問你……果然你不是向慧——現在你逃不掉了！

向　（站起來）你是說，這回我可死了，是不是？

黃　（跳下扶手）我不要你死！

向　你用不着洗脫自己。你不來捉我，總會有人來捉我的。你說自己說了好半天，都忘記

黃　你是什麼人了。（鄙夷地）其實你也不過就是一個走狗罷了。

向　（煩激上來）說話小心。要不然，我就放槍叫他們進來。

黃　（坦然）放槍好了！

向　你要我叫他們進來？

黃　（臉向門）你已經抓住我，隨你處治好了。

向　（看着她）你可知道我們怎麼對付跟南方勾結的那些革命黨嗎？我們先問他們的口供，要是痛快招了便罷，不然的話，我們用不着客氣。我們打他們一個半死，再拿冷水把他們噴醒過來。要是還不招出同黨的姓名住址，我們就拿一根又細又尖的竹籤子，一點一點扎進他們的手指甲底下，——你想得出這怎麼疼嗎？一直疼到心裏頭，疼得心碎了還留下一口氣給你喘。回頭我們把你帶走，照樣處治，你不怕，嗯？

黃　（看着他）黃先生，你可曉得還有比這苦的嗎？一家子大小八口，因爲沒有飯吃，因爲你們不管他們的死活，受不了你們的欺侮，買一包砒霜把親生兒女毒死，你可知

道嗎？你可曉得有人把老娘推到井裏頭，把女兒賣好城裏頭，爲了滿足你們的欲望，有人餓了五年啃樹皮，爲了叫你們穿好的，吃好的，叫你們坐車汽，享大福嗎？你就那麼糊塗，以爲你月月掙來的錢是你上司的嗎？（他不安地轉向沙發）你逛窰子的時候，三個月換一個姑娘，五個月換一個姑娘，你可曉得這一個個姑娘如今都流落在什麼地方嗎？你從來沒有想到這上頭，是不是，我的黃先生？可是我全親眼見過，親身經過。你就以爲你們的大板子，竹籤子，能夠嚇退我們革命的勇氣？我們兩個人裏頭，有一個人在說夢話，可是那個人不是我，你知道嗎？

黃 （嘲笑他）現在是你快死的時候，不是你講演的時候，我的向小姐。

向 死就死，我用不着怕。（看着桌機，苦笑。）讓一個老朋友抓了去，總比一個不三不四的生人抓了去好。（轉回身子）我等着你來綁。

黃 （走來按住她的肩膀）我想法子把你放了，怎麼樣？

向 這屋子的主人呢？

黃　（退後一步）你是說那姓歐的？

向　是的。

黃　我沒有力量放他。我得帶回一個人交代公事？我不能夠空手回去。

向　要是這樣的話，用不着說下去了。（走到他面前）請你綁罷，

黃　我擔保你沒有事。我拿性命來擔保你。可是你的朋友，那另是一回事現在，聽着。我出去把他帶進來。我答應你跟他說兩分鐘話。

向　我看——

黃　就這樣決定了。你愛他，你說他還不知道，現在我給他一個最後的機會，叫他知道有人愛他……死了也值得。

（他走出去。）

（向慧急忙掏出大衣口袋裏面的文件、從小几上抄起洋火匣，點起來放在地上燒着。她跑過來翻檢書案的抽屜，拿出來一捲文件，也放在火上，她望了望全個屋子，吐

了一口長氣，走到桌外那張沙發前面，跌了進去。她望着火焰旺了起來，漸漸熄滅，動也不動，好像她的心和紙一同化成灰燼。）

（門外起了脚步的聲音。黃天利推着一個青年上來。）

（這是歐明。他沒有帽子，頭髮蓬亂着。他的領帶散了，大衣叫人撕破了。黃天利牽着他右臂上的法繩。）

（看着歐明不堪的樣子，向慧有了眼淚。她坐着不動。你望我，我望你，彼此全不作聲。）

黃　（看着地上的灰燼）燒了，好了。（看着向慧）我把他帶來了。你們權當我不在，有話請說好了。

向　多謝你的好意。不過，還是那句話，我要跟他一齊走。現在，那些重要的文件燒了，我越發去得乾淨了。

（歐明站在中間，看着他們兩個人，完全莫明其妙。）

黃　你不要固執。（放鬆法繩，轉向歐一明。）歐一先生，我不妨告訴你。向一小姐是我小時候的朋友，我有意把她放走，但是她不忍心讓你一個人跟我們走，一定要跟着來。

歐　眞的？

黃　只有你勸得轉她。（略緩）她愛你。

歐　（轉身向向一）你愛我。是眞的？

向　（身子轉開，臉向下。）要死，一塊兒死。

歐　（搖頭）這話不像一個革命者說的。你死不得。成千成萬的人要你活着。要是你跟我一起走，不接受這位先生的好意，我到死不饒你。

向　你要我一個人活着。

歐　我要你爲四萬萬人活着。

向　（轉身向黃一）你是一個懂得愛的人，你覺得他的話對嗎？

黃　你是說我？這……這……我覺得你們兩個人都該活着。（走向對面沙發那邊，另外

兩個人向後退了兩步。）沒有他，你心裏頭總是空淒淒的，愛是一種力量。（回到門這邊）不瞞你說，我活到現在，別瞧你駡我是狗，我活到現在也只是爲了那點兒：：：：影子。影子你明白嗎？（輪流看着他們）你們兩個人在一起會快活的，誰也少不了誰。（走向書桌，又走了回來。）我倒願意你們兩個人都活着活着在一起快活。至少（看着向）你快活。可惜這兒只有一個門。（思索）我多糊塗！我就忘記了前後街門都有人把着！

向　（逃起來）要是有路的話。你連他一齊放嗎？

黃　有路我就放，可惜是沒有路。

向　說話當眞

（黃點點頭）

向　（跑到身子後面的書架旁邊，向歐。）你來幫我把這個書架子挪開。

（歐明同她移動書架。）

黃　做什麼用？小心上面的無線電。

向　看！

（他們把書架移開，露出牆上的暗門。）

黃　（不相信他的眼睛）這通到什麼地方？

向　這通到一座荒了的貝勒園子。只要五分鐘，我們就可以穿出花園，跑到另一條街上。

（看着他）現在你放不放？

黃　（好不爲難）你要我的命。

向　你後悔啦？

黃　（看着她）你那麼愛他？

向　（點頭）你曉得我多愛他。

黃　（過去向歐）你答應我讓她一輩子快活？

歐　我答應。

黃　有什麼憑據?

歐　你要是不相信我，用不着放我。

黃　（握着他的手）好的！（解開他的法繩）我放你們走！

歐　謝謝你，同志。

向　（走來和黃握手，站在另一邊。）謝謝你，我的老朋友。

黃　走罷！（忽然）停住！（向歐）我跟你換一件大衣穿。（取出一把手槍，遞給向。）這是你那管手槍。（取出一管手槍，放在小几上。這管是我的。（把大衣遞給歐穿）這裏頭有三十塊現洋，足夠你們離開北京用的。（看手錶）現在六點鐘。用二十分鐘趕到火車站，正好搭六點三十分的火車到天津乘船。還有，（轉身向向）送你一件小東西，做我們這次會面的紀念。（取出手册，遞給她。）這上面記着你四個月以來的經過。

向　我一輩子不會跟牠分手的。（收起他的手册，看着他。）我們走了，你怎麼辦?

黃　我？（思索）我有胆子放你們走，我就有辦法的。再會！

歐　再會！你是我們一個頂忠實的同志！

向　我們會永久記着你的。再見！

黃　再見，小環！

（暗門閤住了，屋子裏面剩下他一個人，把書架移向原來的地方。）

黃　（轉回身子，喞噥着。）同志……一個沒有登記的同志……（看了看手錶）聽聽無線電看。

（他覺得無聊，旋開身旁的無線電，裏面傳來一段中國絲竹：幽微，淒涼。他轉過身子，面向觀衆，聽了聽，走到小几前面看着他的手槍出神。）

（他搖搖頭，回到無線電前面關掉這段古樂，重新選了一個號碼：裏面放出一段蹦蹦戲。他有興趣地聽了聽，走向後牆的格窗。）

黃　（看着屋子）天快黑了！（走回關掉無線電）他們更好逃走！

（他遲疑了一下，又旋開無線電。這回是一家綢緞商店的廣告：「……時式挑花絲織圍巾，花樣美麗，分湖色妃色全白及雜色等數種，兩端排鬚，長七十八寸，寬十七寸，原價每條一元七角半，現在減賣一元整。另闢兩大間，專門陳列各種印丹士林布印花蔴紗等等國貨出品。本店專以（咳嗽）薄利發售綢緞，洋貨，呢絨，布疋，花邊，湘繡等等。本店具有六大特色，務請各界仕女注意：一，貨色多；二，質料好；三，花樣新；四，顏色齊；五，賣價廉；六，招待勤……」）

老是這一套！（把無線電關掉）一上火車，他們就沒有事了，小環就可以跟她的情人有說有笑的了，（徘徊）有說有笑的了。（看着地上的灰燼）十三年，足足十三個年頭兒。我幹了些什麼！還不如這堆灰多點兒意義！（搖搖頭，走到無線電前面，旋開一個號碼）這回也許是一段好聽的。

（一個聲音發尖的女報告員，一字一字廣播當天的新聞：「前夜有一個少婦，在德勝門外，被兵士槍殺，據調查結果，係因問話不答。（略停）美國遊歷團二百餘人，定

明日下午離開北京，乘輪返國。（略停）今早前門大街寶源銀號，突來暴徒四人，搶去現鈔五百餘元，當即乘車逸去。（一）

黄 （姑在屋子另一端，驚奇。）呵？（讚嘆）好大胆子！

（無線電繼續廣播新聞：「邯鄲一帶，紅槍會甚爲活躍，嘯聚附近村莊，省府特由順德調兵一團，趕往剿平。（略停）天津租界調查住戶統計結果，曾任督軍者三十六，總長七十餘，總理十一，總統三，皇帝一。（略停）公立中小學教職員聯合會代表十餘人，今早十時，前往教育局索薪，迄今尚無結果。（略停）日本軍艦海夕丸，昨日自台灣駛來，停泊廣東汕頭。（略停）據報廣東醞釀軍事組織，（咳嗽）現因軍費無着……」）

黄 媽的這年頭兒！叫什麼年頭兒！（過去重新旋開一個號碼，唧嚷着。）還不如一條狗！……混了足足十三年，混的還不如一條狗！完了，……讓人家來罷！

（無線電放出雄壯的軍樂是 Jeanette Mac Donald 主唱璇宮豔史的進行曲

的後半。）

黄　（一直聽到末尾，才把無線電關掉。）夠了！（看着手錶）他們這時該跑出花園子，跳上洋車了。（走到小儿前面，看着手槍。）唱得不壞！好高的調門兒！（拿起手槍，對準他的太陽穴。）小環，再見！

（黄昏越來越深了。）

（幕漸漸落到地面：觀衆聽見一聲槍響。）

——幕——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紐約大學生陸治平

其妻吳自芳

其父陸期昌

其祖母顧氏

其岳父吳有逃

其再婚妻劉瑪利

長工老陳

女僕張媽

村農王三及其他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　湖南鄉間

時候：　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櫈。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麽？（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去。她是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

（顧氏在屋內連叫張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脫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唷，怎麽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響，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他們拿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兒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從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囘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從外面囘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兒幹甚麽？

自芳　替你晒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眞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麽？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唉，美國城裏作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晒。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囘來的。幷且我囘家以後覺得一草一木都非常自然。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眞是別有天地，極

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麽好呢？

自芳　你怎麽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麽不知道，我方才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如在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就可惜在鄉下沒人陪伴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嗎？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學得了學位，我就夠不上了。

治平　你夠不上誰夠的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夠得上。

治平　我以爲只有一個人夠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會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麽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

治平　學問是專爲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綏以壯語勢)我又不會拿花瓣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麽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麽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樣有趣的新聞呵！我今日才知道「永久的愛情才能夠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麽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我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這事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爲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鹽加醬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爲你是個正直有爲的青年，以爲你能夠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幷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决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才知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眞的。（村農王三持電信數封幷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嗎？何况是你的愛的人！要說對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麽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爲她實在可愛，怎麽能夠不愛呢？

治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

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麼？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罷，別讓你心痛。

治平　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眞心愛她嗎？

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

麼?

治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麼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幷不說假話。

自芳　眞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麼?

自芳　先問你愛她麼?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麼?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眞是害怕死了。

治平　我眞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治平　你說的話我眞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幷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才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才能堅固。這才知道那些狂嫖闊賭的人都是在那里求閱歷哩。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說『似乎太過，』是麽？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麽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唷，只顧着說費話，躭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跟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別躭誤你看信要

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着，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麽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自芳進門，呆立無言，深吸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太不該囘家……可是……（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眞担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你討了洋婆子不囘來了。少奶奶可眞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眞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煙，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別讓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修心本來在自己。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眞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

老陳　眞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的時候翻墻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是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只好趕快動身罷。（忽然聽見山歌之聲，男女兩孩子唱着上。）

兩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
煎好飯來煎好茶。
夫妻本是同辛苦，
他幫着我來我幫着他。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
城裏的夫妻講衣裳。
衣裳舊了換新的，
恩情越舊越久長。

（兩個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抬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疑思，張媽端着一個茶盤上，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張媽，慢着！……

張媽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顧氏　慢着，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自芳　作甚麽，奶奶？

（顧氏　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然笑着應允，不免總露一些兒勉强之態。張媽卻在一旁抿着嘴兒笑着，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自芳　在這兒想些甚麽？有甚麽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治平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似不屑。）

自芳　胆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罷。（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顧氏坐下。）

治平　怎麽你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眞是，我倒沒有孝順你老人家的……（顧氏幷沒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顧氏　糖夠不夠?

治平　夠了。(點頭)

顧氏　聽說你要囘來了,從荷葉才出水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囘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治平大窘)

顧氏　甚麽?(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麽?(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才囘來。唉,你們在外頭甚麽好東西沒吃過,誰還要吃鄉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麽好吃的。

張媽　少爺,你要大聲些兒,老太太不聽見。(治平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鷄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一隻也不少,關好了,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回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鷄蛋，別讓咬了我們的母鷄。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鎗打他。

顧氏　治平你倒歡喜吃這個。

治平　（大聲）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有鄉下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只怕人家看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到被人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哈！（都笑，治平吃完。）你夠了麽？

治平　我不吃了，眞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點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回來，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笑）唉，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捨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夠老留在家裏。一直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才放心。好容易又聽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担心你在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海船上，穿着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什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把你抱了起來，放在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你被我哭轉過來，我正在歡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西洋婆子，跟畫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又氣正想追上去，有個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子』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床上。（又將聲音放低說。）因爲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芳聽。（顧氏囉囉索索只管說，治平因爲別

有心思，糊裏糊塗亂答應。）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丈與有述同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叉開。）

期昌　請，請，（大家相見）媽，出來了，

有述　媼伯母。

顧氏　親家來了。

有述　你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眞好。今天您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顧氏聽不明白，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述周旋。張媽搬出幾張椅子。）

顧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回家來了，一門團聚怎麼不歡喜。我人也眞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您請坐，張媽去倒茶，叫聲少奶奶，（張媽下。）

有述　您請坐。

顧氏　親家請坐。

有述　這下你老人家可以享享福了。

顧氏　託親家的福。（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向有述送杯茶，次顧氏，次期昌，顧氏讓親家喝茶。）

有述　您請喝茶。

顧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唷，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搬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顧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謠言治平不回來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眞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自芳望着治平，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竟至於連好人的名氣都帶壞了。

有述　壞人惟恐人家不同他一樣壞，千方百計引誘人家作壞事，這也是恥獨爲小人的意思啊。哈，哈，哈！

期昌　可就弄得些同流合汚的人恥獨爲君子了。竟至於有連國家都忘了的。若說對家

庭，就除了問父兄要錢之外，別無情義之可言。

有述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問的地方，總得有幾個中流砥柱的人挽回頹風才好。治平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吃新鮮雞蛋，你好好兒弄樣鷄蛋給他嘗嘗。（自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追著說。他是歡喜外國派，吃半生半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眞會疼孫子。眞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全靠着作針線，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人家撑持起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麽法政學堂裏畢了業，我們家裏是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作。（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娶了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就去世了。沒有見着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甚麽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您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眞沒有意思。只要大家能夠替治平想法子弄個官費讀書，就比甚麽都好。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上空名聲有甚麽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麽依旁。如今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兒孫的福，只要兒孫能夠在世界上作一個有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有述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你老人家的福氣，都是自己修來的。

顧氏　治平我是眞疼他。老實說，我待他父親是比待他嚴得多。只有獨子最怕溺愛不明，所以格外要嚴些。

期昌　治平他們念書比我們從前容易多了，我們從前想念書沒有書是眞的，連借都借不着。

有巡　如今念書可也眞不容易。學費之貴……

治平　並且書又很貴，隨便買一本幾十塊錢不算甚麽。

有巡　從此以後，只怕寒士就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了。

期昌　前回看見報上有一個學生向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麽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不進去，哈哈！（有巡笑，治平也隨便笑笑。）

有巡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巡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笑，又嘆嘆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罷。

有巡　何不就在這空地上，……孀伯母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麽？

顧氏　我到裏頭去，你們坐罷。……親家坐。

有沚　你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你請坐，我現在是眞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椅。）

期昌　請坐罷。

顧氏　治平，你多敬丈人幾杯。親家你別客氣，菜是你姑娘作的，一定合你的口味。

有沚　這都是你敎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新聞給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收拾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沚，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請酒，自芳下。）

有沚　他老人家精神眞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他老人家，要是沒有他老人家，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先君去世，外祖母接他老人家回去，他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子養大，陸家的

門戸撐持起來才回娘家。」

有述　唉，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他老人家也就真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他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的青年總靠得住一點。

有述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麼香？

治平　好像是桂花。

期昌　這都是你們令嫒種的。

有述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癖性。

期昌　我們兩家的藏書都被她念得差不多了。可是管理家事，她也很能幹，性情的溫和尤其難得。

有述　也不見得能幹，性情到還好。治平覺得鄉下怎樣？（自芳來上菜）菜太多了。夠了夠了。

自芳　還要酒罷？

有述　酒也夠了罷。

期昌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有述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治平　村酒也別有滋味。我生長在鄉下，始終還是歡喜鄉下的生活，所以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想回家，回家以後，就好像印證平生的夢境似的，把作小孩子時候的事情從新翻檢出來。又聽見祖母跟父親說起許多古話，越覺得中國的社會，有一種積累下來的精神。

有述　這是不錯的。

治平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水馬龍的熱鬧，自然受用得多。就是鄉下人簡單樸實的生活，也比鉤心鬥角的競爭省些煩惱。不過我們爲世界潮流所壓迫，不能不向那絕大的漩渦當中去討生活罷了。（自芳送酒來。）

有述　你這話頗爲沉痛中肯。

期昌　只怕是從繁華地方回來偶爾覺淸靜簡單的有趣罷。

有迹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之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們在十五二十時所受的敎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又沒有主意，弄得莫明其妙爲止。可是無論他們的心遊到甚麼幻境，始終還是要囘想到他們故鄉的景況。

治平　本來中學時代所受的敎育，往往支配人一生的思想，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有迹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迹　不錯不錯，剛才你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眞是自已跟自己搗亂。治平，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哈！

有迹　話也說得不少了，酒也喝得夠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榮來再吃飯。

有述　榮太多了……治平這次囘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才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貿易公司。他因爲急於要囘國去，不能在漢口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上海的定期船囘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期昌，有述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述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有過……

有述　貿易公司不是一樁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迫不及待呢。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自芳送菜上。）

自芳　爹，這是自己家裏的泡菜，您嘗嘗看。

期昌　少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自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鎭定。）

有述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嗎？

自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公司，恐怕有點新交涉，他要去……（治平搶說。）

治平　那是你弄錯了。

有述　期昌　甚麽公司？

治平　自芳完全弄錯了，因爲我曾經提起過別人的公司。

自芳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能了——爹，你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會兒，老陳下米下遲了。（翩然下）

期昌　旣是一定有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稟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

治平　只要不担重大的責任，總回來得快的。（有述將治平喚過一邊）

有述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男兒志在四方，本不能長留你在家裏，只是你母親老人家去世很早，祖母愛你撫養你的深情，你總不能忘記，能夠早回最好，多在家裏住住，安慰安慰老人家的暮年。住兩三個月，總不至於就誤你甚麽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恐怕拿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落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看在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一家，決不想圖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

治平　那個自然，我應當拿我將來的事業報答祖母。

有述　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歡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回席，自芳上。）

自芳　爹，這是甜菜。

有述　我勸治平這回去了，總要早些回來。（坐下）

期昌　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王三跑上）

王三　嗜，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怎麽？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就是一個耳刮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治平　想必是朋友來遊歷的。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幷一羣鄉下男女。期昌，有𨒂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新妻，只偷看治平的態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不發言。）

治平　吾愛，你怎樣會來？

瑪麗　我怎麽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怎麼說話？

瑪利　（指治平）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千方百計騙你，我實在沒有。

瑪利　止，……你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後來結了婚，問你的家事，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一直等回到上海，才有我舊時的同學可憐我，來告訴我，說我上了你的當，說你娶我，幷不是作妻，只是作妾。那時你已經回家來了，我也無從盤問。你回家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礦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才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試試你是否在漢口，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才決意自己來看你。我幸喜

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縣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為能夠一生一世藏着躲着嗎？你以為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望着治平，期昌也盛怒。）

有述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看治平，回過臉走，嘆氣。）

期昌　治平，你會作這種事嗎？這種事情也是你作的嗎？想不到你會敗壞我們的家風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你會敗壞你自己的人格到這步田地。家庭跟學校總算給了你一些教育，何以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瑪利憤極而悲；大家長嘆無語。張媽此時溜出來看看。自芳趕向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望着新來的客發怔，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老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眞事？少爺，你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才是。（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讓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一退，仍然擠上，有述還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治平　求爸爸恕我，我並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事和盤托出，就當是我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明其妙，所以我跟她的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羡慕，所以才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顧盼。我此番囘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逃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長嘆。惟有瑪利女士抬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柔媚與哀怨，也用尖細的聲音，嘆了一口氣。）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囘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囘家以後便怎麽樣？便怎麽樣？

治平　我囘，家以後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瑪利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治平　（有氣沒力的）瑪利，你不許我懺悔嗎？我自問一切事情不過一時候感情的變

遷。

瑪利　感情這樣容易變遷，還成人嗎？

治平　感情要沒有變遷，那不成了麻木不仁了嗎？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話，眞是豈有此理。我眞想不到有你這樣不知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您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麽話？我那裏有甚麽遺產給治平。我所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才有資格管束兒女呢。目下您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怎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

有迹　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總而言之，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竟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

丁今日，眞是靑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

有迹　聽我說完，就今天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夠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自然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才的話，太覺狂妄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甚麼話？甚麼叫作引誘？甚麼叫措詞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期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爲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迹　一生的大事能夠那樣兒草率，隨隨便便就跟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婦之夫，女士大約也應當明白自己的地位。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費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希

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腔嗎？

治平　你要怎麽樣呢？

瑪利　你說怎麽樣罷。

（有迹拉期昌一旁去說話）

治平　一夫一妻的制度本來是很好的。不過美國也有一種一夫多妻的宗教。法國現在爲人口問題，也正獎勵一夫多妻的制度，我千萬對不起你，只好慢慢兒再來贖罪。一切都因爲愛你而起，我的心是始終沒變，你總可以原諒。并且你還可以慢慢兒瞧着我到底兒是不是薄倖的人。我決不主張一夫多妻的辦法，不過今天我想對你作一次例外的要求。自芳實在眞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擱一擱，先跟自芳作個朋友。好在我又不能夠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來處置我，好不好呢？（有迹與期昌雖是在一旁，仍然聽着看着。）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廢話。（不理他。）

治平　（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縱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說到此處看看期昌跟有述）爸爸跟丈人爲兒女操勞得夠了。

有述　我可沒有爲兒女這樣操勞過。

治平　我的不孝，本來，除掉拿我這一生來懺悔不能補救於萬一。只是決不想拿兒女本身的事情再多叫老人家煩心。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想個妥當的法子嗎！（說時，很推重的樣子。）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說時帶一種輕侮而淡漠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爸爸，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麽？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你趕緊跟這鄉下的女子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的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我。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猾，我能夠叫你一生所受的苦痛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

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述　這是中華民國所沒有的吧？（許多鄉下人都在那裏笑的笑，作些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們。）

老陳　有甚麽好看？有甚麽意思？還不是那麽一回事。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的。去啊，去啊！（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麽毫沒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請少奶跟洋太太搖彩票，誰頭彩誰就住東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治平你怎麽樣？

有述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臺，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述　自芳，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他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爸爸許我說完這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麽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是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很怕他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她，又不敢。）我跟治平結婚以來，治平常不在家，他幷沒有深知我，我也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人家是好朋友，我嫁到這裏來，好比送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期昌　少奶奶，你這是甚麽意思？

自芳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

有述　唉！

自芳　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是從來沒有在這種形式裏求幸福。世界這樣大，難道沒有別一個境界能夠容得下我們。治平跟女士結婚的時候，他心裏本來沒有我，所以他對女士說他從來沒有娶過親。怕他哄騙女士，正是他愛女士最深的地方。治平因爲愛女士才大胆娶女士，女士因爲愛治平才放心嫁治平。我決不願拿我這局外人來作煞風景的事，更不願勉强算人家的妻子，來看不起我自

已。劉女士，你放心罷，你跟治平是夫妻。

期昌　少奶，這是甚麽話？那怎麽能夠？

有述　自芳，你是甚麽意思？

自芳　爹願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願全自己，願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回上海去。（對治平）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溫習舊時的功課了。你的行李是很簡單的，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期昌　少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爲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才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人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期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罷，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不聽見，

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怎麽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都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意欲引瑪利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麽秘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逑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麽辦就怎麽辦罷。別儘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眞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眞受不了這種煙霧漫天的光景。我再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喂，轎夫！（對治平）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夫！（她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老陳上。）

老陳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我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急下，瑪利格

外大聲。）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羅網。你記住，這是你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我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走了，我一生拚給你了。你不要後悔！（下）

有琥　這還不是野人嗎？（他憤極，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撐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爸爸放心，那是萬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的妻子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丈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

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算好說話，社會上也未見得能夠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夠放過你。你只顧一時的糊鬧，弄得多少人爲你受盡苦處，你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多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提一個皮包放在門旁。）

治平　爸爸，我并沒有忘卻我的本來面目。論起來，前後的事情都有些關連，或者有幾分胡鬧，或者不完全是胡鬧。總而言之，我可以算了懦弱胡塗的了。

期昌　恐怕不止懦弱胡塗罷？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述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剛才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他老人家睡下了。他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他老人家愛治平，眞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

有述　停妻再娶，本來是法律所禁，但是我們決不願拿這個來責備治平；只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想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也不羨甚麽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好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况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好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常來安慰他老人家，如今他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他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爲還得想法子娛他老人家的晚年才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也自己決定罷。去罷。（期昌有述同深深

長嘆）

治平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麼說的？

自芳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有巡　自芳，難道你不可憐嗎？

自芳　天底下只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我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麽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麽樣？荳棚瓜下不適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繡繁華也不適於鄉村的女子。……唷，這麽半天，菜也冷了，應當去熱熱了。

期昌　有巡　用不着熱了。

自芳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治平　自芳自芳！……（自芳回頭）

自芳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治平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期昌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步得這樣快。

有逑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治平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妥當再回家來。

期昌　恐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治平　過去的事不能消滅，未來的事也難於限量。唉，男女的關係好像南極探險，空留得後人許多談助。今天的事是我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我認準我努力的路徑了。社會決不棄，我天天還是要給我們幸福。爸爸，我暫且一去。（期昌垂頭無話）大人還求你格外看重自芳。

有逑　自芳，她到還頗知自重，不用你煩心，只願你此番得着個澈底覺悟的機會。（治平對有逑期昌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鎮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期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迷魂湯還是利害。（一面說着，背着皮包下。治平看看表，想進去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一聲，自芳略為停步，欲不理他，治平湊近前說。）

治平　祖母醒了沒有？

自芳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他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有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對期昌有述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慢慢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采的走下。期昌目送之，憤極而悲。有述握住自芳的手叫。）

有述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那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自芳低頭不語。）

一隻馬蜂

丁西林

劇中人

吉老太太　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細小，體質强健，淡素服裝，非常的清潔。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兒子，年約二十六七，强健，活潑，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

余小姐　年約二十五六，姿勢美麗，面目富有表情，服裝精緻。

僕人

布景

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後面牆壁中間，兩扇寬門。門之左邊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邊靠牆一書櫃，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左壁的裏邊，開一獨門，門之前爲短門大窗，窗邊置寫字桌，上置文具。房之右壁，後半亦開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懸字畫。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之右側置大椅（即安

樂椅，）左側置可坐兩人之長椅，兩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墊，手中報紙，落地上。

吉　（將左門徐徐推開，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覺。吉含笑問。）睡著了沒有？

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不想一不留心，就睡著了。坐起。

吉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現在什麼時候了？

吉　（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看。）三點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

吉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

吉　好，現在就寫。（坐到寫字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瓶裏倒了水，磨墨取筆，預備寫字。）怎樣寫法？

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　一面寫，（一面唸，一面說。）……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寫。）二十二十一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問。）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吉　（寫。）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一面口中作低聲的唸。）……鄧祥發家的也可以。（問。）還有什麼？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

吉　好，還有什麽？

老太太　沒有什麽。（自言自語。）王媽囘家，說過了節，就囘來，不知現在已經囘來了沒有？

吉　（繼續的寫信。）

老太太　余小姐，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

吉　（先寫完了信，然後答話，再接著寫信封。）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麽？（寫完了信封。好了，寫完了。）

老太太　（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寫完了麽？

吉　（走至椅前，將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唸一唸吧。

吉　唸信。

『二妹覽：

「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母親說。

老太太　這是寫的什麼？

吉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

『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拿出來晒一晒。

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沒有寫錯吧？

老太太　（笑。）喔，你們現在寫信，都是這樣寫麼？

吉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

老太太　沒有。

吉　這下邊是我的事。（繼續唸信。）

「這次母親在京，一切都好。惟有兩件事，不大稱心……

老太太　我有什麼事不稱心？

吉　（不答，繼續寫信。）

「第一，她這次來京的目的，本想勸她的兒子，趕緊討個媳婦，她可早點抱個孫兒。方頭大耳，既肥且皙。嗳！不想來京兩月，絕少成績，媳婦毫無影響，孫子渺無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親上加親。把姊妹改做親家，姪兒變做女壻。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剛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這幾日來，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過那位表姪先生，現已廣託親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動神，勤能移山，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數月之內，定有良緣。將來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

說得對不對？不要生氣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吉　（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傍，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你什麼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

老太太　把這件大衣掛起來。（吉將衣掛原處。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吉坐到原處。）你父親死的時候，你祇有八歲。雲兒祇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麼多都不止了。

吉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麼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

吉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做文章，她們祇

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

老太太　現在這班小姐們，眞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

吉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　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　（聳肩。）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夠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那一個就請這個，託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　不把他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爲我把他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他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太太　（覺得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　怎麼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

吉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過了她沒有？

老太太　（很慢的答。）沒有。

吉　爲甚麼不問她？

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好不好？（語時視吉。）

吉　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　（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僕人　（推開左門。）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太太　請她進來。（僕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僕人　（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　余小姐。（吉接過帽子，掛衣架上。）

余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甚麽，請坐。（讓余坐大椅。）

余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氣。我這兒坐好。（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長椅上。）兩點半鐘就想來，忽然來了一個病人，要替他騰出一間房間來，忙了半天。還打算打電話說不能來了，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無論怎樣忙，都要來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今天是因爲

我們快要回南，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同你道謝。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其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兩個星期，都是你招呼，後來又是我自己，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　老太太客氣，那是我們的職務。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

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這樣。那一次到北京來，因爲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所以覺得不大舒服，實在沒有什麽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怎樣的乾淨。我總是不想去。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我被他說不過了，方纔住到醫院去。我出來的時候，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

吉　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不相信看護婦的。

老太太　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我是因爲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

吉　沒有甚麽，你現不但相信她們，並且喜歡她們。

余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說我們的壞話，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常時同其餘的同

事說了玩，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連生病也不會生。……

吉　要生病生得好，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　她們第一，就不肯聽醫生的話，要這樣要那樣，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你對她們說，教她們不要吃東西，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菓，一回兒想教家裏送點鷄湯。你想，要教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喔，說也是無用，她們那裏肯講理？

吉　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因爲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　好笑得很，遇到一種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時候，他還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一眼。）

吉　那眞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個男人，還沒有甚麼，假若是個女人，那恐怕簡直沒有辦法。

老太太　不過我終是不相信，其餘的人，能夠同你一樣。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也一定不會這樣的和善，這樣的體貼。

僕人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一個盤，盤中置茶壺，茶杯，糖碟等物。）

余　（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請坐，讓我自己來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謝謝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　（受吉之茶。）謝謝。（欲代吉倒茶。）

吉　謝謝，我不喝茶。

余　（一面喝茶。）老太太爲什麼不在北京多住幾天？有吉小姐在家，難道還不放心麽？

老太太　她到甚麽都能夠，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久。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所以來看看。

余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

老太太　甚麽叫能幹。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事，我不容她們不知道。

余　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恐怕不容易。

吉　做能幹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麽熱的天氣，回到家，祇有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一過，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一個趕到廚房裏去燒飯。

老太太　（笑。）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我現在也有了年紀，也不怕人笑話，——我以爲一個人多知道一點事，一定不會有壞處。我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做了飯，就不會做文章。

吉　不錯，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會做文章，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會做飯。

余　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我很想認識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可愛。

老太太　她旁的沒有甚麼好處，不過還直爽。就是我嫌她有點新的習氣。

余　（高興。）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她來的時候，老太太一定要敎她寫信給我。

老太太　（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沒有？

吉　有一張的，不知到那裏去了。

余　（憶起。）喔，吉先生信裏，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我今天帶來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　（不解。）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我幾時？……

吉　你怎樣沒有講？眞是有了年紀的人，說過去的話，不要幾天就忘了。

余　（裝不聽見，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這一張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後有了好的的時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給老太太。）

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吉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你應該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與余對看了一看。）

老太太　我是說的老實話。

吉　你們還坐一會兒纔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吉帶照片由左門走出。兩人不語者片刻。老太太對余注視，余不知所語，取了一塊糖食之。）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

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著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過好幾次，他都不把他當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子女的婚姻，本來也用不著父母去管，所以我也祇好由他們自己去。（嘆了一口氣，略頓。）我有一個表姪。（余轉了一轉身子，恢復了自然的呼吸。）你大概也認識他，他到醫院看過我。他雖然祇看見過你幾次，但是因爲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說了好多次，託我說媒，我都沒有提過。因爲我自己兒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過他說，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開口，二來就是想對你說，也沒有個好的機會。他，人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學的是醫道，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他的脾氣很好，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喔，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腐敗的老太婆，說媒的事，是你們現在最不歡喜的。要是這樣，我請你不要生氣。

余　（如夢初覺。）我很感謝老太太的好意，那有生氣的道理？

老太太　他還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個回信。我想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樣的一件事，你如要細細想一想，你回來寫封信告訴我，我想也沒有什麽不可以。（略頓。）你的意思怎麽樣？你有什麽話，儘可對我說，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的看待。

余　（思索了一會，打定了主意。）我想我們年靑的人，一點經驗沒有，什麽事都全靠年紀大一點的人到處指點敎導。老太太的意思怎麽樣？

老太太　喔，這是你自己的事，總得你自己做主。

余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覺得很好，那自然不會有錯。

老太太　那我就說你很願意？

余　不過我想總得寫一封信回去，問問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錯，不錯，自然應該這樣。那你就寫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裏回信之後，再說吧。

余　我想單由我寫信去，還不十分妥當。

老太太　那有什麽不好？

余　可以不可以請吉先生寫一封詳細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訴家裏，我再另外寫一封信，一齊寄去？

老太太　不錯，不錯，應該這樣。囘來我對吉先生說一說，教他寫起一封信來。寫好了，我教一個人送給你。你說好不好？

余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們還是坐一會，還是就到公園去？

余　老太太意思怎麽樣？

老太太　我們就去好不好？我教他們去請吉先生去。（走去壓電鈴。）

余　我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

老太太　在那邊院子裏，你知道。（余由右門出，僕人由左門入。）你去請吉先生，就說我們現在到公園去了。（僕人由左門出。老太太坐囘原處。如有所思。）

吉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照片，裝好了框子。進來之後，將照片放在書架上，看了一看，移動一囘。）余小姐那兒去了？

老太太　（沉思中。）打電話去了。

吉　（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塊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隨便的問。）你的媒做得怎麼樣，問了她沒有？

老太太　問過了。

吉　她怎麼樣講？（將糖送至嘴邊。）

老太太　她很願意。

吉　（將糖由嘴邊拿囘。）她很願意？她說很願意麽？她怎樣說？

老太太　她沒有說什麽。

吉　她沒有說什麽，你怎樣知道她很願意？

老太太　這用不著說的。

吉　喔，不錯，這一類的事是用不著明說的，是不是？同天氣一樣，衹要看看氣色就知道了。

（老太太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看。）那麽，已經定了？

老太太　她還要寫封信囘去，問問她的父母，要等……

吉　問問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塊糖投入口中。）

老太太　你笑什麽？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聽了很歡喜。

吉　沒有的事！我聽了也很歡喜！（又拿了一塊放進嘴去。）她說了什麽時候寫信沒有？

老太太　她要請你替她寫。

吉　要我替她寫！這眞奇怪。我又不是她的親兄弟，親叔伯，她爲甚麽要請我替她寫信，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老太太　你看了奇怪麽？我看了一點也不奇怪。

吉　爲甚麽不奇怪？

老太太　因爲——因爲你還沒有認出她。她是一個大戶人家出來的女孩子，知道甚麽是應說的，甚麽是不應說的。她知道害羞。

吉　喔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一塊糖放進嘴去。）

老太太　怎麽你向來不吃糖的人，今天愛吃起糖來了？

吉　今天的糖特別有味兒！（高興，跳起。）你們現在就到公園去麽？

老太太　等余小姐打完了電話。

吉　（想了一想。）你不換一件衣服？

老太太　不過是到公園去坐一坐，誰再去換衣服？

吉　可是天氣很涼，不換，也應該加一件。——在那裏，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老太太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開右門讓老太太走出，將門關好，走到書架，取照片在手，細細的審看。將照片放囘，在房裏走了兩轉。余由右門入。）

吉　電話打通沒有？

余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內，兩人對看了一看。）

吉　（將長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後面去換一換衣服，教請你在這裏等一會。請坐。

余　（由女人的直覺，知將有有趣的談判發生，爲準備抵禦起見，先摸了一摸頭髮，理了一理裙子，選了長椅離小椅遠的一邊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眞是一個很可佩服的人，那麼大年紀，穿的衣服，比年青的小姐們還要講究。

吉　一個人甚麽都可以不講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講究。

余　爲什麽?

吉　因爲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一個人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會給他的。所以一個人對於社會，應當盡量的報答。

余　那與穿衣服有關係麽?

吉　關係大得很!因爲報答社會，有種種不同的方法。有職業的，藉他的職業，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當兵的可以替我們殺人，做律師的可以替我們打官司，做醫生的可以替我們治病。不過還有一種人，——就像我們——旣無職業，又無技能，最少也應該著幾件好看的衣服，纔不至走到人家面前，教人家看了難過。

余　(笑)哈，我明白了。愈無用的人，愈應該穿好看的衣服，對不對?

吉　對，不過有用的人，也不應該著不好看的衣服。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我們可以承認他有不顧裝束的專利，一個人，自生至死，也沒有一個時期，我們可以承認他有無須修飾的特權。假若一個女人，因爲他已經結了婚，就不管她頭髮的高低，因爲她生了兒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長短，或是一個男人，因爲他能夠謅得幾句詩詞歌賦，就不洗

清他的面孔，因為他能夠畫得幾筆山水草蟲，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襪筒，那都是社會的罪人。

余　這樣講，恐怕我們都是社會的罪人。

吉　你？喔！（欲言而止。）

余　我怎麼樣？

吉　你？兩個月以前，你寃枉說我發燒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麼？

余　我寃枉說你發燒？

吉　自然是寃枉。什麼溫度三十九，脈跳一百多，那都是你造的謠言，——是的，完全是謠言。——不過我很感激你，假使沒有你的謠言，我如何能夠住到兩個星期？喔！那兩個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兩個星期！（嘆。）嗳，無論怎樣，不會再有的。

余　（回想到那時的景況。）是的，也不知說了多少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說話的病人。

吉　是的，那都是些極眞誠，極平常，極正當的話。為甚麼平常我們不能講？為甚麼要男人

裝了病，方纔可以講？爲甚麽女人聽了，一定要寃枉說他發燒？要是現在我說你眼睛生得怎樣的動人，嘴唇怎樣的可愛，你會裝做沒有聽見，把我的額角摸一摸，枕頭擁一擁，說一聲：『現在歇一會兒吧。你說話說得太多？』社會眞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這一類的話，有甚麽說不得？爲甚麽現在不能說？

余　因爲——因爲你現在不發燒！

吉　你怎麽知道我不發燒？我一年到頭，沒有一天不發燒。你要不相信，你現在替我試，一試。（仲手放在長椅邊上，余從長椅那一邊，移到這一邊，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後用右手把脈，同時看左手上的腕錶。約數秒鐘無語。）我病的時候，說了很多的話，是不是？

（余點頭。）說了些甚麽？

余　（余將手縮回。）你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社會，男人尤其可憐。除了賭錢，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點意情。所以你一個星期要打一次牌，一個月要裝一次病。

吉　對呀！這像生病的人講的話麽？——發燒不發燒？

余 （猶豫。）七十七次。

吉 可見得是說謊。

余 爲什麽？

吉 因爲你就沒有數！

余 喔，一個人可以隨便說謊麽？

吉 自然不能『隨便。』不過我們處在這個不自然的社會裏面，不應該問的話，人家要問，可以講的話，我們不能講，所以只有說謊的一個方法，可以把許多醜事遮蓋起來。

余 我們從小就知道，說謊是不道德的。

吉 道德是沒有標準的，隨時代隨個人而變的東西，平常『所謂』道德，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

余 這樣說，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

吉 世界上祇有髒的習慣是壞習慣，醜的行爲是惡行爲。

余 所以什麽謊都可以說，祇要說得好聽。做賊，賭錢，都可以做，祇要做得好看？

吉　一點都不錯。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做賊同賭錢的時候，大半都是不十分雅觀。說謊，說得好的人很多，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　我向來不說謊，你說我說謊，你有什麼證據？

吉　對呀！所以佩服你的緣故，就是因爲拿不出證據來。不過一個人說謊說太多了，總有一天，轉不過灣來，要露出馬脚來。

余　我從來不歡喜說謊。

吉　好吧，白說是沒有用的。我問你一件事。

余　什麽事？

吉　老太太替你做媒沒有？

余　（著急。）你不應該問這句話。

吉　爲甚麽不應該？

余　因爲這一類的話，連自己的父兄都不應該問，問朋友更加不應該。

吉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過你知道不知道？一個人的婚事，從前，是父母專制，現在因爲用

不著父母去管，所以用不著父母去問。（吉先生的意見，以爲婚姻的事如其不要人幫忙則已，如要幫忙父母應該是最重要的人物，現在所以不要他們過問，一則因爲他們專制，一則也因爲他們不能幫忙。這一層似乎還沒有人見到，所以附帶聲明。）但是現在的婚姻是朋友專制，要想結婚，非靠朋友幫忙不可，所以你說朋友不應該過問，是完全錯誤。

余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對你說。請坐。（兩人同復坐下。）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老太太同你講了很多的話，是不是？

余 是的。

吉 她說到我不想結婚的話沒有？

余 說了很多。

吉 你知道，我不想結婚。

余 爲甚麼不想結婚？

吉　因爲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

余　這樣說，還是不結婚的好。

吉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　陪你做甚麽？

吉　陪我不結婚。（走至余前，伸出兩手。）陪我不要結婚！

余　（爲他兩目的誠意與愛情所動。）可以。（以手與之。）

吉　給我一個證據。

余　你要什麽證據？

吉　你讓我抱一抱！（釋其手，作欲抱狀。）

余　（走開。）等你再生病的時候。

吉　不過我的母親告訴我，說你已經答應了做她的姪媳婦，那怎樣辦？

余　（得意。）那沒有甚麽，我的父母不願意我嫁給醫生！

吉　對，我知道，我們是天生的說謊一對！（趁其不防，雙手抱之。）

余　（失聲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門，僕人由左門，同時驚慌入。吉已釋手。）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事？（余以一手掩面，面紅不知所言。）

吉　（走至余前，將余手取下，視其面。）什麼地方？刺了你沒有？

老太太　什麼事？什麼一回事？

余　（呼了一口深氣。）喔，喔一隻馬蜂！（以目謝吉。）

聶嫈

郭沫若

第一幕　濮陽橋畔

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爲廚場，後半爲內室。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向的生意眞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分可拿夠了。

女　姆媽，你那怎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呼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又會丟你甚麼面子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青的時候，我的爹爹還在，他一天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務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了，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原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囘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吃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漢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聶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候你不是還送了他一枝桃花嗎？

女　（羞紅起來）我從今天起就照媽的意思做罷，我甚麼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也把我當成妓女！

母　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敎你，也是爲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爲我做甚麼，你老母親如果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你那說來，是在咒我早死啦！

（少女無語，，拖去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　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了甚麼人在看待的呢？我是你的親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

（濮水中遊船盪槳聲由遠而近，同時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老媽索酒。）

遊人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　（起去應付）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遊人　在這河裏面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鬬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眞沒法。

遊人　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好了，請了，這是酒錢。

母　謝謝你。

（遊人退去酒家母復回廚中紡車。水中發槳聲與歌聲又由近而遠：）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總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線子，連半鋌也還沒有紡好。……哎，這如今的女人們眞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家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有法子。……

（聶嫈年可二十四五，着男裝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店去。）

（酒家母見聶嫈，躊躇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就從韓城囘來了嗎？

嫈　（疑惑）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嫈。）

母　哦，你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囘來了嗎？請坐，請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餓了，春

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揖聶嫈就坐，少女在廚下準備。）

嫈　（疑惑不定地）　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喲，怎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嫈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從齊國的軹深井里來的。

母　是呀，這我們前回就曉得的了。我問你的是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姆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　（呆覷着）　哦哈，眞個是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不想出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是軹深井里的人走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啦。

嫈　媽媽，眞的有那樣的人來過嗎？他是不是單名叫着聶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因爲天氣熱起來了，還留了一件衣裳的包裹在這兒，說等囘來時再來取。春姑，你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春姑走入內室。）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來，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正在我們這兒打尖，不想出他們總是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那位聶先生是你先生的甚麼人呢？兄弟？

嫈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相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的要比他清秀一點。

嫈　我們是一胎生下地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連父母都有時認錯的。（春姑捧衣包出，嫈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母　怪不得，怪不得。好。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嫈　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吃些饅頭。

女　好的：今朝剛好纔蒸得有一籠肉心的饅頭。（到廚下檢饅頭來。）

母　稍微喝點酒不要緊罷?

娭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那眞難得。前回的那位聶先生也不喝酒。像我們這個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的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風氣很不好，沒有女人和酒是沒有天地的。像這兒的濮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搖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嫈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吃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了這個樣子了。

少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爲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拿去賣了。

母　嗳喲，你眞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聶嫈）先生，你要曉得，我這個丫頭是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是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甚麽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誰個肯要呢？

少女　沒人要也不要緊，我就餓死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的。（退去紡起線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鬬氣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一點客

氣也沒有。

嫈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眞是很眞率。

母　噯喲，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爲令弟聶政先生，褒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顚倒了。一時對我說要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等聶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向連紡線子也沒心腸呢。

少女　姆媽，要你纔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甚麽？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的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了，請他作個主，等聶先生收你去做個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回向聶嫈）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嫈　（含笑地）那有那樣的事體。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媽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麽地方你可曉得麽？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了，沿着這濮水河的上流走去，有一里路的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却不見

出來了。

嫈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裏去探問去。

（細細地吃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濮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攜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於階上。）

幼女　（向酒家母女哀願）媽媽姐姐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隻曲子麼？

母　你很會唱的嗎？

幼女　會的。

母　好，那就請你們唱一隻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漆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呑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獠。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眞好，眞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麼？

嫈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酒家少女亦新添饅頭一盤如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姐姐。（取饅頭兩枚授盲叟。）爹爹，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　（盲目中流出些眼淚。）啊，眞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來，一點東西也還沒有吃

過的。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就和秋天的雁鵝一樣，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牠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的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很多的了。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曬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餓，免不掉要寒，但我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給小鳥兒唱出歌聲來的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了曲子。那時候眞是再開心沒有的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是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那一天眞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聶嫈　（忙向盲叟探問）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　（同時）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廷上接見一位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齊國？

幼女　不是，是秦國呢。

盲叟　唔，秦國。管他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廷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是衞兵。保衞得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闖到朝庭上去，衞兵擋也

擋不着他，有的只以爲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庭。但他一上了朝庭的時候，他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

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啦——仗着寶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跑去。他一劍就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跑去抱着右手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酒家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麽樣了呢？

酒家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嗎？

盲叟　那個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個人，其餘的人駭得駭呆了，駭得駭跑了。呆了的看着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甚麽——說了些甚麽你還記得麽？（回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的是那一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家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家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去了，一個面孔割得不成個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纔倒下去死了。

（自己也倒了一下）

聶嫈　（哭叫起來）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

（餘人均驚愕無所措）

盲叟　（回向幼女）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

幼女　爹爹，是一位先生呢。

聶嫈　（如前）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他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懸着告示在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呢！萬一果眞是令弟的時候，那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聶嫈　是的，他就是顧慮着我，所以纔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前三年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爲我們母親還在，所以我兄弟沒有立地許他。這回他又顧慮

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畫出圖形來尋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遠沒有人曉得嗎？——啊，二弟喲，二弟喲！我英勇而可憐的二弟喲！你姐姐隨着你來了！你姐姐隨着你來了！

（起身欲行，酒家母挽勸之。）

盲叟　哦，姐姐！

酒家母　先生，你是發了癡嗎？你是發了癡嗎？

聶嫈　哦，媽媽，我糊塗了，（探纏金付賬）這是我的饅頭錢。

酒家母　不是說錢的事呢，你一會兒哥哥，一會兒姐姐的，你發了癡，要往韓城去尋死的嗎？

聶嫈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甚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裝束，但是我實在是個女子。我這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嗎？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耳墜眼的。你再看我這頸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　（點頭）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酒家母　啊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走的了？你一個女人要走多麽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很擔心呢。

聶嫈　那倒不要緊的，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我是不怕甚麽的了。人到連死也還不怕的，還有甚麽可怕的呢？

酒家女　（始終掩泣着至此始進前挽着聶嫈）姐姐，你可許我稱你是姐姐麽？——姐姐，我要跟你同去？

聶嫈　（靜鎭地）爲甚麽呢？你這怎麽能夠呢？

酒家女　能夠的，我要去跟着姐姐去一道死！

酒家母　噯喲，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淸醒的。我的心是已經許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我就替姐姐做個了頭，陪着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

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定要去的嗎？

女　是的，我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的呢？你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姐姐一樣改換男裝的。（取聶政衣示聶嫈）姐姐，聶先生這套衣服好讓我穿罷。

聶嫈　（躊躇着）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甚麼不可吧？

聶嫈　你丟下你媽媽一人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己是連父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　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一家沒有一個人扶持，要全靠一個女人撐紮呢……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

你去。萬一死的果是聶先生，那你也可以成爲有名的烈女。萬一死的不是聶先生，那你將來如能夠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麽？

聶嫈　（躊躕着）那怎麽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躕。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她罷。

聶嫈　（仍然躊躕着）……

母　不用躊躕罷，好，我們大家進房裏去。（引聶嫈前行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着三人進去）

盲叟　（自語紓徐地）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說不多也有好幾十組，但再沒有今天遇的這樣奇特了。古時侯有甚麽娥皇女英的故事，但今天的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來還要趣得十倍呢。兩位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

就專心唱出這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義了。……好，再吃一個饅頭罷。（又吃起饅頭來）……

（從水中歘然復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 （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頭露，君是春之陽。』（憂聲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殺死得那兒的一位國王，再來割破自己的肚子啦。哎，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呀。……

（聶嫈及其他諸人由內室走出。）

酒家母 （向聶嫈）先生——啊，還是叫甚麽的好呢——

酒家女 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 好，先生，我這個小兒就讓給先生管束。先生要叫他死也儘管叫他死，要叫他生也儘管叫他生，他能夠隨着先生生死他是不枉生了一世；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鷄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就請了。

酒家女 （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姆媽！……

聶嫈　（躊躇着）噯，我看春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酒家母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的呢。

酒家女　（振作起來）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的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韓城。

女　（向聶嫈）好，姐姐，我們就走了。

（聶嫈微微點頭，被春姑攙扶着，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人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聶嫈與春姑行至橋頭，回過頭來向衆人默禮一下，向橋上隱去了。）

盲叟　（佇視有頃）啊，去了，去遠了，連脚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好，我們怕也動身走了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走了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酒家母　（蒼涼地）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 （勁起步來）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離開，誰個能夠說，我們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攜其手，徐徐向左手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母呼喚他們轉來。）

酒家母 彈琴的老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麼。

（幼女又徐徐引叟轉來。）

酒家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當做是我的女兒一樣罷。啊，我是不能離開你們。

（急燥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

（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閉眶眼淚。）

——幕徐徐下。

（閉幕時，淺水河中的歌聲：）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第二幕　十字街頭

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時聞雞聲。

聶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於屍旁，鼓着鼻鼾。屍後插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刺相俠累，自毀面屠腸，不知姓氏，爰暴之市，國知者賜以千金。」

有個有幌逢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懸掛牛角一隻，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從幌逢中走出。

衛士丙　丁，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了的一樣啦。

衛士丁　（打了幾個阿欠之後）半夜交一次班，也難怪得呢。

衛士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去。（以脚踢甲，甲翻一個身，仍然睡着。）喂，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甲不應。）

衛士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衛士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該臭的了。

衛士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苦我們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難看——

衛士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以脚踢乙。）

衛士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衛士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然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搓了搓眼睛。）

衛士乙　啊，駭死我了！

衛士丙　你怎麼的啦？

衛士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衛士丙　噯呀，又是夢！

衛士丁　夢見甚麼呢？

衛士乙　我夢見他（指聶政屍首）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睖着兩個眼睛，兩個眼睛就給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起來便來壓在我的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來了。啊，好不可怕！好不可怕！

衛士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眞沒王法，兩個人都睡得像兩條死猪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甚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衛士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衞士乙　啊，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衞士丙　噯喲，你們的膽子眞大！就殭了屍又怎麽樣呢？

衞士乙　怎麽樣？駭得先跑的總是你。

衞士丙　我？假使殭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衞士乙　噯喲，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來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尊駕呀？

衞士丙　（惱羞成怒的光景）我就駭跑了，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連脚也動彈不得的，總要好一點啦。

衞士乙　甚麽？甚麽狗東西？（兩人欲相搏的光景）

衞士丁　（從中排解）好好的朋友，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衞士丙　我並沒有指名駡你。

衞士乙　你敢指名駡我！

衞士丁　（推乙入帳篷）好了，好了，你請進帳篷去再睡一下罷。（回頭又去搖醒甲）還有這位家伙。喂，喂，朋友！我們交班了。

衞士甲 （朦朧地醒來）交班了嗎？好，好，讓老子在帳篷裏去睡一覺。（跟蹌入帳篷，移時帳中鼾聲大作。）

丁 （向憤悶着的丙）喂，怎麽樣？還在嘔氣嗎？我們在那兒去坐坐，講點閒話罷。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再難乎爲情不過。（引丙坐在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屍）——唉，不錯——眞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的話上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使穿着一件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麽？他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眞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點靈敏，嘴上又沒有一根髭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爲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纔做得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 （猶有餘憤的樣子）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寡白的啦。不過要說他是瘋子，他講的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見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議論呢。他說

他和韓王和宰相也並沒有世仇，他要殺他們的只是他們不該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無論是那一國的，無論是那一種人，他都要殺的。他說我們生上地來都是一樣的人，爲甚麼他們做王做宰相的人，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而他們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們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輩子還是得不了好穿，得不了好吃呢？他們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收到他們自己的倉庫裏了，我們墾出來的田地成爲他們的田地，我們找出來的錢成爲他們的錢，甚至我們的性命身體都成爲了他們的，他們要我們生我們纔能生，他們要我們死我們就不得不死。我們又因爲有了他們纔生出了許多的戰爭，今年替他們去打齊國，明年又替他們去打楚國，不去打來，不管打勝了也好，打敗了也好，享福的還是他們，受罪的是我們百姓。我們仔細想來齊國的人和楚國的人不都是我們的兄弟嗎？我們分甚麼齊？分甚麼楚呢？就是因爲有了他們，因爲他們享着福不想丟手的原故。他這樣的話不知道還說了多少，他最後勸我們掉頭，大家提着槍矛回頭去殺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們殺乾淨了，天地間沒有一個王，沒有一個宰相的時候，然後纔得到太平呢。你看他這些話不是很有條理的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呢。你要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兒的人爲甚麼要自殺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反趕來了，他看火勢不好，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要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嚇，這一點却是不能了解。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已不說出眞名來就是了，爲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耳朶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國王和宰相，他自已一時又怕死，因此囘不過本性來，便瘋了去了的。你聽我說一件故事給你聽罷。我家裏的鄰近有過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囘他囘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看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的，脚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板上的呢。但這也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地，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銅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

這明明是自己咬的，因爲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口能夠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呢。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明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餘了，甚至想咬她想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不知咬的還是自己，弄死的還是自己呢。

丁　你這說來，倒眞果和這凶手有點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眞是漂亮呀，無論甚麽人看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理良心地說一句話：我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淸淸白白的啦，我只要一把眼睛閉着的時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𡟲，還有甚麽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家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

時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有一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是你所說的，他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子上加的一刀那也很有思想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爲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再來殺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姐姐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唉，一定是美人的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　（接連幾個呵久）啊，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今朝送豆飯的人不是來得很早的嗎？

丁　（隨丙所指處望去）唔，那是甚麼人？（驚愕狀）啊，見鬼！見鬼！（向左手逃竄）啊，眞的殭了屍了！

丙　（亦隨之而逃）啊，趕上來了！趕上來了！

（兩人向左手逃下）

（聶嫈與酒家女着男裝由右手匆匆上。）

嫈　（從後呼喚二衛士）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兇手是放在那兒的嗎？（兩人無回應）……，哎，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甚麼見了我們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殭屍的話呢。

嫈　（悲抑）我怕死的終是我的兄弟罷。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確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給遊魂一樣了。

女　姐姐——啊，這稱呼又弄錯了——你聞着甚麼氣味沒有？

嫈　的確是像有些怪氣味呢，在那兒天蓬裏面就放着了屍首，也是說不定的。

女　（見聶政屍）啊，那可不是屍首？

（兩人趨赴屍側檢視，女唸牌上文示。）

嫈　（哭）啊，是他，是他了！（抱聶政屍）

女　（亦哭）你怎麽會知道呢？

嫈　我怎麽不會知道呀！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呀！不僅是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紋路我也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麽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痛哭不能成聲）

（將聶政屍首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幘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裝衣來，將男衫和巾幘替聶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嫈　（一面替聶政穿衣，一面哭訴：）你看他這樣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毀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喲！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呀。因爲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甞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兇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要找着你的姐姐的罷？啊，你怕你的姐

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世上還想嫁人的嗎？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喲，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　（把聶政穿殮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啊，姐姐，我心裏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執劍欲自刎）

嫈　（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呢。

女　我來正和姐姐一樣爲死而來的呀。

嫈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嗎？並且呀，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嗎？

嫈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佈出來，使天

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汚吏也知道儆戒。妹妹，你眞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囘去的呢。

女　（無言）……

嫈　其次呢，妹妹，你旣是眞心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於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地撫養成人，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愛是十分感激的。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嫈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慮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曾離過母親的旁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爲母親老了，不肯把身子來許給朋友。直到這囘母親死了，他纔來這樣爲朋友死了。妹妹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爲他死，囘去等母親過世之後再死不遲呀。

女　（仍然無言）……

嫈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妹妹，你聽我相勸罷。

女　（堅决地）姐姐，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爲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潰湧）姐姐，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嫈　（驚愕）啊！（奪劍擁少女於懷）你這是何苦呀！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姐姐報仇，就是要學我哥哥去刺殺些王侯將相呀！

嫈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兄弟是曉得的時候不知是怎樣歡喜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姐姐，那嗎，——

嫈　那嗎，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不停止，那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姐姐，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着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你走，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嫈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姐姐，那你姐姐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了，那帳篷裏面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嗎，我要請你給我一點甚麽東西做個紀念。

嫈　（抽頭上玉簪一隻使女頭髮散下）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拿去罷，這本是我母親的紀念品，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女　姐姐，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嫈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的。（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得有一千金的賞格呢。

女　姐姐，你的意思要叫我去告發嗎？

嫈　（點頭）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拿囘家去不也可以供養姆媽嗎？

女　（有怨懟意）姐姐，你以爲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爲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做賣買的嗎？同是做賣買，我要學那賣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哥哥姐姐的事情編成曲子，一路唱着賣錢，一路走囘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的呢。

嫈　啊，你眞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了。

女　姐姐，你再沒有甚麼話說了嗎？

嫈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了！

女　姐姐，……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一步一回頭地向右手走下。）

嫈　（捧心仰目一會）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跟着復走回聶政屍畔）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的罷？……啊，可是我沒中用了，我離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以劍刺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偷覘。）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的確是鬼啦。——哦，那是甚麼？（指聶嫈。）

丙　（驚愕）女子呢！怎麽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嫈前。）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　（喝聶嫈）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麽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麽呀！（見嫈不應，以矛柄觸之，仍不動。）嚇，這東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把長矛放下，把聶嫈上半身強扶起來，嫈面色已慘白，眼皆均已緊閉。）

丁　（大駭，卽將聶嫈屍首放下，倉惶欲竄。）喂呀，打鬼，打鬼！

丙　（扭着他）鬼在甚麽地方喲！你剛纔不正在羨人家有姊妹嗎？有了你怎麽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旣是那樣相像的，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有同我講，沒有把她活捉了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體不比尋常呢！這架女屍怎麽樣處治？剛纔還有一位

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伴來打刼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干係怎麽脫得掉呀？我們快吹起牛角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罷。牛角一吹，大家一召集攏來了，問是怎麽一回事，我們怎麽答應呢？

丁　（思索）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清早有兩個刼屍首的强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下。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極，好極，待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兒手身上的衣帽要脫下來纔行的。

（二人脫乖政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眞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呀，嚇……（把軍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帳中甲乙二衛士倉惶走出，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窺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衫。）

衛士甲乙　（同時）怎麽一回事呀？喂，怎麽一回事呀？

衛士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强盗偷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强盗嗎？

丙　就是這位眞兇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兩人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駭走了那位男子。

丁　不會是駭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火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向圍集攏來的羣衆）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要開起仗火來的，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好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看看熱鬧。）

乙　我看這位女的一定是那兒手的姐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鼾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的血跡！（指着右側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麽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兎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眞是趕緊！錢還沒有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錢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位家伙跑掉了嗎？（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錢便是我一個人得了啦。

乙　無論說上天，那東西總不配分錢！

丙　不配分錢！要你纔不配分錢！別人家窩裏的雞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錢弄得到手，弄不到手還是不曉得的。你們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這兇手的姓名纔能拿錢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們的姐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姓名了，錢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呢。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嗳喲，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好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還殺死了一位。假如是遇你，你一看見她那面孔，不會把她當成殭屍，便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駭死，便會把你駭得抱頭不是路呢。

丙　眞的啦，連我們剛纔也駭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喲哈哈，「汗馬功勞」啦！眞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步聲雜沓起來。）

丁 （驚惶）喂喂，趕快再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

（三人同吹牛角。舞台中左右三衞各跑到十數名衞士來，有三名衞士長隨後，各挽弓矢。）

（衞士長之一命人拔去帳縵，將聶政及聶嫈死屍移至舞台前部中央處，各隊衞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列，衞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丁三衞士鞫問。）

士長一 怎麽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麽地方來的？

衞士丁 今天清早剛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這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的你們爲甚麽不追上去呢？

衞士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麽埋伏在這城裏面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人，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纔吹起了警號來。

衞士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的强盜和那大强盜（指聶政屍）一定是姊妹。那個大强盜的面孔我是記得的，和這個女的一個模樣呢！

（士長三人端詳聶嫈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盂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　（向士長三）你那天是在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眞可惜了呢！（回頭叱乙丙丁三人）你們爲甚麼沒有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那兒去了？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　（同發嚴烈地，）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惶惑極了，各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奴材！三個人殺一個，會把掉他逃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退出衆人圈外，在四處檢尋蹤跡）

士長一　你們眞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材，輪姦了這位女子，把逼她死了，他們想出一個圈子來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褻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位奴材綁了！

（乙丙丁三衛士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衆人簇擁上前捉縛之。）

士長三　（叫出）啊，我弄出了一些踪跡了！（指出右手一帶血跡）逃走了的一位一定是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其他士長二人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那前面是應該有的，但却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唉，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是有强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一個女人，他們弄出囫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眞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眞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手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人均驚託，偏站着舞台左側。）

（衛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着。此時少女面上已經慘無血色。）

衛士甲　（至三士長前，把少女投在地上，偃伏在聶嫈與聶政屍間。）哈哈，我把這逃走了的一位强盜捉來了。

士長一　（叱退後跟來的羣衆）那些閑人來做甚麼？（顧左右）快給我趕下去，趕下去！

（諸衞士上前用矛頭亂打，羣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殆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衞士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負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的力氣了，我捉着他，他就給拉死牛一樣拉來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二人）讓我們趕快審問他一下罷，

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死的光景了。

士長一二 (同時)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了。

(走至少女前，用弓將少女掩埋着的頭挺起來，)

士長三 喂，你這沒王法的奴材！你們到此地來不消說是要來偷屍首的了。(少女搖首)你就要推託，也推託不來了。我簡簡單單地問你，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兇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少女 (很低抑地) 你問他嗎？他是軹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 (同時失聲叫出) 哦喲！有名的大强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少女 (同前) 這是他的姐姐聶嫈。

士長三 (同顧二士長) 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回過頭去) 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麽死了的？

少女　（同前）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手的勇士又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這一定是他自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火嗎？

少女　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少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的心跡的，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使我這樣衰弱了下去。

士長三　那嗎我要問你，聶政為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少女　（稍稍豎作起來）你們還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嗎？……你們假如曉得如今的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為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藿羹，就是因為有了國王，那你們就曉得他為甚麼要殺你們的國王和宰相了。生下地

來同是一個人，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漸漸又衰弱下去）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抬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罷。

士長三　哼，你們講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一本書背上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少女　（十分低抑）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為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少女　（含恨的神色厲聲叫出）向你們介紹得一位眞實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　（同顧二士長）這東西和女子一樣倒很倔强。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　（同時發出滿意的嘲笑）嚇嚇，嚇嚇，嚇嚇……

少女　（痛憤欲絕）啊，人的良心呀！姐姐，姐姐，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眼睛閉下，淚頭墜哭吼起淚來。）

士長三、（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喂，喂，好漢，怎麼樣了？

少女、（把眼睛睜開一下，又昏昏了去）。……我可愛的……英雄喲……哥哥……哥哥……哥哥……

士長三　（如前）喂，好漢，怎麼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嗎？你是他的孌童嗎？……喂，你到底是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呢？

少女　（又甦醒轉來）……濮……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抑）……

士長三　「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少女　（眼睛緊閉）……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幾下）。

少女　（痙攣了一下，死去）。……

士長三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接連又把弓拉送了好幾下）哼哼，已經死掉了嗎？（把弓取脫，少女

倒在聶嫈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插穿衛士長的胸部，衛士長倒地死。）

衛士甲 （揮拳大呼）啊，朋友們！我們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呀！（猛烈地執其餘二衛士長頭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皆死。）啊，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良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進山裏做强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强盜去！我們做强盜去！……

（衛士們爭前舁聶政聶嫈，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手下場。）

（舞台上只剩着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乙丙丁三衛士。）

衛士乙 這一千兩銀子的賞格，總該我們分用了罷！

三人 （同笑）哈哈，哈哈，哈哈……

荊軻

顧一樵

劇中人：

荊軻

高漸離（善擊筑者）

酒店母女

秋紋（美女）

燕太子丹

秦舞陽（十二齡童）

蒙嘉（秦王寵臣）

夏無且（秦王待臣）

狗屠

樊於期（秦將）

田光（處士）

美女三四人

御者

秦王政

秦廷侍臣數人

第一幕

地點　燕市某酒肆

時間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酒店母女在場母事烹飪女拭桌椅）

女　（望天空時，紅日已上三竿）媽媽，菜快做好了吧，你看時候已經不早，他們也快來了。

母　（端著熱騰騰剛盛出的一大碗肉放在一邊）天氣漸漸熱起來了，菜稍爲涼一涼好按酒。（望一望初夏的陽光）對了，時候已經不早，他們快來了。巧兒，他們說還是常來的三位先生一起喝酒吧；那麽還在那邊常坐的桌子上擺起盅筷來吧。

女　（取盅筷擺放）媽媽，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殺狗的張三爺同彈琴的高大爺我都從小就認識；倒是那位什麽慶卿荆卿，很有些奇特。

母　聽說荆卿是齊國人，有人又說是衛國人，他自己好像說是從魯國來，我也莫明其

妙。那天私下向張三叔打聽，張三叔說這位荊卿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眞是在我們全燕國都找不出這樣一個人呢！

女　（詫異露景仰意）媽媽，我一向只看出這位荊大爺喝起酒來洪量不凡，正不曉得是這樣一個人才呢。

母　巧兒，正是，你怎麼不知道？你聽人家都稱呼他荊卿，不說荊大爺荊二爺的。他們說這是尊稱，我也弄不清楚。

（荊軻狗屠歡笑上）

狗屠　王大嫂，狗肉煮好了吧？這隻狗肥胖得很，多加些作料，一定很好的。

母　張三叔，剛煮好盛了出來，正候著你們來呢。

狗屠　（鼻嗅幾嗅）對了，不差，香極了，香極了！

荊軻　（笑）哼，老張，你天天吃狗肉，怎麼還饞得這個樣子！

女　（將一大碗狗肉端將過來放在桌子中心）

狗屠　好，好，好，巧姐兒，快給弄一壺酒來先喝著。

（女取酒下）

荆軻　高漸離怎樣還沒有來？他從來不晚到，我們何妨等他一等。

狗屠　（已經動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肥肉）

荆軻　哼，你眞是見了狗肉，就不由得自己作主。

狗屠　（肥肉已經放到口邊，忽暫停作答）哈！哈！荆軻，你別說我了，你還不是見了酒壺就由不得自己作主！（說完，趕快把肥肉放進口去，塞了一滿嘴。）

荆軻　（視狗屠狂笑）

（女持一酒壺上）

荆軻　（接酒壺自斟一杯，一飲而盡，飲盡狂笑。）

（高漸離攜筑上）

荆軻　漸離，怎樣來晚了，莫非半路上遇見了什麼天仙美女，又害你彈了一回曲子？

高漸離　（坐定）那裏彈曲子！剛纔走過城心，中街有一大羣書獃子聚在那裏鬧作一團。……

狗屠　管他們什麽！他們只會嚷得好聽，連打架都打不起來呢。

荆軻　那麽這班只曉得死讀書，連打架都不會的人到底在鬧些什麽呢？

高漸離　你們猜鬧些什麽。有些說秦國出兵山東伐齊攻楚，燕必不免！非趕緊想法『合從』不可。有些說約三晉連齊楚再媾匈奴鬪秦，方可挽救於萬一。有些說『合從』之計，曠日持久，現在韓王被虜，兵臨趙都，禍在旦夕，惟有士激勵氣，以死報國。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故此鬧作，倒好像眞正秦兵打來了一般。

荆軻　秦國實在太霸道了！（長嘆一聲，連飲三杯，飲罷忽放聲狂笑，顧狗屠說）老張，怎麽聽呆了？咱們還是吃狗肉要緊。

狗屠　（忿忿）正是，狗肉好多了，那些無法無天的秦國人還配不上動我老張的屠刀呢！

荆軻　漸離，趕快痛飲幾杯再說，現在時勢亂得這樣，我們更應該喝一個痛快淋漓。秦國強橫，又那裏嚇得了酒燒熱了的心腸！

高漸離　（連乾數杯）好酒！好酒！

屠狗　（向高）今天狗肉特別有味，香極了，你也多吃些。

（巧姐又換了兩壺酒來便下）

荆軻　好，正用得着。（狂飲）

（三人對飲，高漸離始擊筑）

荆軻　（拍案起立，驚叫一聲，走數步，立定，起始放歌。）

盤有狗肉，
樽有美酒；
英雄滿座，
聽我狂歌。

白雲漫漫，天日無光，
誰人知道我心傷？
酒入了愁腸，

澆遍塊壘，
燒熱了我的胸膛。

朋友啊，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劍在哀鳴——
趁滿腔熱血，
迸濺上誰家的門庭？

（拔劍起舞）

像不羈的西風，
掃落葉，
捲殘雲，

仗這霜芒利劍，

殺盡天下的奸雄，

（衆驚起合呼）

殺盡天下的奸雄！

（荆軻就座）

朋友們；

有酒須當醉，

更進一杯！

狗屠　好；痛快！痛快！

——（轉身見巧姐兒）——怎樣你也聽呆了？（稍停）噲，要眞是外國人打來怎麼樣？

女　眞的嗎？外國人要打來麼？我既不會喝酒又不會放歌，那便如何是好？

荊軻　（忍不住笑起來）哈哈，聰明孩子，原來喝酒放歌還有這等好處！

女　反正我怕……

（樊於期上）

樊　有酒賣沒有？（口音稍異）

女　（驚起）分明是外國人口音，我怕……（女下）

荊軻　（突如其來地問）將軍是否從秦國來？

樊於期　（驟驚，旋卽鎭靜。）我本秦人，亡命來此，請問足下怎樣知道那麼清楚？

荊軻　哈哈，我不過聽說有一位樊於期樊將軍從秦國來，剛纔聽出口音，故此冒昧一問罷了。

狗屠　（拔刀）什麼秦國來的奸細？待我結果他的性命。

高漸離　老張，慢來。秦王無道，樊將軍因得罪逃到我們燕國來，我們只是同暴君作對，正應該同樊將軍同情，怎樣反而害他？

樊於期　我本來是亡命的人，因慕燕太子丹賢，特地來歸。蒙太子丹寬洪收容，眞是難得。當我渡過易水的時候，我已經把我的頭顱獻給貴國人了，素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所以我儘可死到這裏來。

高漸離　但是將軍總要仔細纔好。剛纔聽說秦王重價購將軍首，眞得留神你的頭顱纔好。

荆軻　嗳呀，好一個秦王！

樊於期　唉，我現在還能活着，無非仗著太子丹和燕人的高義，我又何必怕呢！

狗屠　對了，不必怕，我不殺你。（將刀放下）好朋友，我們一起喝酒怎樣？

（四人皆入座）

（巧姐正探望）

狗屠　巧姐兒再添付盅筷多提幾壺酒來。

（巧姐上便下）

（四人對飲）

樊於期　（指筑）這是什麽樂器？

高漸離　這叫做筑。

樊於期　很像琴呢。請問怎樣彈法，

高漸離　用竹打著就是了。（說完撃起筑來。）

狗屠　荊卿，再喝幾杯怎樣？

荊軻　（連飮數杯，猛擲杯，悲歌。）

我痛恨强秦，

我痛恨强秦，

張開血盆似的巨口，

要把六國一氣侵呑。

誇什麽豪傑之士！

說什麽血氣之倫!
眼看着:
秦兵像疾風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濱。
要刼掠燕人的子孫,
要盤踞燕人的祖墳!

樊將軍,
你自來西秦,
秦王一心一意只貪求,
懸重賞購你的頭。
好朋友,
更盡一杯忘憂酒。

剷除天下的兇邪，
果是誰的職守？
趁胸有餘燼，
趁血有餘溫，
朋友們，
且開懷痛飲！
且開懷痛飲！
（歌罷樂止，荆軻高漸離對泣，旁若無人。）
樊於期　（驚異問狗屠）怎樣他們忽然愁傷到這種地步？
狗屠　眞是酒入愁腸化作淚，這也難怪他們！
樊於期　（稍猶豫旋與辭）那麽我可要先告辭了。（向荆軻高漸離致禮，荆軻高漸離
不稍理，泣如故。）
狗屠　我也已有醉意，一起走吧。

（樊於期狗屠下）

（女閃出見二人對泣，驚愕莫名其故）

（田光僂行上）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田　荆卿在這裏麽？

女　（指荆卿）是，荆卿在這裏，剛喝了半天酒，恐怕醉了呢。

田　（走近荆卿一目光發怔，若有猶疑狀向女問）是荆卿麽？荆軻（猛起立，拭淚，繼以狂笑，一忽發覺）原來田處士來此，一起喝幾杯酒怎樣？

高漸離　田處士久違了。今天喝多了，恕我下次再奉陪一醉。

（高漸離下）

（女取酒上，）

荆軻　田處士我先敬你一杯。

田光　（坐定漸沉靜）壯士我也敬你一杯，願此杯酒，滅彼朝食。（各飲盡）

荊軻　處士怎樣奮激起來，莫非秦兵犯境，危在旦夕麽？

田光　燕弱小不足抗，然而亦亡不足惜！獨根暴秦之興，啓萬世之亂源耳。

荊軻　那麽計將安出？

田光　現在秦已虜韓王，南伐楚，北臨趙，『合從』也來不及了。唉！（四顧左右）……當然秦燕不兩立！……

荊軻　（注睛傾聽）

田光　荊卿，光與子相善，舉國盡知……光已老弱，無能爲力，太子丹竟以國家大計相商，光不揣冒昧，已經舉薦壯士，請趕緊到太子宮中走一遭何如？

荊軻　謹受敎。

（二人相對半響不語）

田光　事急矣，沒有犧牲，那有代價！

荊軻　（思索）

田光　（起立）壯士，請從此行見太子，勉圖大計怎樣？

荆軻　國家大事，駑下之才恐不足任使。（露不欲卽行狀）

田光　（猶疑半響旋若有所決）那麼，荆卿，請從此別！

荆軻　何爲乎匆匆？

田光　壯士勉之！……（急拔劍）……荆卿，別了，請告太子，國家大事雖死不泄矣！（霎那間舉步作欲行狀，乘勢自刎死）

荆軻　（驚愕，不泣不笑）

（酒店母女趨出，見狀驚號。）

荆軻　（拔劍雜舞，狂笑）

（幕落）

第二幕

地點　上舍——荆卿居所

時間　同年初秋

（荆卿秋紋及美女三四人在場）

（啓幕歡笑聲雜作）

（荊卿坐軟椅上，秋紋抱琴側坐）

（秋紋奏琴，諸美女起舞。荊卿含笑擊拍。）

荊卿　（歌）

　空氣何芬芳，

細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醋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你們的繡裳凌亂，

像是風裏蝴蝶。
你們的倩影翩翩，
像是殘春花謝。
（衆和）
花謝，花謝，
且看秋風黃葉！
卿在鼓琴，
我在低歌，
誰說良朝勝景，
任他等閒蹉跎？
（衆和）
跎蹉，蹉跎，
怕你壯年虛過！

空氣何芬芳，
細樂何悠揚，
我似醉醺了醇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荆軻　好好，舞得好。你們也累了，歇一會吧。晚上我們在葡萄架下趁着月色擺起酒來鬧一個整夜好不好？

秋紋　荆卿，你剛纔不說這兩天來心上不知着急什麼悶得慌麽？初秋的天氣，晚上葡萄架下着了涼不大好呢。我看要喝酒還是上碧霞閣，那裏點起各色的燈來，觀着月色，也是最好不過的。

一美女　正是秋紋姊的話一點不錯，今天清早我到後花園，已經發覺冷氣逼人，夜來想必更涼了。

荊軻　秋……秋到了！

（顧衆美女）好，那麽回頭再說吧。我這時候覺得有些不快，就在這裏午睡了。

（衆美女下）

秋紋　論理你也該多休息休息了。這兩天我看你神思怪不好的。

荊軻　唉！眞是，秋天到了！

秋紋　（將欲退下）

荊軻　（瞥見秋紋欲下）停一會走！我心裏悶得慌？你替我彈一曲秋聲歌怎樣，你纔說到秋天纔肯彈，現在可以彈了。

秋紋　今天你不舒服我不彈那個，那個調子太凄涼了。

荊軻　不要緊，我心裏不舒服，纔惦念著聽那個調子呢。（略哼音調）是不是這樣的？你彈著聽我唱怎樣？

秋紋　你還是休息休息再說吧。怎樣又要唱起歌來。

荊軻　不要緊。你說淒涼我說纔悲壯呢。

秋紋　（彈琴）

荊軻　（歌）

聽，聽那竦竦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園庭！
秋紋，我們將像彩雲，
橫被衝散在那天空！

我愛你的琴聲哀怨，
像一顆顆淚墜玉盤，
我也愛秋風的蕭蕭，

像萬千士卒的鼓噪。

今朝啊，有琴歌相和，
且盡情的大家歡樂。
來日啊，我獨葬荒邱，
你獨看陌頭的楊柳！

秋天是流血的節候，
秋天是灑淚的辰光——
血染在楓樹的枝頭；
淚滴在情人的心上。

秋紋！且住了你的琴聲，

我不知何如這般惶恐。
聽，聽那竦竦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園庭！

秋紋　說也奇怪，你今天的聲音怎樣震顫得那麽利害！我這幾天總覺得你心中有事，到底爲什麽，可否容我知道？

荆軻　（强作微笑）秦兵已經打到燕國南界，禍在旦夕，愁不能同卿等常歡樂耳！

秋紋　當今世事紛紜，霸强得勢，燕國弱小，早知不免。然而人間的歡聚，又豈在畫棟雕梁，車馬輕裘，世俗的繁華呢？在深山的幽谷裏，竹林葱鬱着做了園籬，白雲繚繞着封了門牆，釀些新酒，採些鮮果，且歌且舞，抛棄了世俗，忘卻了人生，該是多麽有趣啊！

荆軻　我可以做雲間的白鶴，痛飲着酒般的朝露，澆滅我心頭的烈火。我也可以做山中猿猴，飽啖些噎人的野果，塡塞我滿懷的抑鬱。但是……但是……我怎樣孤零零獨自一個人活着呢！

秋紋　所賞爲君子歡者，在乎共患難耳。妾身久已心許，願結草廬隨君子餐風飲露終此生耳！

荆軻　哈哈，秋紋，我荆卿一介無賴，蒙你以患難相許，能不感激？但是……但是……

秋紋　荆卿，國破家亡，弱女子亦能一死殉國，但是強秦正當盛時，死亦無益，何若相偕歸隱共樂天日？春風秋雨，陰晴萬變，但在山中賞此奇景，也不寃枉。

荆軻　有美人如花共偕隱山林，幾生修到，我荆軻豈不知享此清福！秦正強盛，諸侯皆不免，何況於弱燕？但是大丈夫生當今世，豈能獨自逃到山野去偷生！我固知道雖死無益，但暴秦得勢，明知其不可遏，不免還得爲天地間存一些正氣罷了。

秋紋　（受感動狀）那麽荆卿你眞將死報燕麽？妾不肖，亦不敢存偷生之意，願先斬妾以誡偷生之士！

荆軻　深情若彼，義憤如此，秋紋啊，你眞愧殺男子了啊！

秋紋　（持劍呈荆軻，露十分堅決）

荆軻　（按劍放一邊，笑著說）——哈哈，現在大局雖然不可收拾，但還有一線的希望

呢！

秋紋（微改容，忽然高興地問）還有希望麼？一線希望在那裏？

荊軻　你知道曹沫刼齊桓公的故事麼？

秋紋　聽說過。那麼現在到底怎樣辦呢？

荊軻　現今唯一的方法，惟有持利刄，刼秦王，在生死的關頭，迫著他答應完全歸還諸侯的侵地，那就好了。

秋紋　那這非天下第一勇士不能辦。

荊軻（忽驚覺出言不愼，四顧，）秋紋，我剛纔說什麼來的？

秋紋　我們剛說著雲間的白鶴山中的猿猴呢？

（半響不語）

（一美女上）

一美女　荊卿，太子請見。太子已經來了些時，只因姊妹們多，沒有早通報。

荊軻　那麼就請太子到這裏來。

（美女下）

荊軻　秋紋，留神讓他們不必來侍候，我有要緊話同太子談呢。

（秋紋下）

（燕太子丹上）

燕太子丹　聽說有些不舒服，不知究竟覺得怎樣？

荊軻　哈哈，沒有什麼，大概是多喝了酒罷了。（荊軻談笑自若）

太子丹　（四顧）

荊軻　哈哈，今晚請太子留在上舍一起痛飲幾杯怎樣？

太子丹　荊卿，國家將亡，禍在旦夕，那裏又有心腸置酒高會？

荊軻　（故作不知問）太子到底大勢怎樣？爲什麼這樣驚惶起來？

太子丹　足下或有不知，秦兵旦暮渡易水，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荊軻　唉，臣荊軻豈有不知之理，就是太子不說，我也正打算着出發了。但是遠道至秦，無緣無故，又如何能見信於人？

太子丹　那麽請問有何方法?

荆軻　秦王緝購樊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加以燕國督亢一帶的地圖奉獻秦王，秦王一定高興見臣，然後臣纔得有以報命哩。

太子丹　（躊躇）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再一思量。

荆軻　（思索）好，好，我自有道理。

（太子丹與辭）

（荆軻送數步；復回，立定，取劍佩之身）

荆軻　好，好，我自有道理，（荆軻疾走出）

（幕落）

第三幕

地點　易水邊樹下設席置酒

時間　後一日午後

（暴風起落葉蕭蕭下。）

（燕太子丹，高離漸，狗屠陸續上。）

太子丹　今日之行，關係國家存亡，願荊軻此行馬到成功纔好。

高離漸　秦王貪，今有所獻，其勢必得所願了。

狗屠　（說笑）可惜秦王不像我那樣貪吃狗肉，否則我倒可以盡力呢。

高離漸　（向狗屠丟眼）太子，請問到底預備獻些什麼？

太子丹　吾燕督亢的地圖，已經預備了一張，打算由荊卿獻去。（取圖出示）

狗屠　那麼利器呢？

太子丹　丹已求得匕首一，藏在圖後，包管可以成功。

（荊卿持一小木匣上）

（太子丹起立相迎，各復就坐）

太子丹　這是地圖。（授荊）

荊軻　好一副地圖，白白獻於秦王。

狗屠　我想光是地圖，誰相信你畫得對不對呢。

荊軻　對了，所以我纔主張把樊將軍的頭顱一起獻了呢！好好一個頭顱那自然是千眞萬確了。

太子丹　荊卿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總不忍殺無家可歸投到我門下的可憐人。

狗屠　（若有所憶）哦，樊將軍（問高離漸）就是我們那天在此喝酒遇見的？不是險些兒我的屠刀無情砍下了他的頭顱麼？

荊軻　（舉木匣一言時露微笑）不勞你的屠刀了，樊將軍首已經在我手裏！

（闔座吃驚）

太子丹　噯呀，竟把樊將軍殺了呢！

高離漸　我原曾經警告他來的。那樣的頭顱是已經有相當的代價的。爲大局計，原也只好借重，難怪荊卿孟浪呢。

荊軻　頭顱在此，但是我又何嘗殺了將軍！

狗屠　不殺怎樣頭顱會自己跑到你的手裏來呢。

荆軻　待我慢慢講來；

就是昨天弋子走後我私自去見樊於期。我問他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又重賞購將軍首，究竟作何打算？於期仰天太息，流淚回答說『痛心徹骨之事時刻在念，但計不知所出耳』接着我把到秦國去的計劃大略告訴了，樊將軍卽刻偏袒搤腕，慨然允諾，而將軍之頭顱便隨將軍之寶劍下矣！

太子丹　（感動掩面哀哭）

高漸離　樊將軍死得好！

（狗屠方開步，忽秦舞陽上，旁若無人。）

秦舞陽　我雖則祇活了十有三歲，倒是殺人不眨眼，你可少鬧一點！

狗屠　（嘻皮笑臉說）唷小孩子來此作甚？

狗屠　我已經殺了半生的狗，哈，哈！

秦舞陽　快讓我進去，否則我秦舞陽可不答應。

太子丹　原來秦舞陽到，快請進來就座，先喝杯酒再細談。（介紹）這位便是秦舞陽，少

年英雄，特地請他爲荆卿副。好，我們一起痛飲三杯。

（衆舉杯）

太子丹　願天棄暴，滅彼强秦！（各飲一杯）

（太子丹取匕首出，向衆舉匕首）

願此利刃殲彼元兇！（又一杯）

願壯士馬到成功！（又一杯盡）

（御者上）

御者　稟太子車馬齊備，恭侯出發。

太子丹　（問荆軻）荆卿，預備出發怎樣？

荆軻　（不答）（衆相對各不語）

御者　稟太子紅日漸漸西沉，出發還請從早爲妙。

太子丹　荆卿有意出發了麽？

荆軻　（若無聞）

太子丹　紅日已將西垂，荊卿豈有意哉？可否請得先遣秦舞陽走？

荊軻　（忽震怒，起立，厲聲叱太子）爲什麽太子把這一去不回的任務派給一個孩子呢？唉，提著匕首到不測的彊秦去，明知其不生還；我之所以留者，爲著等一個壯士同行耳。今太子既然催促，就從此辭好了。（起立作準備出發狀）

（御者下）

（荊軻拔劍繞場舞數匝）

（舞時高漸離擊筑聲作）

荊軻　（歌）——（歌時賓客白衣冠陸續上，聞聲皆垂淚涕泣）

燕太子，請從此辭！

我此去拚着一死，

把萬惡的秦王刺，

雪我燕人的恥。

一年來承你知遇，
把我當上卿尊禮：
殉了馬肝來佐酒，
我今朝也肝膽披瀝！

我荊軻清貧如洗，
孤伶伶無憂無慮，
人生難得一知己，
謹把此生獻給你！

宮殿裏美女如雲，
誰個比得我秋紋？

數月來低唱淺斟，
今朝竟孤雁失羣！

秋紋！是國事迫緊；
太子的義高情深，
我挺身獨入西秦，
從此永訣了！秋紋！

燕！燦爛的故國！
謹拜別你的錦繡山河！
誰說賊人的巢窟，
不是男兒的死所？

我不管事敗功成，
把頸血且濺秦庭，
讓秦王雄心慢逞，
嗅嗅燕人的血腥！

別了，別了，朋友們，
且聽候我的好音。
漠漠河邊秋月夜，
莫忘了爲我招魂！

太子丹　壯士請了！前途珍重！

荆軻　（就車而去，臨行高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幕落）

第四幕

地點　秦咸陽宮殿上
時間　同年秋
（暴風雨，雷電時作。）
（秦王及侍臣在場）

蒙嘉　（伏地啓奏）啓奏大王：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　（大喜）哈哈，原來如此。好，召燕王使者進見罷了。
（蒙嘉下，引荊軻秦舞陽進）

荊軻　（奉樊於期頭函進）

秦舞陽　（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階色變）

秦王　好一個賊臣！

（羣臣在殿下私議）

一侍臣　這小孩子臉色有些奇怪呢。

又一侍臣　你看他渾身戰慄得那樣。

荊軻　（顧笑舞陽，前謝）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　把地圖呈上來。

荊軻　（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荊軻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不易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殿上侍臣以手共搏之。）

一老侍臣　殿下諸臣手無寸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那便如何是好！

夏無且　（以藥囊擲荆軻）

侍臣　王負劍……負劍……

（秦王以劍推之於背，遂拔以擊荆軻；荆軻負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荆軻　（倚柱而笑，旋怒目厲聲，）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秦王，盡還諸侯侵地，而所以報燕太子耳，咳，我荆軻縱不得除此强暴，但爲天地存一息正氣，雖死何恨！哈哈！哈哈！

（狂笑）

（侍臣上擁荆軻下）

秦王　（顧侍醫忽狂呼）怎樣又來了呢！這一次我可逃不了了啊！

夏無且　大王心神恍惚，恐遇邪祟，請早退息，待下臣配些九龍去邪安神藥，一會兒呈上來。（欲行狀）

秦王　（若有所見，惶懼）

（半空忽現荊軻，怒目含笑。羣臣皆愕視。秦王畏縮萬分，伏地側目上視，嚇得呆了一般。）

（隱約聞擊筑聲）

〔岳飛及其他〕

抗爭

鄭伯奇

人物：

林逸塵（二十三歲）

黃克歐（二十八歲）

沈小鶯（十七歲，咖啡店待女）

阿招（十九歲，同）

阿巧（十九歲，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A，B，C。

咖啡店主人。

羣衆（不登場）

巡捕（不登場）

時間：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點：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佈景：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窗及開放之正門。前面左方有櫃台，台傍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桌子三五張，椅子十數把。電燈初明，表示早夜光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桌而立，對客談笑。沈小鶯獨立櫃台前，俯首弄指。

主人高坐櫃台後閱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夠去呢？這裏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麽？怎麽還是這樣忙？

阿巧　（目示小鶯）她麽？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麽事還都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將就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麽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小姐呢。

客甲　（調笑）她要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麽？

阿招　（假怒）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他怪醜醜的，原來是大家的閨秀。

阿招　（笑）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桌前坐下。阿招，阿巧，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　（低聲）兩位先生要什麽？

黃克歐　喂，小林，你要什麽，人家在問你哩。

林逸塵　問你呢，偏你忙。（視單）冰琪琳……香艸……檸檬……朱古力……汽水……

……橙汁……啤酒……還是吃冰琪琳吧。

黃　好，就拿兩個冰琪琳來吧。

沈　（至櫃台旁，小聲）冰琪琳，兩個。

主人　（不快）我也曉得是冰琪琳兩個，倒底是什麽冰琪琳呢？香蕉麽？檸檬麽？你也得問個明白！

黃　（大聲）檸檬吧，檸檬吧。

沈　（小聲）冰琪琳兩個，檸檬。

主人　照呀，還得客人教給你哩！

林　（向黃抱怨）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你就趕着講了。

黃　（笑）你願意她再來麽？

林　胡說！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發個慈悲，幫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　（冷笑）女人家不敢見面子好一點，噯喲喲，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呵呵，阿招還沒有吃大菜，先喝起西洋醬油來了。

阿巧　阿招，不要理他，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招，阿巧，同至櫃台前，主人將冰琪琳兩杯放於台上，阿招趨前搶去，放入盤內，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　沒法子，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他還不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可是眞的。

黃　自然是眞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　在外國住慣了，咖啡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看見過女子招待呢。

黃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　昨天阿于講的話怕是眞的：剛才那位確實不像此中人。

黃　阿于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得了。

阿招　什麽事情？

黃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鶯鶯小姐麽？她在這裏，還要擺小姐的架子，怎麽會在行呢。

黃　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的。

林　眞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喜歡，小賬也得不到，她眞要苦死了。

黃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呀。

林　（向黃）你問問：她眞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倒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　那麼一定是的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亥前，來上海做過申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府的祕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了幾年●，袁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　這有什麼希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位松江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鶯却熱心起來了。

黃　（微笑，搖首）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眞的？

林　別聽他瞎說。

黃　阿招你很聰明，還是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老羞成怒哩！

林　（微慍）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甲，乙之隣桌而坐，阿招去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家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佈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麽？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　（向櫃台）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珈琲店去了。今天眞倒霉！珈琲沒有喫成，幾乎吃了外國火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今天報上登載滬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

客丙　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換了一頓飽打呢。

客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招　今午上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水瓶，置杯於丙，丁面前，開瓶注水。）

客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巧　先生常來這裏麽？

客丁　我想記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麽？

阿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濕了。

客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爲丙指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此時林黄吃冰琳琪，林則時時傾耳丙，丁談話。）

林　他們在講外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麽？

黃　我有什麽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不得別人！

林　老黃，不知怎麽，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黃　……

林　上海眞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黃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囘家，

林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麽？

黃　你說誰？可是沈小鶯？……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林　（黯然）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如何受得住？

黃　（正色）什麽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傾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麽時代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爲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受這種屈辱。

黃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麽？

林　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作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麽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的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敎訓，我們的什麽努力，什麽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于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脚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却明白了。活着一天，我便吃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阿巧作怨阿招狀，乃由櫃台取畫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　先生要看報麼?

黃　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

沈　是的。

黃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麼?

沈　是的。

黃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

沈　是我的父親。

黃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于此。

林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却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眞是傷心的事，唉!

沈　先生……

黃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底，問你的身世；因爲這位林先生對你很同情，所以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會問責的。

沈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　（調笑）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你也能讀麼?

沈　父親在時，常常敎我做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

我也加入的。

林　我今天却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嗎?

黃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　是。

（沈去。外兵A，B，C昂然直入，阿招阿巧趨迎。）

（客丙，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台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　（搶看）唉呀，眞好看。

主人　（作不耐煩狀）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們要什麼呢？

外兵B　就要何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帳。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帳。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兩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

（A擲桌上花瓶於地，B，C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來！

（二人趨至外兵前撫慰，復相互調笑。）

林　我眞看不過眼了。

黃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松口內的礟艦，你又看得過眼麼？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黃包車上坐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搿搿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人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

林　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眞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甯，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蹧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祕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黃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什麼氣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教外兵和巡捕搜身摸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爭，全憑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衞團，却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眞不堪設想了。

黃　就連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能再看這些畜牲們的醜把戲。

林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持酒向林黃處走去。）

外兵A　呀，啤酒來了。

外兵B　這位姑娘眞漂亮，我們還不曾見過。

外兵C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阿招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外兵C　不，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B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瓶杯破碎。）

外兵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好了。

（外兵C趨前，與B同拉沈手。外兵A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巧，阿招，不知所措。主

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林怒，趨至沈前；黃亦起立。）

林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B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拳擊B腰，C擊林，林復擊其胸。B與C均後退。林乃攜沈逃。外兵舉椅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担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窗外羣衆聚積漸多。）

黃　（怒號）你們這輩沒羞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豢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夠，又來欺負我們。來，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敎訓。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黃　（狂怒）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叛徒！

（巡捕的警笛聲漸漸由遠而近。）

羣衆　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主人　（絕望）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與警笛狂吹聲中。）

〔抗爭〕

五奎橋

洪深

人物一覽：（以登場先後爲次序）

長工甲

長工乙

農民李全生

珠鳳

道士若干人

大保

陳金福（珠鳳之父）

謝先生（大保之父）

農民桂升

農民徐元發

老少農民若干人

周家長工若干人

周鄉紳

王老爺（地方法院承發吏）

轎夫五人

法警一人

這是很熱的一個夏天的晚上。夜已經是很深；滿天星斗，此刻雖還燦爛地閃耀着；但東方已在放射熹微的曙光，不久便要發白了。有時輕風一陣吹過。也吹散些那不肯消散的白晝的蒸炎。風過時，還帶來些遠處的狗吠人囂的聲音；嘈雜得利害；像是那鄰近的鄉村裏，許多人正忙着什麼事情，整晚不曾安甯似的。

這裏是鄉下；是江南某縣城外某鄉，居住着二十多人家，一個小村莊的近邊。江南眞是好地方。那一望無際的平平的田原，偏又有那無數大小的河港汊灣，縱橫曲

折的貫穿通過；大地上像是展佈着一層水網。有田有溉，眞應是『富庶之鄉。』在這七月底八月初的時候，一片都是青翠，極目都是生長着的田禾。

橫亙在當前的，乃是一座石橋。橋上現坐着兩個人。每人的身邊，靠着一個燃點了的白紙燈籠。那燈籠放出來，祇是微弱的光；勉强照明了橋面。如果周圍更加光亮，或是在白天的話，你能容易看出，這座橋是聯接着好幾條要道的。過了橋，靠左一條大道，直通着那距此六里的縣城；靠右沿河小路，先引到一座古墓前頭，一條有石人石馬的墓道；轉過古塚，再到一個大戶人家的祠堂。橋的這一面向右首走，不到三五百步，便是那二十多家農民聚居的小村莊；向左首走，一里半路，差不多燈火相連，都是別的鄰居村莊。不過此刻在星光下，這些都是模糊的；四周的路，四周的田，都看不十分清楚。祇有那座橋，在淺灰色中，更顯得是黑壓壓的一大塊。

這是怎樣的一座橋呢！在平常的時候，你或者坐着船在橋底下行過——不，你不會的。因爲這座橋的橋洞，太狹小了；稍爲大一點可以乘得兩個人的船，便行不過去；雖然橋的東面還有一段河，船隻却從來不曾能夠搖過橋的。

或者你在橋的上面走過——那倒也看不出這頂橋和鄉下別的橋有什麼不同：並不十分高，上下不過四五層石級，當中不是石級而是窄窄的石條，預備推行那鄉下的單輪手把車的。

即使你刻意地觀察一番，也許會見得。這座橋比別的，似乎構造得精緻一點，修理得氣勁一點，裝飾得美觀一點；橋旁石欄的裏面外面，都寫着紅色的字『五奎橋』如此而已。

但是在這個非常的時候，這座五奎橋不僅僅是一座橋，而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了。『五奎，』一般鄉下人，迷信是司理命運的天上的星宿；橋名五奎，或者還許是對於科舉時代那讀書人的功名際遇的一種頌禱。事實上這座橋的來歷，果然是因為前清某某年間本城一家姓周的，一門兩代出了一位狀元四個舉人，於是衣錦還鄉；除了重新在祖塋上樹起石人石馬，又把那祖塋前河流上原有的一頂小橋，修理了改名五奎，一以記念盛事，二以保全風水，作為周家的私橋。後來周氏子孫，又添買了許多田，並且在祖塋後面蓋造了一所祠堂，冬天下鄉來收租米時時便也修理此橋。

直到現在，這座橋還是周鄉紳家對於鄉下人的一種誇耀，迷信，愚昧，頑舊的制度，封建勢力，地主的特殊利益，鄉紳大戶欺壓平民的威權！似乎五奎橋存在一日，這些一切，也是安如磐石，穩定地存在着的。

這半個月來，五奎橋早已成了一個劇烈鬬爭的對象了。站在一面的，是那固執的不講情理的自私自利的感情用事的周鄉紳，和他的雇工僕役奴隸爪牙。站在另一面的是種田的農民，雖然他們一向是馴良的，無拳無勇的，此刻不得不硬挺一下；因爲除非拆去五奎橋，機器打水的洋龍船，撑不進橋東面去；裏面的四百多畝田，爲了天旱水低，人力叉水趕不及而乾得要死的，眞都得活活的枯死；鄉下人一夏的辛勞，以及來年一年的生計，都沒望了。鄉下人要拆橋，周鄉紳不許拆。在周鄉紳何嘗不明白，拆橋不止是拆去一頂橋而已；但關係着鄉紳的尊嚴和權威，爲了自身的地位，將來的生命，不得不出全力相持。而在這許多農民呢，當然更是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愈加直接，愈加明顯，愈加迫切些！

所以天天晚上，周鄉紳特派兩個長工，掌着燈籠，坐在五奎橋上看夜。

長工甲　（二十多歲，靠着橋欄坐地；夜深了，有些瞌睡；手裏蒲扇，時而停住不搖了。）

長工乙　（五十以外，有鬚；也背靠石欄坐着仰望滿天的星斗，默默有思。）

長工甲　（伸一個懶腰，又打呵欠）呵……呵。

長工乙　（也不自禁地）呵……呵。

長工甲　此刻倒風涼了！

長工乙　（點頭）每夜都是如此。祇有五更快天亮的時候，稍微有點風。過一會太陽出來，又是大熱了。

長工甲　今年的夏天不知是怎麼的！一連四十多天了，火毒的太陽，總不見轉頭。

長工乙　往年也熱，可是往年總多少有點雨水，不像今年一個勁兒又熱又乾，清早到晚上，夜晚到天明，叫人喘不過氣來。不要說田裏的稻受不住，人也快乾死了。（偶然有陣風吹過，燈籠裏的燭光微微搖閃，河邊垂楊的枝條，居然還擺動了兩下。）

長工甲　好風好風。這時候舒舒服服睡一覺多麼好。（敞開衣懷）

長工乙　睡一覺！那可是睡不得的。

長工甲　（記起了他們是睡不得的，心裏未免有點怨恨）嗯！

長工乙　（笑着解勸）這叫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了周家飯，做了周家的長工，替他家看看夜，本分應該的。

長工甲　（憤憤）看夜？看夜本來是用不着的。（一個起勁，不困了，精神抖擻地）鄉下人那一個不曉得，這座五奎橋是周鄉紳家的橋，干係着周鄉紳家祖墳上的風水的。自從在上輩狀元公手裏造好了，直到現在，周家老是興興旺旺；每年冬天下鄉來收租米，總要從城裏帶幾個泥水匠來修理修理。周家把這座橋，是看得和祖墳一樣重的。

長工乙　（同意）是看得貴重的。

長工甲　周鄉紳本人做過七任知縣，現在上了年紀，在家裏享福了；可是兒子姪子在外面還都做着大官。鄉下人那一個不怕周鄉紳，敢來動他一根毫毛麼！

長工乙　（承認）周家勢力大，個個曉得的。

長工甲　鄉下人嘴裏鬧鬧罷了，那敢眞拆橋。這都是那住在鄉下替周家看祠堂的謝先生，在那裏大驚小怪。他想在周鄉紳面前討好，所以叫我們輪流看夜守橋，給我們苦吃。

長工乙　（搖頭）謝先生是一片樹葉落下來當做城磚的人，胆子小，再也不肯多事的。這自然是周鄉紳自己的主見。

長工甲　哼！依你說，反而是周鄉紳怕了鄉下人麽。

長工乙　今年不比往常，倒是不好講。（沉思着，一半對自己說）拆橋，鄉下人一定要拆，這不是什麽鬧着玩的事。

長工甲　（不服）怎麽呢！

長工乙　你也是鄉下人，豈會不曉得。（慢慢地裝了一袋旱煙，就在燈籠火上呼着）種田第一要緊就是水；夏天三伏毒毒的太陽曬着，青苗飛也似的往上長，那田裏養着苗秧的水，更是缺不得。倘或天時美，風調雨順，天落水不多不少，那是再好沒有；可是像今年的雨水，實在是太少了。

長工甲　像今年這樣天乾河低，自然鄉下人得要叉水的。

長工乙　你我種着周家那橋西面的田，沿着河，容易得到水，倘且我們整整的叉了一夏天的水，不得歇。你看橋東面，祇有短短的一段河，到周家墳前一個小塘就爲止了。可是橋東四五百畝高田，全都要吃這個河塘裏的水。他們種田人，用了三排水車，一層一層往上車水；合村男女，天不亮就起來，叉了一天，又得個個人腰痠背折，身上焦得退皮。田裏還是直乾下去！鄉下人怎麽會不發急呢。

長工甲　天時乾，這種高田總是要吃虧的。到了雨水多的年頭，高田就佔便宜了。

長工乙　南鄉差不多也是高田麽，他們幾個村子聚在一起，湊了千把塊錢，從上海買了一條洋水龍囘來；燒洋氣油機器就會打水，又多又快又省力。（大有羨意）種田人又用不着叉水，太適意了。

長工甲　（似有同感）那洋龍打起水來，倒是快的。

長工乙　我們西鄉呢，高田本也不少。可是東三西四，不在一處；這筆買洋龍的錢，老是聚不攏來。後來還是那住在楊家村當圖董的陸先生，拿出兩千多塊錢，買了一條洋龍，

置了一隻大船，就把那洋龍機器，安裝在船上，搖東搖西做生意；兩塊錢一畝，包打一季；雨水多，少打，雨水少，多打。今年春三月間，不是陸先生還到過這邊村裏，兜攬過生意麽。

長工甲 （點頭）是聽見說過的。

長工乙 當時村裏人捨不得錢，不肯要他包。都說甯可吃點苦，自己來叉水。一個春夏，算是硬掙了過來。但是今年的六月，實在乾得利害，叉水眞眞來不及。鄉下人沒了法，纔再去和陸先生商量。（吸口煙，冷笑一聲）陸先生仍舊要收一季的錢，口裏還推三阻四的推託，說是今年天乾，各處打水打得勤，洋龍沒有空。鄉下人急了，照付了一季的錢，又去向別村包季的戶頭懇情，請了一桌酒，再三求他們讓出幾天，救一個急難。這纔算賣了一個大情面，把洋龍船搖了來。（很嚴肅地）誰知道搖到這裏五奎橋下，橋洞太小，船太大，搖不進去。大家打算了一回；說是皮帶太短了，一時借不到買不着；就使有了皮帶，還恐怕機器力量小，打水打不到這樣遠。想來想去，只有拆橋的一法。

長工甲　那隻洋龍船異乎尋常的大，搖不過橋，也是眞的。

長工乙　鄉下人正在商量着拆橋，謝先生得了信息，連忙親自趕來，說了許多好話，勸住了衆人；一面送信到城裏，報告了周鄉紳。這還是半個月以前。那隻洋龍船，在這裏停了半日又搖回去的。（想着便搖頭）唉，這半個月來，田裏更乾，稻眞要枯死了。鄉下人又去搖了那洋龍船來。（鄭重地一字一字說）這是鄉下人性命交關的事！你還在糊裏糊塗，看成這樣平常呢。

長工甲　（半向開口不得）我——我——我也是東聽兩句，西聽兩句，又從來沒有人從頭至尾講給我聽過。我起先當作拆橋的事，是李全生一個人瞎起勁的。

長工乙　鄉下人大家要拆橋，周鄉紳一定不許拆。就在這兩天，會弄出事情來的。

長工甲　（又呆了半向）說來說去，總是今年運道不好，天時太乾了。

長工乙　眞乾！（祇好付之一笑）乾得連蚊子都沒有了。（遠遠似乎有腳步聲）

長工甲　（擧起燈籠照望，但看不大淸楚）好像有人來了。

長工乙　（張望了一下）是一個人來了。

長工甲　（仔細看）恐怕正是李全生。

長工乙　許是李全生回來了（善意勸告）祇讓他別拆橋就是了，——你這毛頭小夥，動不動火星直冒。

長工甲　上一次是他先開口罵我，什麽『賤骨頭，做周家的看家狗』——

長工乙　來了，來了。

（脚步愈走愈近。兩個人都不做聲，等候着。）

李全生有二十五六歲，是一個典型式的青年種田人；他蹣跚行來，十分疲倦；上橋時，腿都似乎抬不起。）

（長工甲直着兩眼，十分注意地瞪視着他。）

（李全生一看見長工甲，頓時立定了；也不由是滿面怒容，滿腔敵意；挺硬身體，像要發作似的；半向，纔算忍住了，轉過身去。）

李全生　（招呼長工乙）大叔。

長工乙　唯，唯。（站起來走在長工甲和全生中間）全生，你回來了。洋龍上的皮帶，借到

了沒有？

李全生　不要說起。

（恰又是一陣微風吹過。）

李全生　（迎風立着；拉起衣襟，揩抹了頭上的汗）好風好風，還是這橋上涼快。（摸撫兩腿，歎口氣）哎喲。（一下便跌坐在橋欄上。）

長工乙　你累乏了。

李全生　在南鄉一連跑了七八個村子，向他們商量借皮帶，他們你推我讓的都不願意領頭作主。反正是不肯借就是了。

長工乙　這也難怪他們。這不正趕上緊要的時候，處處田裏都要水麽！

李全生　是呀，我也明知是件爲難的事情。可是他們南鄉，打水打得好久了；借用一兩天，也還不妨事呀。

長工乙　種田人的一年生計一家老小，就指仗這個夏季的稻子。（笑着搖頭）歸根結底，誰能不爲着自己呢！（探討口氣）現在怎麽辦！

李全生　我歇一會，再上東面齊家村去一趟。他們今年也置了一條洋龍，可就是齊大先生，恨我們沒有包租他們的小洋龍，去包租了楊圖董的大的，對我們不高興。（微憾）所以一向我們也不願意去開口。

長工乙　哦。

李全生　現在事急求人，就使聽上兩句不受聽的話，也沒有法子了。（自尋思）我們村裏人，跟齊家村的人，好幾個沾着親戚，倒許肯把皮帶借給我們，用這麼一天半天也說不定的。（自發愁）要是再借不到，我眞不知道是怎麽好了。

長工乙　你——你太傻了。

李全生　太傻了麼！

長工乙　爲了找洋龍打水，趕來趕去，你趕了有半個夏天了；受了許多辛苦，挨了多少駡！

李全生　事情總得有人去做的。

長工乙　譬如今天罷，白天你做了一整天的活；晚上，看你跑得渾身是汗，路都走不動。別人爲什麼不去跑！你何必把自己擺弄得這麽苦呢！

李全生　別人也幹着別人的正經。

長工乙　哼，這幾晚，他們比我們還舒服；不都是捧着茶碗，看着道士打醮麼！

李全生　（默然有頃）也爲是求雨呀！

長工乙　你不要專替人家擡抬濕木梢。你家衹有一位娘，一年能吃多少米。你凡事能些微退後一步，少出頭；有人會照應你，不會使得你受苦的——周鄉紳已經親口——唔——說過了。

（李全生勃然變色，幾乎發作。捺住性子，抱着頭深深的思慮。）

（同時長工甲忽地立起來；他看着長工乙對全生這樣客氣，早已滿肚子不快活；這時候眞受不住了，一個人走下橋去。）

李全生　（仍是低聲和氣地）大叔，我也曉得你是好意；你這是照應我。可是——（怨極了苦笑）大叔，這裏是我的一塊田，這裏就是一條河，河裏有的是水；衹要這個水，到了我的田裏，我就有了生路了。幹什麼要人家來可憐我，行善積福的養活我！

長工乙　你不要這樣說話呀。（坐在全生對面。）

李全生　再說，村裏還有好些別的種田人呢，周鄉紳也想都養活他們麼！

長工乙　（被問住了，廢然不悅）你一定要跟周鄉紳作對，他也能難爲你的。他跟知縣衙門裏的人都相熟，他的兒子在外面做兵官呢，你鬭不過他的。

李全生　周鄉紳專是玩這一套，來刻薄鄉下人的。（說着便氣）駭糊你們行了，我是不怕的。我甯願做周鄉紳的寃家對頭，嘿，我來餵他吃剩下的骨頭，做他的狗麼！

（長工乙閉口無言。）

（長工甲聽見全生又在罵狗，不禁大怒，奔上橋來尋事。）

長工甲　（惡狠狠地對着全生）你在幹什麽？

李全生　（曉得他要尋事，存心和他嘻皮笑臉）你沒有看見麽，我在這裏坐着。

長工甲　這地方不是你坐的。

李全生　怎麽，這不是大路上的一座橋？人人可以走得，人人可以坐得的麽！

長工甲　人人可以坐得，就是你不能坐。

李全生　這纔怪呢。

長工甲　周鄉紳吩咐——，別人都不礙，就是你老鬧着要拆橋，所以不許你靠近這座橋。

李全生　周鄉紳說的話，人家准得依從麽！

長工甲　這座五奎橋是他們家造的。

李全生　可惜了；這座橋造在大路口，來往的人多，他就做不了主啦。你瞧，他說不讓我坐在橋上，我現今坐着呢；就算你能把我趕走，我也已經坐過了。喂，幹什麽不勸勸周鄉紳，把這座橋搬回家裏去，鎖在櫃子裏，那我眞坐不成了。哈哈哈！

長工甲　（怒不可遏）你不用要奸。這麽些鄉下人，就是你最惡最壞，說話最刁，壞主意最多，最愛鬧事情。你等着罷，周鄉紳早就認識你了。他早知道這一次事情，盡是你在裏頭搗亂，是你挑動鄉下人，是你領着他們起哄的。他早就要對付你了！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看你後悔不後悔——有得夠你受的。

李全生　（滿腔悲憤）好罷！有什麽，來罷！看周鄉紳這隻吃人的老虎把我這麽樣！我們歸根是刁了奸了周鄉紳什麽啦，不過是要拆一頂橋，我們已經答應他將來還替他造好的。他娘的，這是我們不對麽，想法子弄點水灌灌這幾百畝快要乾死的田！自己

救活自己的性命，這是錯的麽！（霍的立起來）你去對周鄉紳說，就說是我說的：別睡昏了頭，別還以為我一個人就能挑動這些鄉下人了！這是鄉下人害怕，怕着那眼看快要來到的旱災荒年，飢饉，貧窮，困苦，餓死——逼得大家拚命的。對付我！對付我一個人就中用了！橋東四百多畝田不是我一個人種的。把我對付了，田裏就會長出稻來啦，還是天就會下雨啦。我是不怕的。周鄉紳有勢力能把我處死，我沒有死以前總得找我自己的活路的。老實告訴你罷，我拚了；我不像你似的貪吃那個周鄉紳嘴裏吐出來擲在桌子底下的肉皮肉骨頭，做狗還得意呢，亂咬呂洞賓！

長工甲　（大怒）你又罵了。（上前一把將全生揪住動手就打。）

長工乙　（忙上前解勸）做什麽，做什麽。

（李全生一晚奔走，到底是疲乏了。和長工甲揪扭了一回，着實挨了好幾拳，又一交被推跌在橋下。他爬起身，正要上橋來再打。）

長工乙　（趕來用力將全生抱住）全生，全生。

長工甲　（站在橋當中作勢等着）你來，你來。你還罵人不罵人。

（李全生想要掙脫。）

長工乙　（抱住不放回頭罵長工甲）你這小子——瞎打什麼——你氣力大——鄉下人會放過你麼——急了打起鑼來幾百個都會來的——你不要命了。（推過全生）全生，你也算了；你還得去向齊大先生借皮帶呢。

李全生　（忍耐住）便宜你，今晚我累了沒有氣力，而且還有事呢。

長工乙　（放了手）對呀，犯不着耽誤了正經事。

（李全生喘息了一回，不坐了。整一整衣服，抹了一把臉，預備往齊家村去。）

（忽然聽得有人喊道『全生，全生，慢慢再走，你上那裏去。』是一個少女的聲音，從橋東村裏一路喊着一路跑來。）

（全生聽見喊，立定了轉身等她）

（珠鳳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青夏布衫黑布褲，完全鄉下打扮；不過已是剪了頭髮。）

珠鳳　（喘吼着奔來）全生，你現在還到那裏去？

李全生　我麽?

珠鳳　（一把拖住）你到底是往那裏去?

李全生　咦!

珠鳳　不許去，不許去!

李全生　做什麽，你還沒有做我的老婆呢，倒管起我來了，哈哈哈!

（長工甲也熬不住笑了。）

珠鳳　（生氣）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夾忙中還要尋開心。（推開全生）你的娘，叫我來的；有話對你說，是正經事。瞪一眼兩個傾聽的長工）那個有工夫來和你嘻嘻哈哈。你倒問問這二位大叔，我到這橋上候了你幾次，我提心弔胆的有大半夜了。（賭氣走過一邊）

李全生　（見她這樣認眞，不再尋笑；跟過來，很正經的問她）眞是我的娘叫你來的麽?

珠鳳　（仍舊別轉着頭）自然是眞的。

李全生　（很粗魯的扳她轉身）我的娘要你來對我說什麽?

珠鳳　叫你不要到城裏去。
李全生　城裏去。
珠鳳　叫你不要自己去尋周鄉紳。
李全生　哦。
珠鳳　你的娘夜裏大咳起來了，實在爬顫不動，睡倒在床上，所以叫我來告訴你：周鄉紳是最奸刁不過的，他是笑面虎。（鄭重地慢慢地）他已經做好了圈套，專爲給你鑽。特爲引得你跳鬧，湊你的冷不防，抓到你一點點錯處，說你犯了法，就可以送你到衙門裏辦你了。鄉下人跟周鄉紳作對，總是鬥不過他的。
李全生　（似乎不信）這是我的娘叫你說的麽！
珠鳳　她叮囑我務必對你說到。她恐怕你上當，吃了周鄉紳的虧。
李全生　我的娘怎麽會曉得這麽許多的呢！
珠鳳　想必是有人告訴她的。
李全生　（不由的動怒）又不知是那一個狗東西想出來的狗主意。看見我說不聽勸

不聽强頭强腦的，拿我沒有法子想啦，所以就去尋到我的娘，駭糊我的娘，騙我的娘來勸我。我的娘是病在床上的人了！（憤極，握拳恨不得自擊）呣！呣！

珠鳳　（凝視着他）全生。（以下全生說話的時候，她十分用心聽着）

李全生　（激昂）什麽周鄉紳勢大！什麽鄉下人鬥不過他！這些屁話，有人相信麽！還不是周鄉紳一面的人，自己說說，自己騙騙自己罷了。（高聲，讓所有的人都聽見）鄉下人怕什麽：眼看着田裏的稻枯死，眼看着一家老小餓死，這是眞怕的，其餘還怕什麽！我告訴了你們罷，我肚子裏早就明白啦。（得意揚揚的宣佈出來）今年鄉紳們是不中用了，今年周鄉紳天大的勢力也也鎭壓不住鄉下人的了。要是鄉紳們的勢力排場還可以威駭得鄉下人不敢動，周鄉紳也用不着叫人成天成夜的坐在橋上看守着了。他口裏儘管凶，要拆這個，要辦那個，可是鄉下人不領他的敎，一定要拆他的橋，他心裏也相信的了。老實說，現在不是鄉下人怕周鄉紳，要算是周鄉紳怕了鄉下人了。

珠鳳　（字字領悟得）是的。

（連兩個長工也聽得呆了。）

李全生　你們鄉紳們有什麽公事，一齊都使展出來好了。駡，打，坐監牢，還有什麽！我是生成賤骨頭，儘管來對付我好了。你們會去駭糊我病在床上的娘麽！（轉身要走）我偏到城裏去尋周鄉紳，看他弄出什麽圈套，看看到底是誰怕誰！

珠鳳　（拉住他）做什麽去？

李全生　去和周鄉紳對拚。

珠鳳　用不着你去充好漢。

李全生　怎麽充好漢！

珠鳳　你要一個人進城去逞英雄麽！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李全生　我們鄉下人是拚得過周鄉紳的。

珠鳳　單靠你一個人同他拚，是拚不過他的——你忙什麽。（推他到橋左一條石凳上坐落）坐下歇歇，你再想想。

李全生　（想了想，覺得她的話也不錯；捺住了口悶氣）嘿！

珠鳳　（就在他身旁坐下，見他衣服上有灰土）你背上那裏來這許多灰土。（輕輕替他撣去）

李全生　（正想心事，無意中說）我剛纔和人家打——（改口）不要緊的。（也隨便撣了幾下）

（珠鳳忽然緊握着全生的手，注望着他。全生也回轉頭望着珠鳳。四目相視，彼此都像有許多說不出的意思似的。）

（遠處一陣鼓樂的聲音，笙笛中夾着鑼鈸，甚為熱鬧。）

珠鳳　（被樂聲驚醒了，放開手，又看看東方）天快亮，道士們打醮怕要完功，現在祇怕是念着最後一卷經了。

李全生　（矍然興起）我不能再和你講話，我趕快要到齊家村借皮帶去了。（急急的過橋向東北行去了）

（珠鳳呆呆的走上橋，立在橋頂上望他遠去。）

（樂器的聲音，愈近愈響，乃是道士們行香轉圈子來了。夾在道士中間的，是幾個鄉

下的孩童，掌着那燒得旺旺的火把，照着道士們走路。爲頭一個老道士，穿一件繡着八卦和太極圖的大紅法師衣，雙手高舉如意。後隨八個道士，都穿着靑布道袍；一面行着，一面演奏樂器；有的按笛，有的吹笙，有的敲鐃鈸，有的還拉胡琴；口裏却是不念不哼。九位法師由東向西，在橋前行過去了。跟在道士後頭，又有許多看熱鬧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孩子居多；也有幾個立到橋上去看的。）

（這時候道士們又行回來了；到橋面前，索性行過橋去。那老道士在橋上向東一躬向西一躬又向北一躬。做了些怪景緻，道士們便行回醮壇自去化紙送神。熱鬧已過，看的人也絡續走了。）

（橋面上除了原來的兩個長工外，祇有珠鳳和一個跟了道士看熱鬧來的男孩子。）

長工乙　（喊那孩子）喂，大保。

大保　唯，大叔。

（大保雖是鄉下人的兒子，一向是在城內縣立第三高小讀書的。披件白短衫，穿條

白制褲，脚上一雙黃皮鞋。年紀已有十六歲了，看上去祇有十三四；充滿着青年人的熱忱。）

長工乙　（笑問）法師們打醮行香，好看麽？

大保　好看是好看的，再還有吹有唱，像做戲一樣，眞好玩。不過——

長工乙　不過什麽呢？

大保　醮祇管打，雨是不會落下來的。

長工乙　（抬頭一望，數點殘星，東方微白天上不見一片雲，沒有絲毫下雨的意思。不由的嘆了口氣）咳！

大保　鄉下人爲什麽這樣相信天！什麽『雨水多，天保佑；河底乾，降災難。』天不落雨，乾脆的想法子弄水到田裏去好了。偏是放下正經事不做，去請了九個道士來打醮；點香燭，拜神道，念皇經，燒紙寶，說是可以感動蒼天，會落下雨來的，那末到底靈不靈呢！這個眞叫做是迷信。

長工甲　（正容莊顏）你們在城裏洋學堂念書的，自然不會相信。可是鄉下人種田，全

靠一年四季風調雨順，穀子纔會變成秧，青苗纔會結成稻。鄉下人是靠天吃飯的，天都可以不相信的麼！

大保　田却是要你自己種的。全靠一年四季吃辛吃苦，眞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你不種，田裏就會長出白米來了麼。鄉下人還是靠了自己的氣力吃飯的。

長工甲　話是不錯，不過雨露風雲，總是天上的東西。

大保　你當做雨露風雲的背後，都有個神道在那裏作主麼——迷信！

長工乙　鄉下人也不全靠天，也不不靠天。神道的事，我們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求求拜天拜地天總不會降點災禍給我的。

大保　你們不迷信，天也不會像强盜似的奪了你們的田去的。

長工甲　我們說不過你。

大保　那末就應該相信我的話，不要再迷信。（祇有像他這樣年紀很輕，在學校裏讀着書，與社會接觸得很少的青年，纔會有這樣一片熱烈的愚誠，不憚辭費的向人解釋和人爭辯。這雖是一些抽象的理論，但在他却覺得好像是他自己的事；於他有切身

的關係，不能含糊的）我告訴你們說，鄉下迷信的事太多了，吃素念經是迷信，拜懺打醮是迷信，墳地風水也是迷信。

長工乙　（大爲詫異）風水還是迷信麼！

大保　是的。譬如這座五奎橋罷，我倒請問你，當初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天生有這座橋的？

（長工甲長工乙呆住了）

珠鳳　（在一邊聽了半天了，這時候插口）這頂橋原來是沒有的。

大保　（向珠鳳點頭）對呀，原來沒有這頂橋的。（轉身再對長工）橋原本還是人造的，還說什麽天麽！還說什麽有了橋風水好，天會保佑得大家有福利麽。

珠鳳　（暗自點頭，低聲說）是。

長工乙　不過風水的道理，還不是這樣的。我從前聽見看風水的黃先生說過：風水的事；也是一半靠天一半靠人；天地間有好風水，還是要人去尋取，去佈置。就說我們這座五奎橋罷，當初沒有這頂橋的時候，風水未必是十分好；造了這座橋，風水便完全好了。可是這頂橋要有一定的造法的，大不得小不得，高不得低不得，方向更是一點點

錯誤不得的。

大保　哦哦。（想了一想，有了主意）依你說，此地的風水，本來並不佳妙，是造了這座五奎橋纔改好的。

長工乙　是的，造了橋，風水纔算全美的。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這座橋是什麽人造的？

長工乙　是周家的祖先狀元公造的。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是什麽時候造的？是先造橋後中狀元的呢，還是先中了狀元後造橋的？

長工乙　是中了狀元再造橋的。

大保　好，那末可見得中狀元不是靠風水了。

（長工乙開口不得）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造橋是爲什麽的？是不是爲便人的？

長工乙　是的。

大保　好，現在橋底下有一隻水龍船，不拆橋搖不過去，拆橋也是爲了便利人；我再請問你，爲什麽不好拆橋呢！

（長工甲乙都笑了。）

長工甲　大保，你不要說了，爲了防鄉下人拆橋，你的老子，叫我們在這裏看夜呢！

大保　我也眞不懂，爲什麽我的老子見了周鄉紳，像老鼠見了貓似的這樣怕他。

（大家都笑，連珠鳳也笑了。）

長工甲　周鄉紳凶得很；舊年有幾個鄉下孩子，一個不小心，把牛放到周家祖墳上，餵了些墳上的草，不是捉到城裏，送在司法衙門裏吃官司的麽。像你的老子和我們都是吃他的飯的，更要怕他了。

大保　（不甘）唔，吃他的飯的！

長工乙　我們祇在他家做長工，田是他的。

大保　不錯，田固然是他的，不過還得你們自己種了纔得吃，還是吃你們自己的。我倒請問你，周鄉紳會比你們怕的神道還要兇麽？你們得罪了他，他也會和神道一樣，不把

雨水落在你們的田裏麼！你們怕周鄉紳也是迷信！

（長工們又笑）

長工乙　這眞是小孩子的見識。

（這時候天色更加明亮，一個鄉下人，提了一個桶，從村裏來。）

珠鳳　（最先看見）爹爹來了。（走下橋來）

（來的人約摸有五十多歲，鬚髮已經灰白了。桶裏乃是新泡的熱茶，他傾倒在橋右塊茶亭內大茶缸裏。）

長工乙　金福阿哥，新泡得一缸熱茶來麼？

陳金福　是的，又過了一天了。天氣熱，喝茶的人多，所以我早點泡了來。

（珠鳳幫着她爹爹整好了茶，把那掉在地上的兩個瓢也洗了）

陳金福　（留下一點茶在桶裏，拿了一個瓢，轉身想上橋去；一眼看見大保坐在橋上，回頭叮囑珠鳳）你不要走開，等着我，我有話對你說呢。（走上橋將茶送到長工面前）二位辛苦，看了一夜的橋，喝口熱茶潤潤嘴。

大保　（立起來）我也喝了，讓我渴一口。（從陳金福手裏接過瓢）

陳金福　（笑着）茶有什麽好吃，那邊還有四五個西瓜，預備法事完了，破給道士們吃的。回頭我替你留半個就是了。

大保　（喝兩口茶解喝再說）現在道士們在那裏做什麽了？

陳金福　經咒早已念完，這時候正在燒化紙馬，拜送神道呢。

大保　（連忙放下瓢）那我是要去看的。（帶跳帶跑的去了）

長工乙　（喝着茶）七天醮算是打完了。

陳金福　（搖頭）醮是打完了，是求雨的醮，可是連一點點雨影子也沒有。

長工乙　（摸一把鬍子，不禁慨歎）現在的道士，大不如從前了。

陳金福　（一面答應）是的。（一面將茶給長工甲吃）

長工乙　從前的全眞道士，總多少還有點道德；至多不過是背着人偷偷的煨點肉吃罷了。現在的道士，我看這幾天來的，其中有三兩個，頭髮是香噴噴的；恐怕臉上還搽着雪花呢！（其實是風涼話）叫這種道士去求雨，雨會落下來麽！

陳金福　那末，種着橋東四百畝田的人家，怎麽得了呢！

長工乙　（也不得不承認）爲難的確是爲難的。

陳金福　爲了求雨，鄉下人可以做得的事情，差不多是都做了。吃素，斷屠，燒香，許願，求神，拜懺；特特爲爲從城裏請了九個法師來，打了七天醮。人也忙死，錢也用不少。可是天上的雨，總是不肯落下來！叫我們還有什麽法子呢。而且今年並不是眞正的旱荒，不過雨水略少點，河裏低淺點就是了。你看別人家的田，祇在橋西面的，那一處不是長得綠油油滿滿的；眼看着我們自己種的，橋東面的田，一天天直枯下去——咳，眞叫人氣不過，心裏頭有一百二十個不甘！

（長工甲乙都不便說什麽）

陳金福　（煩惱了半向，又寬慰自己）不過在我呢，還好得有一件：我也總算是吃周鄉紳的飯的。我雖然和二位不同，不做着他家的長工，可是我種的田却是他家的墳田，二位也曉得的；就是頂頂壞的三塊，在橋東面的，合起來也有九畝多。如果今年眞是乾荒了的話，祇好租米慢點交，或者竟是不交了。如果我們弄得眞正不得了的話，我

還巴望到年脚下，向周鄉紳借些穀子過年。我想我和周鄉紳多少年賓東的交情，這一點點總應該可以商量得通，不至於全不幫我的忙罷。

長工乙 （想了想祇好這樣囘答）周鄉紳脾氣是大的；你到時候，得好好的對他說。

陳金福 自然得好好的懇求他的。（提了空桶下橋來，把瓢放在茶亭裏缸的蓋上，轉身囘村裏去）

（珠鳳跟了去）

陳金福 （忽然想起，把珠鳳拉在一邊，低低和她說，好像是怕兩個長工聽見似的）珠鳳，你不要老是不理大保。爲什麽他要和你說話，你總是不聲不響跑開了呢?

珠鳳 （聽了這番突如其來的話，很是莫明其妙，半晌，方始猜到了她爹爹的用意，爹爹，你這句話奇怪極了。前年周鄉紳這隻老甲魚，下鄉來收租，偶然看見我，倒說是我長得好看，轉起歪念頭來，要想討我做姨太太，竟託替他家看祠堂的謝先生來說媒。你爹爹是心裏搖搖動，幾乎要答應了；是我孃娘一定不肯，把謝先生大駡一頓；害得我舊年一年中聽得周鄉紳下鄉便躲藏起，不敢給他看見。今年謝先生自己的兒子，從

學校裏放了暑假回來，想必是謝先生又對你說了什麽了，你爹爹心裏又在搖搖動，祇怕又想把我配給大保，拍拍謝先生的馬屁了。爹爹，你祇生了我一個女兒，祇有我這樣一個寳貨，何必這樣忙着東也獻寳西也獻寳呢！

陳金福　胡說，我獻什麽寳！我曉得你自己看中李全生，一心一意的想嫁他。不過此地究竟還是鄉下，你要完全自己作主，什麽自由結婚，你還做不到呢！

珠鳳　那末爹爹到底要我怎麽樣呢！

陳金福　不怎麽樣，我種着周家的田，謝先生是周家請的先生；大家都吃周鄉紳的飯，總算是同事，謝先生還是我的上司。你對大保，只顧不理不睬的，恐怕謝先生會動氣，當作我們是看不起他。以後大保和你說話，你得答應兩聲也不妨。不要老像從前，不睬人家。

珠鳳　（大聲）曉得了。（搶了她爹爹手裏的空桶，拔腿就跑。）

陳金福　（搖搖頭）不要亂跑，當心跌了觔斗。（也走了）

（這時候，天色比先前又亮了好些；五奎橋四週的景物，可以看得見的，更加多了。）

（長工們吹熄了燈籠）

（六七個農民匆遽的過橋去。）

長工乙　早呀。

農民甲　早呀。你們是通夜沒有睡罷！

長工甲　是的。你們是田裏又水去麽？

農民甲　是的，我們已經是遲了。

農婦乙　今天田裏再是不夠水——

（他們急急的都過橋向東去了。）

（李全生慢吞吞的，拖着脚步，空手回來。）

（遠處聽見時大時小若斷若續『軋軋』的響音。）

李全生　（到橋上，瞪了長工甲一眼，又坐下）大叔，皮帶借不到，他們自己要用。

長工乙　我早料到齊家村的人，不會肯借的；這兩天，洋龍正在發俏呢！

（太陽出來了，東半邊天，都是紅的。橋週圍的路和田，田裏的水和稻，這時候是淸淸

楚楚了。

（大保又奔了回來，在橋上東張西望。）

長工乙　你看什麼？

大保　我聽『軋軋』的機器的聲音，我以爲是停在這裏的洋龍，開動打水了。還不是的，還是別村的洋龍打水。（踮起脚望遠處，太陽耀眼睛）啊呀，倒是滿天好太陽！

李全生　（猛的立起來抬頭望天，曉得雨是沒有的了）太陽！（替他的田裏的稻發極）又是大太陽！（其聲悽厲）滿天都是太陽！（轉身再看橋那邊的田，橋東橋西看了又看；橋西的稻是生長的青秀的，橋東的稻是萎倒的枯焦的；一死一活，此刻在太陽照耀之下，顯比得明明白白；全生愈看愈難過，愈看愈不能忍，大聲嚷起來；一半對自己，像是瘋狂了似的）你不看見麼！西邊的田，田裏有水，稻是活的！東邊的田，田裏沒有水，稻是死的！人家種的田，稻是活的；我們種的田，稻是死的！爲什麼我們種的稻，應該死的！爲什麼我們種的稻，會得死的！都因爲這座橋，這座五奎橋！我們還不快點拆橋；還在這裏呆等癡等空等，等到我們田裏的稻，枯完死光，我們自己再餓死麼！拆

橋呀！今天就拆，馬上就拆！鄉下人齊了心，大家來拆呀！我喊人去了。（飛也似的奔去了）

（大保甚爲得神）

長工乙　（對長工甲）不好，這神氣不大好！他眞喊人去了，萬一眞來拆橋！——你快去尋謝先生，我們攔不住的。

長工乙　（眞發愁，在橋上亂轉，自言自語地）我——我——我也到田裏去，多喊幾個長工來！我就來的。（很匆忙的走了）

大保　（剩了他一個人，索性在橋當中最高的一層步級上坐定）我是不走的。

（珠鳳捧着半個西瓜走來。）

珠鳳　（將瓦匙插在西瓜上，送到大保而前）我爹爹叫我送來給你吃的。

大保　（高興的接了）還有西瓜吃，多謝多謝！

（珠鳳低下頭，轉身待走。）

大保　珠鳳姊，不要走，等一等，這半個西瓜，我吃不完，還要請你帶回去的。

（珠鳳不響，可是立定了。）

大保　珠鳳姊，我說的話，不是都證明了麼！迷信求雨，是不中用的。你看，打了七天醮，求着些什麼！求得滿天的太陽！

（珠鳳笑了）

大保　何不坐下來歇歇。（用手揮去身旁石頭步級上的泥土）這裏！

（珠鳳略一遲疑，便也坐下了。）

大保　（將西瓜獻給她）你吃西瓜麼？

珠鳳　不吃。

大保　（自己吃着）你曉得天上怎麼會落雨的？

珠鳳　有了雲纔會落雨的？

大保　你曉得雲是從那裏來的。

珠鳳　是地面上的水氣。

大保　咦！你倒都曉得，好像是念過書的！鄉下人不都相信，雲是龍嘴裏吐出來的麼！什麼

海裏有海龍王，河裏有河龍王，塘裏還有塘龍王呢！

（珠鳳笑了。）

大保　是的，地面上的水，受太陽曬了，化成水蒸氣，遇到了冷，或是變成水——像你現在脚上的一雙鞋子，全都被田裏的露水潮濕了！

（珠鳳把兩只脚縮過一邊）

大保　或是變成冬天葉上的霜，或是變成迷霧，或是升在空中結成雲，再受了冷，方纔變成雨呀雪呀冰雹呀的落下來。這是用不着龍王的！（再把瓜獻給珠鳳）

（珠鳳又是不肯吃）

大保　（還是自己吃着）可是一年四季，爲什麼有幾個月雨水多，有幾個月雨水少，這個你曉得麽？

珠鳳　這是風。在春天夏天，東南風起，會落雨；到了秋天冬天，西北風起，也要落雨雪了。

大保　是的。風有些是煖的，有些是冷的，空中水汽，就起變化了。（將瓜遞給珠鳳）

（珠鳳祇好接過來，稍微的吃一點。）

大保　爲什麼今年雨水特別少，你曉得麼？

珠鳳　不曉得。

大保　這是地面的高低，空氣的流通，和電磁的作用，三方面的關係。我們學校裏的先生說的，現在科學還不算發達，再經過多少年的研究，將來我們可以用人的力量造雲造雨的。

珠鳳　是麼！（將西瓜還了他）現在田裏乾有法子麼？

大保　現在還衹好是用洋龍打水。機器打水，不是和叉水一樣的麼，還要快些。種田人爲什麼不明白——

珠鳳　那裏會不明白，不過是怕——我爹爹就是頭一個明白。

（長工乙領了六七個長工從北面來，在橋下立定了。）

長工乙　（上橋來）但願沒有事就好了。（看見大保和珠鳳坐着）大保。

長工乙　大保，你還不快點囘家麼？

大保　做什麼？

長工乙　全生領了人要來拆橋呢？

大保　我早已曉得了，我等在這裏看呢！

（珠鳳聽得是全生的事，也不肯走了。）

（一個香火担了一大担打醮的法器，從村裏來；後面跟着五六個道士，都穿着短衫褲，一隻手臂上，搭了剛從身上脫下來的道袍，一隻手搖着扇子，步過橋去。）

長工　（立在橋那邊新來的一個）法師們進城去了。

道士甲　我們回去了。

長工丙　趁早涼好走，等一回更熱了。

道士乙　是的。

（一位老者從周家祠堂那邊慢慢的走過來。）

道士甲　謝先生，我們隔日再會。

謝先生　（連忙點頭客氣）嘔——嘔，隔日會，隔日再會。

（道士們去了）

（謝先生年近六旬；如果頭上不是剃得光光的，一定是白髮多黑髮少；現在嘴上幾根稀稀的鬍子，却全是雪白的了；穿一身糙米色的夏布衣褲，戴一付白銅邊的小眼鏡，眼鏡袋就繫在褲帶上；手裏提着短短一枝旱煙袋；他是一個胆小謙和的好好先生。）

大保　（叫他）爹爹。

謝先生　喔——喔，你原來一夜不曾睏麽。（上橋來，對長工乙）但願不鬧出什麽事情來就好了！鄉下人要拆橋，靠我一個老頭子，那裏就能禁阻得住！我已經打發長工進城去，報告周鄉紳了。我叫他趕緊去的，最好請周鄉紳親自下鄉來一趟。咳——咳，天呢，又總是不肯落雨！一陣雨下來，什麽大事也沒有了。（怨苦）七天醮打過了，太陽還是這樣大！

（又是幾個道士從村裏來，過橋進城去。）

老道士　（立定了）謝先生。

謝先生　（回轉身連忙彎腰）潘法師，不敢當，不敢當。你看，七天醮打過了，一滴雨都不

會落下來！

老道士　祗打了七天醮，那裏就會落雨呢！

（大衆愕然）

老道士　四百多畝呢，起碼得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醮！七七四十九天功德圓滿，那時自然是甘霖廣降大雨傾盆了！

謝先生　是的是的。

（老道士身上的藍紡綢道袍，倒不曾因爲天熱脫下；撒開大袖，飄然有仙鶴之姿；所以他說的話，鄉下人有點相信。）

大保　再來四十九天，不要說田裏的稻，連你老法師，也好曬乾了！

（老道士沒有聽見——一定是沒有聽見！很安閑的踱下橋去了）

（農民陸陸續續的來了，拿着鋤頭釘鈀木杠鐵鏈簸箕竹筐繩子扁担等等東西，預備來拆橋的。）

李全生　（將手裏東西放下，走上橋來）這一回我們眞拆了。（一眼看見珠鳳立在大

保旁邊，轉身問）桂升，金福你尋到了沒有？

桂升　金福不在家裏。

李全生　（向珠鳳）你的老子呢？我們尋了他半天尋不見他人！大家都是齊了心的，你老子種了周家的墳田，就好不來麼？快去尋他來。

珠鳳　他剛總還在收拾醮頭的。

桂升　快去喊他來。他種的田也在橋東面，應該有份的。

（珠鳳飛跑得去了）

李全生　徐元發呢。

徐元發　（身上背着兩個大竹筐）這裏這裏。

李全生　竹筐拿上橋來，我們先拆橋欄干，把磚頭盛在筐子裏，搬下去倒在田裏。

徐元發　來了。

謝先生　（上前）慢慢，諸位慢慢。

李全生　你倒望望我們的田裏看。

桂升　全生阿哥，不要和他多說。他吃了周鄉紳的飯，自然是幫着周鄉紳，來同我們作對的。

謝先生　天地良心，我這樣一個老頭子，怎麼敢同你們作對。我一向住在鄉下，和你們相處多年，你們的苦處我豈道會不曉得。田裏缺水是真的；你們弄了條洋龍來，也是應該的；甚而至於要拆這座橋，說穿了，也是不錯的！就是在周鄉紳自己，這些情形，他也未嘗不曉得。在先你們如果好好的對周鄉紳說，他也未始不能答應你們拆橋的。

一個老年農民　我們不知求了他多少次數了！還道不曾好好和他說麼！

謝先生　周鄉紳是做鄉紳的人，脾氣不免是大點；你們的性子，也不免是急點；一下子兩面鬧僵了。現在，在他看來，你們這樣非拆不可，是成心使他難堪，使他坍台。他要答應也不能答應的了。

（衆人不響。陳金福這時來了，立在人背後聽）

一個中年農民　他不許我們拆橋，不是說是爲了他家祖墳上的風水麼？

謝先生　是爲風水，爲風水！不過做鄉紳的人，顏面也是要的！

幾個農民　（嗤之以鼻）哼，顏面！

謝先生　五奎橋的事，鬧得四鄉皆知了。他現在再讓你們拆去，豈不就像是給你們打了招牌燒了大門！他讓你們佔了上風，還成爲什麽鄉紳！他還能立到鄉下人面前，擺出鄉紳的面孔麽！連幾個鄉下人都鬬不過，說穿了，以後的鄉紳還好做得麽。所以他一定不肯放過你們的！他也是拚了老命了！你們何犯着呢！

一個青年農民　我們怕他麽！我們人多！

謝先生　他到底是有勢力的！地方法院的老爺們，差不多天天到周府上吃茶談天的。

李全生　（聽他這樣嘮叨不絕，爲他是老年人，勉强忍住了不發作）依你便怎麽樣呢！

謝先生　從長計議。

李全生　什麽從長計議？

謝先生　暫時不要動手，再細細的商量！

李全生　（對衆人）呵呵，說來說去還是要我們不拆橋！

謝先生　（忙道）不是的不是的。

李全生　（對謝先生）謝老先生，謝老伯伯，你慣會說輭話！上一回聽了你的話不動手，一耽擱又是半個多月了！

謝先生　我不過是從中勸勸而——

李全生　（一把用力的拖住謝先生，推他到橋邊看田）你看看，請你自己看看，看看橋西的田，再看看橋東的田——（相形之下，一是有生命的，一是快死的，不由得不憤怒）曉得麼，等不及了！我們的稻，今天再不得水，今天就不得活，我們等不及了！

謝先生　再不然再不然——

李全生　今天不要說是周鄉紳，就是你們請出天王老子來，也不中用了。什麼！周鄉紳發脾氣，我們種着橋東四百多畝田的幾十家人家，就活該倒霉麼！周鄉紳要顏面，鄉下人就不要性命麼！田裏的稻，等不及了，我們快點動手！

桂升　來，來，我們大家來！

謝先生　（他也發極了拉住李全生）要不然——我和你們——那幾位——見見周鄉紳——

李全生　（看他一眼冷笑一聲）呵呵！

謝先生　你們當面——親自和他說說，就脫了我的干係了。

李全生　田裏的稻，等不及了。

謝先生　你們這樣硬來硬拆，要拆出禍來的！

李全生　什麽禍！還會比田裏的稻枯死了我們沒有飯吃的禍再大麽！

謝先生　（對大衆）你們不好拆的。

桂升　用不着你多管。

謝先生　橋原本不是我的，我不過替周家看看祠堂，我又不姓周。

（這句話鄉下人倒聽得進的）

謝先生　可是橋是周鄉紳的，是他家的財產。你們現在聚衆拆毁了人家的東西，是不是都犯了法了。

李全生　就算這頂橋是周鄉紳家的東西，至多我們陪還了他一頂就是了。

謝先生　不——不是這樣說法！

李全生　（轉身對鄉下人）衆位，都聽了。現在我們拆掉了他們的五奎橋，將來我們陪還他一頂好麽？

一個老年農民　好的。

李全生　我們橋東面有四百六十幾畝田，一畝田出一塊錢，拿出四百六十幾塊錢，將來造一座新橋；比現在這座五奎橋，還要高還要大還要好！橋底下，洋龍船年年可以走得過；永遠用不着再拆橋！好麽？

一個胖胖的中年農民　（一直在背後聽，不聲不響的）我種了三十來畝田，要養活一家十幾口老小呢。祇要田裏的稻救得活，一畝田拿出兩塊錢，我也情願的！

李全生　（對謝先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拆了你的橋，陪還你一座新橋！

謝先生　不是這——這——這樣——說——說法——

李全生　（對衆人）你們把鐵鏟和杠子先拿上來！

大衆　來了來了。

（這羣鄉下人，各人拿了各人的東西，有的鋤鏟，有的繩杠，先先後後上橋來）

（大保走到橋前面立在茶亭旁邊看）

謝先生　不好——不——不——不好！（大約怕人打他，連忙避下橋那邊去）

（橋那邊此刻也聚集了十幾個周家的長工）

謝先生　（對長工）鄉下人要拆橋了，你們快去勸勸去。

長工們　是了。（也上橋來）

謝先生　（高聲）第一你們要勸住全生。

長工乙　（應道）曉得。

（他便去抱住李全生）

李全生　做什麽？

長工乙　全生，不要瞎鬧！

（又過來兩個長工，幫着長工乙把全生包圍住。）

（其餘的長工便去勸阻別的鄉下人；他們並不推人打人，祇去搶住鄉下人手裏拿的鋤鈀鏟杠等傢伙，不讓他們動手拆橋。）

桂升　（上前奪取全生）快放開手，你們拉住全生做什麽。

一個中年農民　（也上前）不關你們事。（幫着桂升推開衆人）

徐元發　（對一個長工說）搶我的筐子去做什麽笑話了，搶了我的筐子，我們就不拆橋了麽！（爭持着）

（一片喧嚷，祇聽見有人說：）

『不要你們管；』

『不許你們拆橋；』

『鄉下人不幫鄉下人，倒去幫周鄉紳；』

『不許你們拆橋；』

『周家的飯，就這樣好吃；』

『不許你們鬧；』

『你們那裏是做長工，你們是周鄉紳家養的一羣惡狗；』

『不許你們鬧；』

『做長工不要做昏了頭，連你們這羣惡狗一起打；』
『那個說打人；』
『連你們這羣惡狗一起打；』
『告訴周鄉紳；』
『你靠着周鄉紳的牌頭麽；』
『捉到祠堂裏去；』
『周鄉紳有什麽兇！連他祠堂都燒掉他的！』
（你一句我一句，也聽不出那句是那個說的）
（正在爭着奪著，罵著吵着，不可開交的時候，祗見長工甲氣急敗壞的奔來）
長工甲　（大聲叫）你們不要鬧，不要鬧。周鄉紳來了，周鄉紳自己來了！
（長工們聽見周鄉紳來，便住了手）
（鄉下人也慢慢的靜了下來）
長工甲　本來謝先生差我進城去請周鄉紳的。那裏知道周鄉紳早已得到信息，自己坐

轎子下鄉來了。我在城門口碰見的。

謝先生　（緩如釋去重負，歎口氣）呣！

長工甲　一共是兩肩轎子；還同了一位官來；地方法院的什麽承發吏，王老爺！

幾個長工　（好像是件了不得的事）唔！

長工甲　（回頭指點）現在都在那邊下了轎子了。

謝先生　（低低的，像是對自己說）周鄉紳自己來了，也罷，再用不着我們爲難了。（高聲，對鄉下人）你們當面自己講罷。

一個老年農民　既然周鄉紳自己來了，我們且等他來，聽他自己是怎樣的說法。

（衆人便鵠候著）

（未看見人，先聽見周鄉紳假咳嗽的聲音。）

（周鄉紳頰下的長鬚，叫人看了覺得他是『年高德重；』不止是他實際所過的五十三歲了。頎長身材，瘦狹臉龐，一雙清秀中含着銳利的眼睛；而且吐屬文雅，氣度大方，不愧是一個世代仕宦，自己又是讀過書做過官辦過事，退老在家享福的鄉紳！他

的手腕，他的機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所以人家平常決不覺得他會有奸詐——除非——除非他是動了肝火暴燥的時候，他的面目便還免不了要露出些猙獰的眞相。你看他今天穿着一件寬大的生絲長衫，載一付金絲邊藍眼鏡，一隻手攜一根犀角裝頭鑲洋金的直手杖，一隻手搖一把綠玉柄的全白羽毛扇；斯斯文文，踱上橋來，眞是一團和氣。）

（王老爺肥頭大腦，一雙小眼睛；眞是起碼官，滿臉討厭相。他極想裝出些官的威武，但無論他心裏怎樣狠惡，做出的事，說出的話，總帶著幾分笨氣。如果他不笨，他也不會相信周鄉紳的話，陪同他下鄉來了。）

（周鄉紳帶來兩個僕人，王老爺帶來一個司法警，還有幾個轎夫，此刻都緊跟著主人走過來立在橋那面侍候著。）

謝先生　（垂下兩手）周先生。

周鄉紳　（點頭）很好。你叫他們搬兩張椅子來（對王老爺）我們就在這裏說話也好。

（謝先生指點一個長工去了）

周鄉紳　（對着衆鄉下人笑顏點頭）今天橋上人倒不少，大約村裏人都在這裏了。其中一大半我都不認得。（仔細巡視）

陳金福　（周鄉紳眼睛看到他的時候，恭敬叫一聲）周大老爺。

周鄉紳　（稍微點點頭）唔。（從人叢中尋出一個頭髮花白的農民）你不是黃二官麽？半年多不見，人又老勁了。身體還像從前一樣健壯麽！

黃二官　（不知不覺的客氣起來了）託周先生的福，我還算是老健；飯也吃得落，田也種得動！

周鄉紳　（點點頭；又轉身對一個老年農民說）家裏老小都好麽？老伴怎麽沒有來？

一個老年農民　她在家裏抱小孫子，沒有來！託福，都好。

周鄉紳　你又添了孫子了，好福氣。

（一個老年農民笑了）

周鄉紳　（對一個胖胖的中年農民）你的大兒子到了上海去，新近回來過沒有？

一個中年農民　沒有，可是有信來過：他在上海學機器匠呢，明年要滿師了。

周鄉紳　哦。（轉身對王老爺）他的大兒子本來在大街上賣魚，前年到上海去的。（又回轉身，輕描淡寫的對衆人說）謝先生差人告訴我，你們瞧打過又要鬧拆橋了，是這麼一回事麼？

（大衆立刻肅靜了；沒有一個人肯領頭回答）

周鄉紳　何不同我說說呢！

李全生　是的，田裏乾得快，又水實在來不及，所以我們要拆橋，撑隻洋龍船過橋去打水。

周鄉紳　（好當沒有聽見）田裏缺水田裏缺水麼？

李全生　是的。

周鄉紳　（正眼不去看他，自對鄉下人說）田裏缺水，想必是天不落雨的緣故。我們就應當齋戒求雨。從前大禹的時代，也是大旱，『三年不雨，仍作桑林之舞。』這個叫做『挽天意！』

（他說得這樣神祕，衆人莫明其妙，面面相覷）

周鄉紳　如果求了雨，天還不落雨，你們、鄉下有的是水車，有的是人手，有的黃牛水牛，應該多叉水。起早磨晚，勤進一點，辛苦一點。這又是一個辦法，叫做『盡人事！』

（幾個老農民，聽了有點頭的）

周鄉紳　至於說到田裏沒有水要拆橋，我虛度五十三歲，從來沒有經歷過，聽見過。我讀徧四書、五經、二十四史，書中從沒有說起過。天不落雨，從來沒有拆橋的辦法的。

李全生　（忍不住了）周先生，你要曉得——

周鄉紳　（正色厲聲）等我說完。

一個中年農民　等周先生說完。

（李全生祇得不響）

周鄉紳　你們說拆橋是爲了搖一隻洋龍船進去打水。我們中國人種田素來是用水車的；這是聖人定了下來的制度；我中華以農立國，幾千年來，所靠的就是這部水車！鄉下人從來不曾說過不好不便，不妨問問村裏的老輩看！現在何以忽然要用起洋龍來了！

（幾個老年農民，覺得他愈說愈有理了。）

周鄉紳　洋龍是洋人做出來的洋東西。難道洋人不來，中國的田都得乾死了麽。何以洋人洋東西沒有到中國來的過去五千年，中國人照樣可以種田，而且不年年鬧旱荒呢！

（簡單的老農民，有幾個居然點頭稱是了。）

周鄉紳　我辭官居家近十年來，看見你們鄉下，凡是用洋龍打水的地方，一夏天用不着叉水，一羣年輕小夥子，都聚在茶館裏賭錢碰馬將，（做出憤世嫉俗的樣子，將他手裏拿的洋人做出來的洋手杖，用力敲地）這就是洋人造出來的洋東西的好處了！

（老年鄉民，同情於周鄉紳的更多了。）

周鄉紳　（又和緩地）至於這座五奎橋，是我周家祖上狀元公修造的；因爲三代五進士，所以叫做五奎橋。自從這橋造了之後，我們周家固然是世代書香，輩輩仕宦；就是你們鄉下人，住在五奎橋左近的，也都是年年豐登，歲歲平安。雖說鄉下地方，一年之中，免不了總有點水火盜賊；但是大年多，荒年少；順境多，逆境少；這就是風水的好處

了。這座五奎橋，豈但關係我們周家祖墳上的風水，也關係你們全鄉全村的風水。這樣好風水，保橋還來不及呢！豈可青口白舌，輕易說拆去麽！你們當中，還有幾位有了年歲有點見識的老輩，請仔細想想，不要輕於聽信了一般年青小夥子的胡說。

（好一番巧妙的歪曲，鄉下人被他說糊塗了；至於那年紀老的一半，現在是不要拆橋的了。）

（長工們早已搬了兩張椅子來，周鄉紳回身邀王老爺坐了，很得意的兩人咬着耳朵。）

一個頭髮花白的農民　（對同伴）我們走罷。

一個中年農民　正是，半個早晨已經過去了，我們要緊趕回田裏去叉水呢。

一個中年農婦　叉也沒有用，咳。

另一個老年農民　總比不叉好，還是回去叉叉罷。

（零零落落的走了十來個農民，不走的除了陳金福之外都是年輕人了）

（李全生見了暗自發急）

（這時珠鳳忽從村裏來）

大保，（先看見低聲喊）珠鳳，你剛纔在那裏的？爲什麽此刻才來！

珠鳳 我在陪伴全生的病娘，煮粥給她吃，現在怎麽樣，橋還拆不拆呢？

大保 現在可說不定了。

周鄉紳 （一眼看見珠鳳）來，這位小姑娘上前來。

（珠鳳不願意，但也有人推她上前，她不得已上橋去。）

周鄉紳 你來，我們好像是見過的，是了是了，你是金福的女兒，是不是，名字叫珠鳳？

（珠鳳不響）

周鄉紳 我還是前年看見的；一年多不見，長得這樣長大了。（掉頭喊）金福。

陳金福 是。

周鄉紳 你祇有這一個女兒罷。（正經之至）相貌倒端正，一副聰明樣子，一點不像鄉下人。幾時領她到城裏來，給我做（冠冕之至的）乾兒女。

陳金福 是了。

珠鳳　（看見全生）全生，你娘叫我來尋你的。她又大咳起來了，叫你囘去。

李全生　（正在想心事）曉得了。我有事呢，不囘去。

珠鳳　我先去了。你娘還等着我拿粥給她吃呢。（逕去了）

（周鄉紳似乎有些爽然若失的樣子；舉起羽扇障着太陽，仍和王老爺咬耳朵。）

（鄉下人又有幾個走了。）

（這時候最急的是李全生，太陽直高起來，時光像快馬般過去，五奎橋不曾動得一塊磚頭，那拆橋的人反而被周鄉紳的花言巧言，說得三心兩意，走散一半了！他看破了周鄉紳的陰謀詭計，胸中有說不出的悲憤，恨不得三拳兩脚一頓把他打死；但是救稻事大，出氣事小，遏住了心頭火，嚴重的鎮靜的和周鄉紳講理，他的忍耐，正似紙包火）

李全生　周先生。

（周鄉紳似乎未聽見）

李全生　（厲聲）周先生

周鄉紳　（震驚）唔！

李全生　你不能用這種下作法子來對我們！

周鄉紳　（恢復常態隨隨便便的）什麽對付你們！

李全生　你周先生上橋的時候，這裏橋上橋下都是我們村裏人；你周先生難道會不曉得他們個個都是來拆橋的麽！你周先生偏裝做不明白，故意找出幾個老年人，跟他們說家常，拉交情，（斥罵）獻你的假殷懃！

周鄉紳　『君子不忘舊，』我們多年的鄉鄰，一向認得的，問問家常有什麽不應該，笑話了！

李全生　你當做我們看不透你的心事麽！鄉下人都是老實的，直心直肚腸；你以爲同他們客套幾句，說兩聲好聽話恭維他們幾句，他們就會當你是好人，掉轉頭向着你幫着你；至少也要顧到點情面，不好意思拉破臉皮和你鬧拆橋——好的好的，你算成功了，村裏人果然好幾個回去了！（咬牙）好惡毒的計策！

周鄉紳　唷笑話了！（不慌不忙）我是本地的鄉紳，鄉紳們說的話，鄉下人素來是聽從

的。我要他們怎樣，他們就是怎樣。何消得什麼計策！笑話了！

李全生　讓我告訴你，淸淸楚楚的告訴你，你儘管欺他們騙他們，欺騙得他們回去又水了！不過等到他們又叉了一天的水，又到（沉痛）個個皮焦骨痛，可是田裏的水仍舊不見多出來，田裏的稻仍舊還是枯下去的時候，他們（吆喝）他們就會明白是上了你的當，他們不但拆你的橋還要尋着你，不饒赦你的！

周鄉紳　（看見風色不大好，立起身對王老爺）這裏太陽晒，熱不過，我們祠堂裏去坐罷。

李全生　（再取和緩態度）就是你，也有幾畝田在橋東邊，是你周家的護墳田。田雖然不是你自己種，種你田的人，總不會瞞你的。你何不問問你們自己家裏的田戶，你的墳田裏是不是也缺水，田裏的稻是不是也要乾死。你不是因爲你家在橋西的田多，今年不怕收成不好，你就全不顧橋東的種田人了！

周鄉紳　（立定了）我的田我自己會料理，何勞你煩心，笑話了。

李全生　我們求過你不知有多少次數了，今天再求你一次，請你立刻讓我們拆橋，我們

總會記得你的好處，說不定也有囘答你的一日的。而且我們已經商量了，我們自己聚錢，將來造一座更大更好的橋還你。即或拆了橋，有人會說，『鄉下人要拆橋就把周鄉紳家的五奎橋拆了，』好像是鄉下人佔了上風似的。可是你周先生就讓鄉下人佔一次上風有什麼不好？你到底是幫助救活了橋東幾十家的男女老小呢！讓我們拆橋罷！

桂升徐元發 （附和）讓我們拆橋罷，辰光不早了！

周鄉紳 （似乎活動了；一看，他的長工僕役轎夫等比鄉下人多到兩三倍了；當着他們面前，是不可示弱的）不能，這座橋是關風水的！

李全生 風水的話，那裏靠得住！如果五奎橋眞正是十全十美的好風水，今年的雨水不會這樣少，橋東四百多畝田也不會這樣乾了！五奎橋的風水，也許對於姓周的一家還是好的，因爲你周先生的田在橋西面的多。對於我們橋東十家的種田人，五奎橋的風水是壞透了。

周鄉紳 橋是我們周家的，我姓周的一定不許拆。

李全生　一定不許拆的話，那末（瞪着周鄉紳，有用意的一字一字慢慢說）恐怕這座五奎橋，連到對於你周家的風水也是不好的了！

周鄉紳　（漸漸的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覺大怒）混賬，鄉下人敢這樣放肆麼！鄉下人的事，鄉紳們倒不能作主，反而讓鄉下人作了主去麼！天下眞要反了！

桂升　（也怒）你祇有一頂橋，我們有四百多畝田呢！

周鄉紳　我早料到的，現在鄉下人不安分的多。七天醮打完，天不落雨，又該要鬧一鬧，所以我今天特爲請了地方法院的王老爺，跟我一同下鄉來。（對王）請他看看我這座修理得齊齊整整的橋，請他再看看近來鄉下人囂張跋扈的樣子！（對李全生）橋是我周家的祖產，那個敢動一動，動一動就是犯法，現有司法警察在這裏，捉到衙門裏去重辦。

王老爺　（忠人之事）哼！哼！（立起來對衆人）我在旁邊看了半天了。你們有你們的苦處，我也知道了。不過我是地方法院的官，我祇能代表法律說話。

（李全生等衆人不得不聽他）

王老爺　法律是大公無私的！嘿！嚙！什麽叫大公無私的呢！就是，犯了那一種罪，一定有那一種刑罰；一點沒有通融，一點沒有客氣的，你犯罪是如此，他犯罪也是如此！居心不良而犯罪是如此；爲了不得已，像你們這樣，怕田裏的稻枯死，發極要拆橋，因而犯罪，也是如此。法律是大公無私的！

（衆人聞未所聞）

王老爺　你們今天所做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犯罪的。你們都是鄉下人，不懂得法律，（從口袋內取出一本袖珍六法全書，內中幾頁早用白紙條夾開）第一，你們不應該聚集了許多人到橋上！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公然聚衆，意圖爲强暴脅迫……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們聚衆，就是犯法的！第二，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梁，或其他公衆往來之設備，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還有，第三百八十一條，『損壞他人建築物……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幾個字，他念得格外清朗）

（衆人心裏都不平）

王老爺　你們不但不應該拆橋，連嘴裏說說也是犯法的。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中華民國的刑法，印在書上，不是我想出來的。（藏起書）

（李全生冷笑一聲）

王老爺　（擺出架子）我是一個法官，不能不維護法律的尊嚴。我既然來了，凡是我眼睛所看見一切犯法的事，我就不能不管。那一個犯法，我就拘辦那一個。嘿！嘚！再清清楚楚對你們說一遍。你們在橋上扳一塊磚動一塊土就是犯法的，你們拿拆橋的話恐嚇周先生也是犯法的。我靜坐在這裏看着！不要你們橋沒有拆成，先去坐了三五年的監牢，而吃了官司，橋還是沒有拆成！你們胡鬧是沒有用的。

（衆青年農民聽他這樣說，果然有點遲疑起來）

周鄉紳　（得意）你們那個敢動一動！

李全生　（上前拉住周鄉紳）我不同你轉圈子講法律，我祇問你一句話。

（周鄉紳愕然看着他）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眞的旱荒了，怎麽辦？

周鄉紳　什麽旱荒！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眞的旱荒了，你養活我們村裏幾十家人口麽？

周鄉紳　旱荒，你看田裏滿滿的稻，今年會旱荒麽！

李全生　橋西的年成是好的。可是如果橋東的稻都枯死了，你讓我們到你的祠堂裏，吃你周家的米麽？

周鄉紳　放屁，這是什麽野人，敢說這種野話！他是什麽人，他姓什麽！

（李全生瞪着他）

周鄉紳　（問謝先生）他姓什麽，叫什麽？

謝先生　他就是李全生。

周鄉紳　李全生，哦，李全生。（忽然觸動靈機）原來你就是李全生，我和你說了半天話，還不曉得，失敬了！

李全生　我是李全生。

周鄉紳　（面孔一板）你是什麽東西。（做出愴慨的樣子）你配來同我說話麽。

（李全生呆住了）

周鄉紳　我來告訴你們。（一路想一路說）他曾經有一次尋了我家一個長工，要他領了去見謝先生，說是這回拆橋的事，是由他領頭，他可以作得主的。意思之間，想點好處——

李全生　好處，什麽話！

周鄉紳　你怕我將你的底細都揭露出來麽！

（李全生上前想去揪他）

周鄉紳　（避開）拉他下去。

（僕人轎夫等都上橋來）

李全生　你的好處，放你媽的狗屁。

桂升徐元發　（拉住全生）你讓他說。（推全生到一邊，遙對周鄉紳）你說你說！

周鄉紳　想問我要好處！他說拆橋的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中；他能叫鄉下人拆，也能叫鄉下人不拆，意思之間，如果我能允許他點好處，他就叫鄉下人不拆。他對謝先生說，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能吃多少米，希望我照應照應他。他還要謝先生領他進城來見我——（看謝先生）

（謝先生咳嗽）

周鄉紳　謝先生爲了這件事，居然特爲進城來見我。我道這是不妥當的。如果鄉下人眞是爲了洋龍打水而要拆橋的，那還情有可原。現今這樣說法，竟是鄉下人上了李全生的當，專爲了李全生一個人發財了。我是堂堂正正的鄉紳，何犯著去買通勾結一個鄉下人。我難道自己說不服鄉下人，來受他的竹槓麽！我吩咐謝先生一口回絕了他。當時他就恨恨的說，『周鄉紳這樣小氣，不要後悔』他要去攛掇鄉下人去鬧事了。（看着謝先生）

（謝先生怕做難人，侷促不安）

周鄉紳　他今天果然領着你們來拆橋了，這是他好處沒有到手的原故。

（桂升等抱住全生不讓他上橋）

周鄉紳　謝先生現在就在這裏，你們可以問問他，到底有沒有過這樣一件事。這種話說過沒有，『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能吃多少米，要周鄉紳照應他！』（看謝先生）

（謝先生還不說）

周鄉紳　（怒目逼視）謝先生，是不是？

（衆人屏息而聽）

謝先生　（模稜）有的——他——他——他家——

周鄉紳　（得意）如何！

謝先生　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吃不了多少米，這是實在的。

大保　（眞氣不過了）阿——阿！

周鄉紳　（大怒）什麽人！

（衆人視大保大保不響）

周鄉紳　那裏來的野孩子！鄉紳們在這裏說話，你敢來打攪麽！

（衆人都不作聲）

周鄉紳　那裏來的野種，趕他開去！

（衆人看着謝先生）

周鄉紳　（問謝先生）他是那一個的兒子！

謝先生　（不得已）我的兒子。

周鄉紳　（沒有法子發作）哼！

（有人悄悄叫大保避開）

一個青年農民　（懷疑）全生，眞有這件事麽？

李全生　那裏會有。不過他家有一個長工，有一次倒來勸過我。叫我不要領頭鬧，周鄉紳肯照應我。我沒有答應他。

一個青年農民　是麽！

桂升　這是周鄉紳成心誣蔑人，全生阿哥決不會做這種事的。

（青年農民還是疑疑惑惑有點不放心）

周鄉紳　你們還當李全生是好人，他完全是利用你們，向我敲竹槓。這樣一個假公濟私刁詐奸惡的東西你們還好相信他的話麽！

陳金福　（躊躇了半天了）周老爺。（支支節節，有點不敢說）我是老實人，祇會說老實話——我們並不是要聽李全生的話，沒得飯吃是眞的——我種的田在橋東邊，就是你老人家的墳田，也是沒有水——我呢到了眞荒的時候，不愁你老人家不周濟我些——別人呢，難說了——全生不過種七畝多田，別人却是幾十家人口呢——鄉下人不讀書，沒有城裏人才情好，這是眞的；不過也未見得十分容易騙，會上了全生的當——周老爺要明白，這是大家的事，不是全生一個人的事——不是全生一個人弄出來的——

周鄉紳　（勃然）依你說，是不是應該拆橋呢！

陳金福　眼看着橋西是大豐年，自己一粒收不着，是有點難過的。

桂升　（嚷起來）你聽聽，你們自己的種田人，都是這樣說了。

周鄉紳　（這一下眞動了肝火了）你吃我的飯，種我的田，竟敢這樣胡說。（舉起手杖

劈頭劈腦的打去）

（可憐陳金福祇能招架，不敢還手。）

周鄉紳　（對長工等）拽他到祠堂裏去，綑起來！（對謝先生）查查賬簿看，他前兩年還欠多少租米，帶他到城裏，送他到地方法院重辦去！（對轎夫）把轎子搭到祠堂裏來，我就要進城了。

（他看着幾個長工揪住陳金福，由謝先生押到祠堂裏去；他自己正待動脚）

李全生　（跳上橋去）你不要揀忠厚人欺。我們和你客氣商量着拆橋，你偏要逼得我們不得不翻臉。橋是拆定了，你答應也是拆，你不答應也是拆。官司我吃好了！現在的法律，不幫鄉紳們，難道還會幫我們鄉下人麽！（上前便把橋欄干的磚扳了一塊下來）

周鄉紳　喔！（提起手杖又是沒頭沒腦的打）

李全生　（奪過手杖來擲在河裏）我不同你相打，我祇拆了橋，救我田裏的稻。

（此時長工轎夫僕人等，滿佈橋上，農民不得上前。）

（周鄉紳急了將手裏羽毛扇在李全生頭上亂敲，也被全生奪過去，撕得粉粉碎。）

周鄉紳 （狂喊）捉强盜，捉土匪！

王老爺 （儼然出現）你們來，捉住他！他損壞人家的財產，有罪的！

（司法警和幾個僕人好容易把李全生捉住。）

周鄉紳 （吩咐）也綑在祠堂裏去。

（李全生掙不脫被僕人們拖去；農民氣極，奔上橋來搶他；人少力量薄，被長工們攔住。）

周鄉紳 還了得，還了得，鄉下人眞反了。（對王老爺）我先到祠堂裏去，橋上的事，拜託你了。（由一個長工攙扶着去了）

（衆農民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憤慨，但是懾於積威，還是有點敢怒而不敢言。）

桂升 （對徐元發）你去多喊幾個鄉下人來。

（徐元發奔向村裏去了）

（這時候珠鳳聽見喧鬧的聲音尋了來。）

大保　珠鳳，不好了！

珠鳳　什麼事？

大保　（不平）你的爹爹被周鄉紳大打了一頓。

珠鳳　（失聲）打了一頓！

大保　被周鄉紳拿他手裏的棍子打了一頓，（甚爲不甘）現在綑到祠堂裏去了，還要打呢！

珠鳳　（變色半晌）我去看看去。

大保　（胆量也來了）好，我陪你去。

（珠鳳冷笑一聲，兩個人也奔向祠堂去了）

（那些長工轎夫們，雖說是吃周鄉紳的飯，看見這種事，也有點不服氣；有幾個甚而是怒形於色；現在都不起勁，退回橋那邊去了。）

桂升　（愈想愈氣）這是什麼理，我倒問問他看。（奔上橋來）請問王老爺，爲什麼捉李全生？

王老爺　他毀壞人家財產，他扳了橋上的磚，又撕了周鄉紳的羽毛扇。

桂升　請問王老爺，爲什麼捉陳金福？

王老爺　他——他——他說話說得不好。

桂升　（看他這樣不講理憤怒極了，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什麼法院什麼老爺全都不管了，握起拳頭在王老爺的面上揚，就要打他的樣子）問王老爺，打人——動手打人——是不是犯法的？

王老爺　（見他的拳頭有點怕）打人是犯法的，犯法的。

桂升　周鄉紳動手打人，你爲什麼不捉周鄉紳！

王老爺　我——我——嘿唔！

（這時候農民又陸陸續續來了不少，看着桂升羞辱王老爺。）

桂升　你做的是什麼官！你還是做中華民國的官呢，還是做周鄉紳家的官！

（王老爺閉口無言。）

桂升　姓周的養一隻狗，也不會像你這樣聽話的。

（這時候忽然聽見祠堂一面珠鳳驚叫的聲音。）

（衆人又漸漸地靜下來，頃聽着。）

（又聽見珠鳳哭喊『爹爹，他們打得你這樣利害麽！』）

（橋上的人聽了，毛骨聳然；四五十個人一點聲息也沒有；忽然不約而同的像暴雷似的，衆人大喊一聲；連長工轎夫一起在內。）

王老爺　（面如土色，想溜）我去——我去看看去——叫他們不要再打。（轉身就走）

桂升　（拿着幾塊磚石，追上來攔他）不要逃，不要逃，你敢不把綑着兩個人放出來！

王老爺　（急急的走着）放——放。（人不見了）

桂升　（轉身大喊）我們還等什麽！拆呀！拆呀！

衆農民　（齊應）拆呀！（各人拿着傢伙就動起手來）

（祇聽見村裏頭一片鑼響，漸漸自遠而近；徐元發打着鑼領着不少的男女老少農民來了；看見拆橋，大家動手。）

（桂升一面拾着磚，一面指揮着大衆。）

（徐元發敲着鑼領着幾個人又奔向祠堂那面去。）

（橋上磚石橫飛。）

李全生 （奔回來，看見有人拆橋了）好，我去把洋龍船撐過來。（向西去了）

（祠堂那邊鑼聲震天價響。）

（周家的長工也有來幫着扛磚頭的。）

（大保珠鳳扶着陳金福回來；金福也忙着拾磚。）

（大保和珠鳳走過橋來立在一邊看着看了一回）

大保 （看着那五奎橋一點一點沒有了）呵呵，這一下周鄉紳算是完全的完結了！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好好和他商量再也霸住了不肯的。一定要弄到這樣，他現在也服服貼貼不聲不響了！

珠鳳 現在鄉下人有了活路了！

（鑼聲又響起來，徐元發又領了更多的人來拆橋了）

〔文學月報〕

紙價飛漲
增加三成

近代戲劇選
實價三元四角

作者　歐陽予倩
刊行者　一流書店
郵政信箱二二一九號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三一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刊行

